

温
热
经
律
全

熱 經 緯 全 書 二 冊 加

編 者： 王 孟 英

出 版

聯 華 書 局

上海(12)太倉路135號

印 刷

聯 義 印 刷 所

上海安慶路331弄14號

經 售 者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1955年2月第一次重印

印數1—1500

定價4,800元

溫熱經緯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閏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為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晚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秘籍惟郵示拓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為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復魚雁為勞夫疾疢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曷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余恒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為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陋陋不敢自信欲俟資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榘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既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為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淳詭言繁興張皇既虞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斯又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載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湖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濠沔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寧之間蓋紆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敝廬閭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慙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惘惘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與夫負巨麓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攄心得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蓬窗間回環雉讀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為斯民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過從相得甚款因並讀其溫熱經緯者蓋以軒岐仲景為經葉薛諸家為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屬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關榛蕪獨闢異境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為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願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黎敘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開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己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為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海貫，引經斤異，眾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奪瑕錄瑜，彙成溫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惜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為并言，爰不揣譎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一證，庸手妄為治療，大札多矣。夢隱憫之，而作此書。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真實書也。其友烏程汪曰：損讀而善之，因為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威，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表，百初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為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雖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濕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溼溫者，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為溫熱，或以溫熱為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并暑暈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為剖論，茲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辨為緯，其為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間附管窺，必加雄案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熱暑溼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為其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毋嗤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濱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溼溫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卷五

方論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疫病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薛生白溼熱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

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發者為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尤極吾曰冬傷于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即

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

而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為實證此條為虛證也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為義也陽

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楊上善曰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林觀子曰少陰

真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沈亮封曰傷寒有五熱病

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邪化熱隨時皆有也惟安脈要精微論曰

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夫暖即溫也熱之漸也然夏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

病發名曰暑蓋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與夏至後之小寒大寒相對待是病暑即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曰

暍者別于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皆夏令一氣之名也後人

不察妄騰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醫理反混淆也塗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

日亦有溫病溫熱之輕者也熱溫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

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衄頭也吳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疎洩肝病則失其疎洩之職故

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剋脾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于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定州楊照黎素函評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烏程汪曰損謝城評

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尅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辛心痛。煩悶喜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刺于少陰太陽。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辛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煩膻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喜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為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其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煩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而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陽陽明。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溼。土性重。經謂溼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自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煩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則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俯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頰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浙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于太陽。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膈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濕熱聚而為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氣鬱極也。欬。火尅金也。胸膈背之俯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欬閉肺臟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膈鬱。熱不得泄。直上衝腦也。癢熱而脹開。汗出。

其熱暫泄則寒也。略參章氏。腎熱病者。先腰痛。胛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胛寒。且尻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頁頁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

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肝腎脈入眼中，以上膈內太陽之脈，亦下貫膈內，膈即肝也。疲熱鏗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腦病甚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肝寒熱極而寒也，足下熱，腎脈從小指之下，表趨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更痛，負負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頰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頰鼻右頰頤是肝心脾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發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即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即難經所云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為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治之必先飲寒水，從裏透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雄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飲，厚其衣被，閉其戶牖，因而致殆者，我見實多。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逆投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溼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脚趾脫落。此即諺所謂脫脚傷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榮頰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章虛谷曰：此明外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榮頰骨者，鮮榮色赤見於頰骨也。蓋頰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頰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言太陽經脈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即絕，故死速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為厥陰膽為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 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扞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即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 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交合為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毒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為汗邪隨汗泄則邪却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走泄也故汗出而輒復熱是精却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俾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毒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精却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 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 汪按此條為溫證不可妄表之訓夢隱一語可謂要言不煩蓋溫病表裏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枝人猶膽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紫葛解肌湯也

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之音屬金土故不為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

云不惡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懷懼故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章虛谷曰邪結在腑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而

又厥逆蓋四肢稟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臟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其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股者諸陽之本

也陽盛則四股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

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章虛谷曰四股稟氣於脾胃胃為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股為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

四股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股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

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雄按溫證

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

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裏濕按證清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為虛也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

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澀則云弦則尚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

澀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吳鞠通曰暑為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煩煩從火從頁謂心氣喘喝者不安而面若火鑠也

火剋金故喘過鬱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

刺志論曰氣感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意得之雄按雖發熱而仍惡寒者

吳鞠通曰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雄按不但寒傷形暑傷氣截然分明寒而

為陰邪雖有紅腫喉閉蓋酒餅必而患火病暑為陽邪雖有發涼微冷火雜陰寒之證亦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凍天

暑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極明顯奈後賢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用藥之非也淦按云得之

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為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說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云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

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人皆能為病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濕之異隨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數氣相薄而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常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葉香巖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亡陽而死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每欲留藏於經絡血氣中而未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食穀則邪遺留必淹纏難愈故當戒口清淡稀粥漸為調養也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曾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綉繹也尺膚熱甚火燔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吳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七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為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為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為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為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澀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為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吳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佳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雄按用藥之道如此又曰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喫緊大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斯言思過半矣雄按耗之未盡者尚有一線之生機可望

身熱其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吳鞠通曰陽證陰脈故曰勿刺

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吳鞠通曰喘為肺氣實弦為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

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吳鞠通曰邪氣深入下焦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治

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者死。吳鞠通曰熱不為汗衰金受火灼喘而化源欲絕故死然間有可治者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吳鞠通曰不知所痛正氣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

精欲脫也不能自收正氣憊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有寒熱邪深入陰分外雖似寒而熱在骨髓也故曰死不治其有陰

精未至涸竭者間可徵幸得生吳鞠通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得其汗而脈靜者生。吳鞠通曰汗後脈躁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能以甘涼

藥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吳鞠通曰脈躁無汗陽盛之極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留

之地故亦曰死雖然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大劑急急救陰亦有活者即已得汗而陽脈躁甚邪強正弱正尚能與邪爭

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貴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無汗邪之意真聽邪之所為不死何待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日汗不出大顛發赤楊按陰虛勞損兩顛必喘者死。雄按汗不出大顛赤似屬陽盛喘者呢忒也肺胃之

氣不降楊按此是實證必則呢呢而上逆也治以輕清肅化之劑病似可瘳何以經文即斷為不可刺之死候殆謂熱邪方熾而

腎陽欲匱陽已無根病深聲喘之證楊按大顛屬肝發赤眼狀故之陽上服也則其喘必自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

察其脈亦必與上焦陽盛之病有別也

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雄按腹滿者當泄之既泄而滿甚是邪尚踞而陰下脫猶之乎熱不為汗衰也故死又陳達公云喘滿直

視謹語下利一齊同見者不治若有一證未見者或可望生宜用人參麥冬白芍各一兩石膏五錢竹茹三錢名挽脫湯欲脫未

脫時亟服之庶幾可挽

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吳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岐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繫其精而傷其氣

不死得乎。汪按此目不明乃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陰竭而熱猶不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洵可立待故

曰死

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雄按汗不出熱內逼上干清道以為嘔迫燥於營而下血陰液兩奪是為死徵

六曰舌爛熱不已者死。吳鞠通曰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故舌本爛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

死也。汪按此古爛乃由腎中虛陽故斷為死候。與肺胃熱熾大熱口舌糜腐者大異。

七曰。欬而衄汗不出。不至足者死。吳鞠通曰。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雄按汗出不至

足者。肺氣不能下及。亦是化源絕之徵也。

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瘵者死。腰折。惡寒。齒噤。斷也。吳鞠通曰。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瘵。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

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為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湯暹二語。乃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汪按。統觀死候九條。大抵由於陰竭者為多。吳氏語破的。

溫熱經緯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傷寒論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張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內。言春分候也。若脈微弱者。其人真

元素虧。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伏邪始發。熱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邪之熱。邪不能外發。勢必內攻。其後下利也。章虛谷曰。此條。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發之溫病。當以心意測候之也。如今月之內。欲有發伏氣之病

者。必無其氣。而有其病。病與時氣不合。即知其病。因舊有伏氣。而發。假令舊有伏氣者。須審其脈。知其邪從何處而出也。若脈微弱。知其邪雖化熱。未離少陰。循經脈而上。灼當喉中痛。似傷者。邪非外邪。入內之喉痺。是內熱欲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時外感

風邪。脈浮而弦。數。先見發熱。惡寒之外證。今脈微弱。則非外感。而反喉痛。則確知為內發之伏熱。是無其氣。而有其病也。伏熱上行。不得外散。勢必又從下走。故曰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即審其脈證。皆可照此辨之也。觀仲景標中

風傷寒暑熱等病之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是言溫病初由伏邪。隨血氣流行。在諸經中。及其邪之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既發之邪。各隨其邪所在之經。而治之。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象。可示也。今仲景又教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即知其邪未離少陰。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者也。故

如下文云。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其發也。既無定處。則無定證。既無定證。則無定脈。故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而有定證。定脈者。迥不同矣。故仲景與難經無異也。

少陰病。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微細也。但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張路玉曰。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

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胃緩則陰火之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感緩不足以濟急更加桔梗升載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為熱邪所耗即用祛熱救陰之藥恐無及也 葉香巖曰春月溫熱之病必自內而及外汪按此專指伏氣之病 尤拙吾曰少陰為陰寒邪亦為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

陰濕病之邪自少陰傳出三陽 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上灼而咽痛雖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涼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用甘草甘草和中導邪外達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氣楊云按此則桔梗分而宜輕 蓋火鬱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氣使火外達則痛自止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至少陰溫病之邪自裏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太陽歷來不辨源流故各條次序亦紊而傷寒溫病攙混不清也 淫按伏氣為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春溫一病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胃滿心煩者豬膚湯 ③ 主之 張路玉曰下利咽痛胃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為熱證邪熱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立豬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 ④ 主之 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卧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芩連祛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 ⑤ 主之 楊云此當兼有停飲故方治如此 章虛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腸胃而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欬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豬苓湯利小便而滋陰滋其陰則熱隨利去其小便則瀉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⑥ 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為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 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腑一屬濕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時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其派 章虛谷曰上五條皆邪不離少陰其病之輕重變化證之虛實不同有如此者况又傳於他經而其變證殆無窮豈觀仲景隨證設方辨別

施治其義理精微有難言喻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郭白雲曰冬傷於寒至春發為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濕之氣而病者亦謂之溫雄按病

風寒新中也 周禹載曰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表裏俱熱熱勢既壯鬱邪耗散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

發出為表裏也 葉香巖曰發熱而渴者溫病熱邪自內達外若誤汗之禍不可言 沈堯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

尺部必浮也 章虛谷曰溫病之發而無定處少陰之表為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即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其非外感

之邪可知渴者熱從內發之證也仲景恐人錯認為太陽傷風寒故特標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

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為少陰初發之溫病也 雄按汪謝城孝廉云吳氏溫病條辨上佳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

惡寒而渴者名曰溫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却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真出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係吳氏誤記尤不可不

為之辯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溫證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淫讀書記云此喻氏之

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間跳出傷寒圈子而不覺已入嘉言套中又不敢為入下遂肆改原文捏為聖訓以竊附於宮牆而

不自知其誣聖誤世之罪亦可慨已 汪按鞠通發憤著書力闢針散溫燥之弊功已不細然可議處尚多夢隱此書去其瑕而

存其瑜乃鞠通之諱友也 若發汗已身灼者名曰風濕風濕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利直視失溲若

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鶩爛時愈瘳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張隱庵曰名曰溫者積寒成熱而發也宜辛涼發

須認定脈經。擬何方治。不必拘於名式。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本條云。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兩證脈相同也。三陽合病。但欲眠。身重。難以轉側。本條身重。眠兩證。病相似也。熱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湯。則此條雖無主治。似可從白虎湯擬法。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必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既經外發。當輕其熱。乃誤發其汗。反傷津氣。助其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盪其溫邪。故名曰風溫。其為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氣乏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上鼓。而機竅塞窒。故鼻息必齟。語言難出。其非外受風邪之證。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謂汗後又下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而少陰空虛。若下之。傷陰則小便不利。而直視失漉。則氣亦脫矣。如被汗下。而被火攻者。外火助內熱。薰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癇。肝風熾盛。而瘰癧皆敗壞之象也。若止火重之一逆。尚可引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雄按。彼冬溫春溫之先犯手太陰者。皆曰風溫。乃吸受之風溫也。此伏邪內發。誤汗致逆者。亦曰風溫。乃內動之虛風也。然風溫在肺。祇宜清解。若誤以辛熱之藥。汗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齟難語之變。余治梁宜人一案。可質也。雄按 塗按。鼻齟是肺腎相關。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陰不內守。心液外越也。未必盡是少陰一經之證。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張路玉曰。此本溫熱病。誤認風傷衛。服桂枝湯也。若風傷

衛。服湯後。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溫熱。誤服桂枝湯。遂至脈洪大大汗煩渴不解。若誤用麻黃。必變如上條之危殆。蓋桂枝治自外入之風邪。石膏治自內發之熱邪。故白虎湯為熱邪中喝之的方。專解內蒸之熱。非治在經之熱也。大汗傷津。故加人參以救液。則煩渴自解矣。尤極吾曰。溫邪非發散可愈。即有表證。亦宜辛溫。可發桂枝湯。為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證邪從裏發。而表且未病。誤用桂枝。適足以助邪而耗液。蓋伏寒化熱。少陰之精已被劫奪。更用辛熱。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若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溫病之發。寒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出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寧有不出者耶。雄按。先曾祖云。風寒為病。可以桂枝湯發汗而愈。發汗而熱。反灼灼者。乃風溫病。溫即熱之謂也。後人不為詳玩。謂風溫為汗後壞病。抑固耶。夫病本熱也。加以桂枝之辛熱。故液為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煩渴而脈洪大。連上條似論一證。主以白虎加人參。正內經風淫熱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醫林改錯謂發熱有汗之證。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是亦溫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目下利者。與黃芩湯。主之。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張路玉曰。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即桂枝湯

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為主傷寒傳至少陽熱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有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雄按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乎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茹非前注所及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周禹載曰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瀦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意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矣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即為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為太陽經脈大為陽明經脈也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云浮大上之上字當是弦字始合三陽合病之脈至治法繆仲淳擬用百合一兩麥冬五錢知母括蕁根白芍藥各二錢鼈甲三錢炙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楊云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正是一串初起為此病汗後則為風溫證徐亞枝云楊侯嘗語余曰傷寒論當逐條分讀不必固求連綴次序其意以洄溪傷寒類方但當因證以論方不必循經而論證為直截了當蓋逐條分讀則其間脈絡貫通處自見若况次序求連綴不免鑿矣及讀此評益服其諸書若其有眼全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八十九主之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言

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表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疼煩時嘔者熱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熱而達之耳雄按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熱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氣熱病論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煩憤反讒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

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心動。膈心下懊。懷舌上胎者。梔子豉湯。十一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若脈浮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五主之。周禹載曰。浮脈傷寒脈也。何以為熱病。以其發於夏。不惡寒反惡熱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溫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證也。然咽燥非少陰證耶。不知陽明為從出之途。少陰其伏藏之地也。夫既陽明熱病。曷又為脈反浮。緊正以夏時肌腠本開。人本多汗。風邪襲入。致腠理反閉。而無汗。故夏之風脈。每似冬之寒脈也。今云汗出而脈亦浮。緊者。正因浮甚有力。熱邪感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精液。必至躁昏昏昧。火劫溫針。燥其陰血。必至驚擾無寐。下之必亡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懷此皆誤治將何以救之乎。觀舌上胎滑者。則外邪尚在。以梔子解熱香豉祛邪。是為合法。若渴飲漿水。口乾舌燥。知其外邪亦入總。以白虎湯為治。加人參者。以誤治而精液大傷也。設使緊脈去而浮在發熱引水。小便不利。則其浮為虛而熱已入膀胱。入膀胱者。曷不飲以四苓。而主以豬苓。即傷寒之小便不利。結於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於血分者也。因邪鬱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虛。滑石祛熱。而無取乎白朮也。沈堯封曰。未經誤治之時。本是白虎湯主治。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周禹載曰。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豬苓湯。然汗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腑不令溲數同音。蓋汗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幾更可下奪耶。當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沈堯封曰。穀食在胃。全賴津液充足。方能滑潤達下。若津液一枯。穀食即燥結難下。故陽明非燥不病。然燥者五氣之一。而五氣中風與熱亦能致燥。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又曰。風自火出。此三義皆因乎火者。若人之致燥有二。汗與小便是也。苟過多。則亦未有不燥者矣。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溺。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四主之。雄按發汗則譫語。下似此一甚字。馬元儀曰。此證發汗則偏於陽。而津液傷。攻下則偏於陰。而真氣損。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熱而不礙表裏。但三

陽病脈當浮大。而亦有微弱不起者。以邪熱郁遏。不得外達。待清其壅。則脈自起。勿謂陽衰。故脈微也。雄按更不可誤以。章虛

谷曰。此條邪熱更重。彌漫三陽。而致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濁壅。重蒸。故又面垢也。熱甚神昏。則讖語

遺溺。若未經誤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湯。雄按神滿云。此倒裝文法。謂非誤發其汗之汗。故名自汗出。汗此句。頭腦滿身重。四

約若誤發其汗。而致讖語。雄按白虎加人參。或可救也。或下之。額上生汗者。是絕汗也。手足逆冷。陽氣將亡。即所謂再逆促命期。非白虎所

可治也。

太陽中熱者暈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王安道曰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受傷而為病名曰中暑亦曰

中熱一也如燻香鐵曰熱地如燻傷人最易趙以德曰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渴者中暈也 周禹載曰冬月有寒則能傷人名中寒

夏月有熱亦能傷人名曰中熱此外來之熱故曰中非即伏寒發出夏必病熱之熱也然而同用白虎者總以所傷在氣則所主

在氣所病在熱生金者土生金病則我母我子俱病故與伏氣之在少陰發出之由陽明者無異要皆並主一湯全不因

冬月之伏與夏月之中為二異也又全不以伏氣之渴與今病之渴為稍異也嗚呼聖人於此有意立方無心表裏以千古之前

自有此理萬世之下自有此悞也雄按古人但以寒為補救之氣而於暑熱甚異是謂之也徐洄溪曰凡汗出多之病無不惡寒者以其惡寒汗出而誤認

為寒妄用熱劑則立危矣 何報之曰汗大泄不止亡陽且令腎水竭絕津液內枯是謂亡陰急當滋水之上源三伏之義為金

受囚也金遇丙丁失其清肅而壬水絕於已癸水絕於午西北之寒清絕矣前人有謂夏月宜補者乃補天元之真氣非補熱火

也令人夏食寒是也 沈堯封曰此是熱病證據素問在天為熱在地為火熱者火之氣也故熱乃五氣之一而熱病即傷寒有

五之一傷寒論以難經熱字恐與下文溫字相混故特指出曰暈是也感烈日之氣而病即素問寒暑燥濕風之暑病或曰暈是

陽邪暑是陰邪土潤溽暑熱兼濕言也似與暈有異曰寒往則暑來與寒對待非專言熱而何古人謂暑暈一也若濕熱併至

之病難經名曰濕溫不名暑迨至隋唐後皆指濕熱為暑於是真暑之名失而暈之名更不知為何病矣雄按北齊書後主紀大

六十人并金須知云熱死曰暈是唐時尚知暑暈之為熱也雄按內經云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又云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蓋暑為日氣其字從日

曰炎暑曰酷暑皆指烈日之氣而言也夏至後有小暑大暑夏至後有小寒大寒是暑即熱也寒即冷也暑為陽氣寒為陰氣乃

天地間顯然易知之事並無深微難測之事而從來歧說偏多豈不可笑更有調停其說者強分動得靜得為陰陽夫動靜惟人

豈能使天上之暑氣隨人而判別乎况內經有陰居避暑之文武王有樾陰蹈人之事仲景以白虎湯為熱病主方同條其實理

益彰彰何後賢之不察而好為駁訟以紊道深文以晦道耶若謂暑以兼濕則亢旱之年濕難得况兼濕者何獨暑哉蓋濕無

定位分旺四季風濕寒濕無不可兼惟夏季之主為獨盛故熱濕多於寒濕然暑字從日日為天氣溼字從土土為地氣膏壤不

同雖可合而為病究不可謂暑中原有濕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 主之 王三陽曰經文寒字當作邪字解亦熱也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瀉之誤夫白虎本為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得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不但無緊且復多滑乃陽氣

甚而鬱蒸此裏有熱也裏熱甚必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而為亢害之證此表有寒也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表裏二字為錯誤可知當為上下更甚 魏念庭曰此裏尚為經絡之裏非臟腑之裏也 沈亮封曰裏有寒之寒字乃嗚字之誤如果裏有寒何以反用石膏知母乎表有熱即身熱也上節止言病名不言脈證此節詳言脈證出方主治兩節本是相承叔和校訂時此節幸有寒字之誤不被摘出若見嗚字早已摘置別論中矣程郊情云嗚病脈不浮不思傷寒論之嗚即難經之熱病也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澀此是緊要處豈可模糊讀過本條脈浮滑與難經熱病脈合則白虎的是熱病主方而寒字的是嗚字之誤 雄按楊素園大令云此條寒字諸家所辯未能安帖徐君亞枝謂當作痰字解於義較協余謂徐君此解可稱千古隻眼夫本論無痰字如濕家言中有寒之寒字亦作痰字解蓋痰本作淡會意二火搏水成痰也彼濕家火微濕感雖渴而不能飲是為濕痰此嗚病火盛鑠液脈既滑矣主以白虎湯則渴欲飲水可知是為熱痰凡痰因火動脈至滑實而口渴欲飲者即可以白虎湯治之况嗚病乎 汪按靈素兩經亦但曰水曰寒無一痰字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 主之 張路主曰滑陽脈也故其厥為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脊面小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清裏而除熱也

傷寒無大熱口渴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張兼善曰白虎專治大煩大渴大燥大熱之證惟恐表證未能而早用之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條因其中煩渴燥熱已甚非白虎不能過也 沈亮封曰背為陽背微惡寒者陽虛證也但陽有不同真水真火是腎中之陰陽也氣血是營衛之陰陽也此條口渴燥渴心煩則渴熱內熾仍是白虎證惟渴熱傷其衛氣致背微惡寒故加人參補其衛也至若少陰病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則衛陽與腎陽並傷故人參與附子並用以兩補之也 雄按吳鶴臯云背微惡寒者但覺微寒而不甚也既有煩燥則白虎加參用可無疑若背惡寒而不燥渴者不可用也余謂以下條參之必有汗故可用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沈亮封曰此承上文言煩渴背惡寒故當用白虎加人參湯但亦有中暈而外但傷風寒亦能令惡寒發熱脈浮更當於有汗無汗上辨表證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不可用耳

傷寒病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張路主曰詳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參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邪

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欲飲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為急耶 雄按 御藥醫宗金鑑正誤篇時時惡風作時汗惡風當遵之又沈亮辰云舌乾且燥謂視之無液也然則溫熱之審否皆以察津液仲師已逗其倪矣

太陽中暈者身熱夜重而脈微弱此係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 十二 主之 皇甫士安曰脈感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感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脈虛

曰夏月發熱惡寒頭痛身熱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病也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中暑也 雄按此注之熱病乃

地內經亦謂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熱病亦曰中暈病有內外之殊脈有洪微之別是微 方中行曰夏日則飲水人之常

事而曰傷何哉良由暑迫飲之過多或得之冷水洗濯暑反入內也 張路王曰此條言因傷熱冷之病乃中暈之變證喻氏謂

無形之熱傷其肺全則用白虎加人參湯以救之有形之濕傷於肺全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陽中暈者發熱惡寒身重而頭痛其脈弦細扎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

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成柳攝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表裏俱病者也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暈也脈弦

細扎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厥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即熱者謂勞動其陽而渴即發也口開前

板齒燥者裏有熱也 雄按即此一端可見其為熱熾津枯之候雖身重惡寒豈可再投清暑益氣湯五

喝口開謂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齒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陽氣外虛故惡寒甚若以溫針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

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 雄按此治法之三禁則仲景雖未立方而甘涼微熱存津之常用已不可不

封曰此言精氣素虧而中暈者 而喻矣趙氏方氏主用白虎加人參湯殆從三陽合病比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堯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火甘草湯 十三 主之一名復脈湯脈按之來而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

有遲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方中行者脈結代而心動悸者

虛多實少譬如寇欲退散主弱不能遣發而反自傍徨也復脈乃核實義之名然則是湯也必欲使虛者加進而馴至於實則實

者自退散而還復於元之義也 喻嘉言曰脈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脈名之曰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可

不知聊為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充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渴禍來脈見微弱宜

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脈細不可妄攻小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稍用

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真陽陰精所藏胃中真陽津液所胎陰枯津感列泉可既陰精衰薄糾營壘哀何謂結陰無陽脈

問何謂代陰無陽脈奪經揭無陽津液欲竭較彼亡陽天地懸隔 沈堯封曰此論精氣素虧而感微邪之治前節有脈證而無

方治此未必即是前節主方然觀方中藥又甯必不可治前證

脈浮而孔浮為陽孔為陰浮孔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方中行曰浮為氣上行故曰陽孔為血內損故曰陰胃中生熱者陰不

足以和陽津液乾而成枯燥也雄按沈氏云浮為邪孔為陰血虛以余論 沈堯封曰衛氣為陽人之所知也津液為陽人之所

未知也經云上焦出氣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為氣衛氣即津液也故在外之津液少則曰無陽不能作汗在

內亡津液則曰陽絕於裏要之言陽也即言衛氣也即言津液也

仲景濕溫篇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沈堯封曰傷寒論原序云撰用素難當

即以素難釋之難經傷寒有五即素問寒暑燥濕風之五氣為病也故仲景於太陽論中五證並列按次剖析此論濕痺即難經

之濕溫證也素問在天為濕在地為土濕乃土之氣也故濕為五氣之一濕溫乃傷寒有五之一編傷寒者以濕暘為非傷寒置

之別論然則中氣亦非傷寒何以獨存表首耶難經云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與此稍異 又曰傷寒既以頭痛胃實等

項分六經即以汗字判風寒濕字認燥熱小便不利認濕氣縱橫辨別邪無遁形矣讀者當於此等著實處留心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發發熱身色如熏黃 倪仲之傷寒彙編此濕家為病之總綱也全蓋體氣素以濕為事者是為濕家 辨其痛

與痺痛不同濕在關節而疼故曰痺今一身盡發而表有熱故即攝稱曰在經重黃與橘子黃同是濕熱彼以熱勝者黃而明此

以濕勝者黃而晦宜茵陳五苓散主之海藏以熏黃為陰黃蓋既濕勝則氣傳寒中小便自利者有之雖此由但清其熱不

附湯主之折 沈堯封曰丹溪云如造麴然濕熱鬱久則發黃也 雄按濕熱發黃名曰黃疸皆是基病故仲景以十八日為期

其餘所因甚多有穀疸酒疸女勞疸黃汗及冷汗使澹氣虛之陰黃身面浮腫睛白能餐勞倦之弱黃神志不足猝受恐嚇膽氣

外泄之驚黃肝木橫肆脾胃傷殘土敗而色外越之黃痿皆與基病不同不可概目為濕熱病矣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胃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胃中有寒瀉欲得水而不能飲

則口燥煩也 尤在溼曰寒濕居表陽氣不能外通而但上越為頭汗出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溫藥以通陽不可與攻法

以逐濕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胃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其所傷之處而為病

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下而寒濕仍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

也

欲得水胃中有寒而復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雄按胃中有寒之寒字當作痰字解胃中有痰故舌上如胎其津液為痰所阻故口燥煩而痰飲乃水之凝結故雖渴而不能飲也揚云此注極明確凡傷寒論言得中寒者俱作痰解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尤在淫曰淫病在表者宜汗出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楊云淫證不可妄下額上汗出微喘陽已輟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

陽上浮而陰不下濟也亦通雄按張石頑曰自此而推之雖額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陰氣未脫而陽之根猶在也下雖大小便利若額上無汗不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離決可以隨其虛實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雖無頭汗喘逆

陽氣上脫之候亦死亦有下利不止小便反閉而額上汗出者謂之闕經云闕格不通頭無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汪按古人即表汗亦須有節度如此奈何近人必令其汗又欲令其多耶此與傷寒論桂枝湯下語亦可互參

俛仰之傷寒重言濕家不惟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惟風濕相搏一證俛風從前來濕傷卑下兩至搏擊一身盡為疼痛此是微挾表邪法當汗出而病方解然時值淫雨不不免濕氣盛行純醫云此可發汗若發大汗而病不愈不惟風濕之邪不解而且傷真氣矣俛况風之乘隙也速濕之侵人也漸紆然風在外而濕在內且大汗出而漬衣被汗轉為濕風氣雖去而濕氣仍隱伏而存留是故不愈也純使之微微似欲汗出則正氣宣發充身澤毛若霧露之灌溉與病相應斯正氣行而邪氣却營衛和而風濕並解矣晁章虛谷曰治風濕者必通其陽氣調其營衛和其經絡使陰陽表裏之氣同流則其內濕隨三焦氣化由小便而去表濕隨營衛流行化微汗而解陰濕之邪既解風邪未有不去者若大發其汗陽氣奔騰風為陽邪隨氣而泄濕邪陰滯故反遺留而病不愈也此治風濕與治風寒不同者雖寒濕同為陰邪而寒清濕濁清者易散濁者結滯故汗法大有區別也

濕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暈量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寒濕故鼻塞內蘊鼻中則愈章虛谷曰此所謂霧露清邪中於上也三陽經脈上頭而行於身表頭中寒濕則表氣不宣故身疼發熱肺開竅於鼻而行氣於皮毛邪從鼻入濕遏其陽而上蒸則面黃氣閉而喘氣壅則頭痛鼻塞而煩皆肺氣窒塞不得下降故脈反大其與濕中於下而在陰之脈沈細者迥不同也肺通喉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止頭中寒濕故鼻塞當用辛香苦世之藥納鼻中如

近世之痧藥唯破鼻烟亦可用古法十四使人肺氣通達其濕邪化水從鼻中出則愈汪按瓜蒂末噴則吐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傷寒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十五主之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濕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表連軀赤豆

等味利肺氣以清濕熱其邪在經絡故從表解之 雄按余治夏月濕熱發黃而表有風寒者本方以香薷易麻黃輒效楊云夏

黃與冬月用麻黃其理正同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柏皮湯十六 主之 尤在溼曰此熱於而未實之證熱於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微熱於

上柏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及實故須甘草以和之耳 沈堯封曰梔子柏皮湯清熱利小便治濕熱之主方也程扶生以麻連小豆湯

為濕熱主方不思麻黃小豆湯發汗之方惟外兼風寒者宜之梔子湯利小便之方也楊彬澆若以麻連小豆湯為主方不惟梔

子湯無著落即論內但當利小便句亦無著落

傷寒又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十七 主之 尤在溼曰此則熱結在裏之證也身黃如橘子色者色

黃而明為熱黃也若陰黃則色黃而晦矣熱結在裏為小便不利腹滿故宜茵陳蒿湯下熱通於為主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刺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於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

十七 主之 尤在溼曰熱越熱隨汗而外越也熱越則邪不蓄而散安能發黃哉若但頭汗出而身無汗刺頸而還則熱不得外

達小便不利則熱不得外泄而又渴飲水漿則其熱之蓄於內者方熾而濕之引於外者無已濕與熱合於鬱不解則必蒸發為

黃矣茵陳蒿湯苦寒通泄使病從小便出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沈堯封曰此是寒邪外束之濕溫證也麻連小豆湯是其主方除却

惡寒即是梔柏證更加腹微滿即是茵陳蒿證 章虛谷曰上明發黃之證此又明致黃之由也面赤者熱鬱在經當以汗解若

攻之傷其腑氣則在經之熱反從內走與水穀之氣鬱蒸發黃三焦閉塞而小便不利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 章虛谷曰雖未誤下而無汗小便不利其邪熱閉結心中懊懣與胃中水液鬱蒸

而身必發黃也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喻嘉言曰濕停熱鬱而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周身之汗與

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

仲景疫病篇山陰陳坤載安注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

裏氣不守故使邪中于陰也陽中于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痲疾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為慄

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佛藏氣相重口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為濁鬱鬱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亦黃與相搏因熱作使遊于經絡出入藏府熱氣所過則為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入內噎而出之聲嗚咽寒厥相逐為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聞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寒秋痛命將難全 此一節言受疫之源疫者即寒暑燥濕風夾雜而成清濁不分三焦相溷其曰中上中下者是就邪之清濁而言曰陰中陽中者亦即邪之中止中下而言扼要全在中焦得治為主中焦者脾胃是也脾胃之氣有樞若衛氣前通者邪可從經而汗解若營氣前通者邪可從腑而下解倘脾胃之氣不足邪必內陷傷藏五液注下便難膈痛命將難全矣為癰膿下厥肝指其重者而言未必定當如是也所以疫證最可怕邪伏膜原內壅不消為難治

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脈欲厥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是其候也清此所云漸漸大漸漸小正其候也如此者惡寒甚者翁翁汗出喉中痛熱多者目赤脈多睛不慧此必不了了醫復發之咽中則傷若復下之則兩目閉寒多者便清穀熱多者便膿血若熏之則身發黃若熨之則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難者為危殆 此一節言疫邪初起之證與脈也陰陽俱緊惡寒發熱與傷寒同而漸小漸大之厥脈是疫之所異也因邪氣深伏正氣不得宣通所以先必惡寒而甚則又形熱狀汗出喉痛目赤也若因惡寒而發汗則助熱上蒸而咽傷若因內熱而下之則陽氣內陷而目閉陰邪多則便清穀陽邪多則便膿血熏之則濕熱鬱蒸而身黃熨之則熱燥津液而咽燥總因邪伏膜原故汗下熏熨皆誤也其可救與不救當於小便利不利驗之也楊云溫病小便利則陰氣未竭疫證小便利則膈氣高通邪有出路故便可治

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重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強加溫針則衄 此一節言清邪之中上者故陽分之證居多清邪中上直入膜原也其發熱頭痛微汗為邪熱重蒸非在表也故發汗則熱感而神昏楊云汗為心也衄者溫針傷絡也楊云邪熱入營故衄治當先達膜原不致此變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不可制飲水者必嘔楊云水精而惡水者厥無制故厥而若下之咽中生瘡楊云熱道於假令手足溫者必下重便膿血楊云四木屬脾溫則熱頭痛目黃者若下則兩目閉而反惡其正故目閉會水者脈必厥其聲啞咽喉塞楊云亦水積若發汗則戰慄陰陽俱虛楊云邪在裏不在表惡水者若下之則裏冷不嗜食大便完穀出楊云惡水則濕成熱若發汗則口中傷舌上白胎楊云津液外竭煩躁脈數實楊云熱不大便六七日後必更血若發汗則小便自利也楊云太陽膀胱主津液汗之則

虛而邪重之則熱壅而作喘楊云重之則以熱益不得小便心腹滿者氣不通也亦非在裏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強者下傷津液也衄者溫針傷絡也楊云邪熱入營故衄治當先達膜原不致此變

正虛而不
能動東

此即言濁邪之中下者故陰分之證居多濁邪中下者非下受也仍從膜原分布謂陰邪歸陰也邪併於陰則陰實陽虛故有動氣出頭痛目黃不可制食水咽瘡下重便膿血諸證此陰實也其目閉脉厥聲啞咽塞戰慄不嗜食大便完穀小便不利者此陽虛也實為真實虛為假虛故非偏陰偏陽可治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脉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於血也宜抵當湯十若脉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此疫邪之分傳者病無表裏證邪在膜原此指初起而言脉數熱感於內也

浮者熱發於外也發熱七八日而不從汗解其內熱已深故曰可下此指見在而言假令已下是指下後言也若下後脉數不解熱傳於陽則消穀善飢為衛氣前通也熱傳於陰必傷血成於為營氣前通也宜抵當湯即下如脉肝之類若脉數不解而下利便膿血者已成脾氣孤絕五液注下為不治之證也勿作尋常協熱利看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瀉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此條

此疫邪之越於太陽者。太陽病不解。條疫邪浮越。非太陽經病也。停勻也。脈陰陽俱停。是尺寸浮沈遲速大小同等也。其正氣有權。足以化邪。故從汗解。振慄者戰汗也。脈微謂邪氣衰也。陽邪先退。先從汗解。陰邪先退。先從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調胃氣。以疫邪雖熱。不必盡實也。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此言疫邪傳表。先下後汗之誤。疫邪達表。當從汗解。乃拘於疏裏而先下之。徒虛其裏。故不愈。因復發汗。是又虛其表。故汗出而作冒也。必俟表氣已和。再和裏氣。疫證汗後。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後必汗出而始解者。總由邪氣分傳而無一定之治法也。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胃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胃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此言疫邪誤下之變。治疫雖宜疏裏。但既越於太陽。自當從表一誤下之。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促為陽盛下之。必致結胃不結者。陽邪外散也。為欲解浮為在表下之。則內陷為結胃。緊為邪實下之。則邪上浮為咽痛。弦者。挾風下之。則引風入肝。故兩脇拘急。細數者。熱鬱於內也。下之。則邪火上衝。故頭痛未止。沈緊。多飲下之。必動其陰。故欲嘔。沈滑者。熱為濕滯也。下之。則濕熱下流。故協熱利。浮滑者。熱感於表也。下之。則熱邪內攻。故下血。

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腫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湯。主之。陽毒者。疫邪犯於陽分也。陽邪上壅。故面赤。熱極傷血。故偏腫。斑如錦紋也。咽喉腫膿血。皆邪熱鑱津。有立時腐敗之勢。五日津氣未周。毒猶未徧。故可治。七日則邪氣偏而正氣消矣。故曰不可治。方用藍甲升麻者。所以解陽分之毒。即所以救陰分之血也。

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湯。去雄黃蜀椒。主之。陰毒者。疫邪入於陰分也。陰中於邪。故面目青。邪閉經絡。故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陰分熱毒上壅也。故其日數與陽經同。而治法原方去雄黃蜀椒者。陰分已受熱。邪不堪再用熱藥也。雄黃王道安云。陰者陰寒之病。乃感天地惡毒。真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人謂陰寒極。感稱為陰毒。引仲景所叙。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知用附子散。正氣散等藥。竊謂陰寒極。感之證。固可名為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後人所叙陰毒。與仲景所叙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蓋後人所叙陰毒。是內傷生冷。或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涼藥。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非天地惡毒。真氣所中也。又趙養葵云。此陰陽二毒。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也。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尚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宜面赤發斑。咽喉痛。唾血。所可試。乎必有錯簡。未可曲為之說也。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又按倪仲之傷寒論。

也。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尚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宜面赤發斑。咽喉痛。唾血。所可試。乎必有錯簡。未可曲為之說也。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又按倪仲之傷寒論。

也。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尚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宜面赤發斑。咽喉痛。唾血。所可試。乎必有錯簡。未可曲為之說也。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又按倪仲之傷寒論。

也。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尚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宜面赤發斑。咽喉痛。唾血。所可試。乎必有錯簡。未可曲為之說也。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又按倪仲之傷寒論。

附載袁雲龍云仲景之書前叙六經諸條其中文義前後起止多有闕失。歷代醫皆並未深觀。至於楊毒陰毒二條更可詫異。俱用升麻鼈甲湯。陰毒但無雄黃蜀椒。此巧刻之謬本也。宋龐安常陰毒陽毒概用全方。陰毒不去椒黃。於理相近。余於萬曆乙亥得南陽舊本。其陰毒條於去雄黃下作倍蜀椒如半主之。於理為是。蓋陽毒陰毒二證良由平素將息失宜。耗疲精髓。逆亂氣血。所以猝受山林水澤。瘴癘惡氣。所中感而成疾。余當壯年北遊燕邸。以及遼陽之外。南遊閩廣黔甸。以及交趾之區。太抵南方多陽毒。北方多陰毒。時醫按方施治。曾無一驗。中州等處有人患此。亦罕能救。細按二證俱有咽喉痛三字。以余竊論。傷科書有鎖喉風纏喉風。鐵線纏三證。其狀相似。有面色赤如斑者。有面色青而悽慘者。有吐膿血者。有痛如被杖者。有氣喘急促者。有發謔煩亂者。雖有兼證如此。總以咽喉閉痛為苦。猝發之間三五日可治。至七日不減。即無生理。豈非陽毒陰毒二證之類乎。再察其脈緩大者。生細數緊促者。死。余見此二證。不論陽毒陰毒。概用喉科方。以蓬砂二錢。火硝六分。米醋一錢。薑汁小半。後用鵝翎探入喉中。吐痰梳許。活者百數。據袁公之論。則陽毒為陽邪。陰毒為陰邪。固宜倍蜀椒之半。而以蜀椒施之。陽邪終嫌未妥。改從喉科法。引吐却德當。以余度之。陽毒即後世之爛喉痧耳。叔和謂之溫毒是已。治法忌用溫散。宜用清化。陳繼宣疫痧草專論此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當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漸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楊云金匱中論此證最為明顯完善。百合病者。皆緣時疫新愈。其三焦腠理榮衛之交。餘熱未清。正氣困乏。不能流暢。如人在雲霧之中。條清條渾。如日月被蝕之後。或明或暗。故有種種不可名言之狀。而其口苦。小便赤。脈微數。乃餘熱的證也。病不在經絡臟腑。楊云此句火酌治不能補瀉。溫涼惟以清氣為主。氣歸於肺而肺朝百脈。一宗者。統宗於一。即悉致其病之謂也。溺時頭痛者。小便由於氣化。水去則火上衝也。其病為重。六十日愈。月再周而陰必復也。溺時漸然者。膀胱腑氣一空。表氣亦因之而失護也。但頭眩者。陽氣不能上達也。熱漸衰。病漸輕。故愈日漸速也。曰其證指溺時頭痛諸證而言。曰未病預見。謂未成百合病。先見頭痛等證也。百合清熱養陰專潤肺氣。治以百合。即以百合名病也。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即以百合名其病。其實餘熱逗留肺經之證。凡溫暑濕熱諸病。後皆有之。不必疫也。肺主魄。魄不安。則如有神靈。肺失肅清。則小便亦百合功專清肺。故以為君也。楊云前注已平正。通達諸此更親切。不易覺。前注尚隔一層。余嘗謂非何所憶。辛丑暮春。于役蘭溪。在嚴州舟次。見一女子患此。證其父母以為祟也。余詢其起於時證之後。察其脈數。第百合無覓母也。

處遂以葦莖麥冬絲瓜子冬瓜皮知母為方汪按百合本治肺之品從此悟服之一劑知二劑已

百合病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為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為逆此推究致百

合病之源見於陰者即陰中於邪也陽既受邪不即與陰氣通調則陰邪愈閉法當攻陽以救其陰也見於陽者即陽中於邪也

陽既受邪不即與陰氣通調則陽邪不化法當攻陰以救其陽也若不攻陰救陽復發其汗是為見陽攻陽不知攻陰救陰復下

之是為見陰攻陰二者均之為逆皆因治不如法陰陽未能透解所以致有百合之病若於百合病中並無汗下之證毋用汗下

之法也下之汗吐下皆此意此處陰陽二字但就營衛講不說到氣血臟腑上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得之汗後者其陽分之津液必傷餘熱留連而不去和陽必以陰百合同知母泉水以

清其餘熱而陽邪自化也按初病邪重故上節言救言攻此病後餘邪當用和法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鷄子黃湯主之其得之吐後者吐從上逆較發汗更傷元氣陰火得以上乘清竅為之蒙蔽矣故以

雞子黃之純陰養血者佐百合以調和心肺是亦用陰和陽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其得之於下後者下多傷陰陰虛則陽往乘之所以有下焦之熱象百合湯內外

滑石代赭取其鎮逆利竅以通陽也是謂用陽和陰法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不經吐下發汗正雖未傷而邪熱之襲於陰陽者未必透解所以致

有百合病之變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節而言地黃取汁下血分之瘀熱故云大便當如漆非取其補也百合以清氣分之餘

熱為陰陽和解法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百合病至一月不解纏綿日久變成渴者津液消耗求水以自滋也渴而不致下消

病猶在肺肺主皮毛故以百合湯洗之使毛脈合行精氣於腑也食餅假麥氣以助津液勿以鹽豉恐奪津增渴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蒌牡蠣散主之此上條較重雄按尤在涇曰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瘥者熱感而津液傷也栝蒌

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燥也此注已極該括陳注較遜故從尤本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變發熱者餘邪鬱久浮於肌表熱歸陽分也百合清金退熱加滑石以利竅通陽曰當

微利指小便利言謂熱從小便去也
狐蟻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得安蝕于喉為蟻蝕于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白

蝕于上部則聲啞甘草瀉心湯(三)主之蝕于下部則咽乾苦參洗之蝕于肛者雄黃熏之百合病是餘熱留連於氣機者狐蟻

病是餘毒停積於幽明者狐蟻水蟲也原疫邪不外濕熱久留不散積而生蟲類聚云疫邪久留人不活喉與二陰為津液濕

潤之處故蟲生於此也聲啞因知其蝕于喉咽乾而知其蝕于陰者因其熱鬱於下津液不能上升也餘熱內鬱故狀似傷寒內

熱故默默欲眠內煩故目不得閉卧起不安面目赤下黑乍白以熱邪隱見不常非蟲動也苦參雄黃皆燥濕殺蟲之品甘草

瀉心不特使中氣運而濕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也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皆黑若能食膿已成亦宜當歸散(三)主之此

疫邪熱毒蘊伏於內也故有脈數身不熱微煩欲卧之證初得之汗出表氣尚通也至三四日目赤如鳩眼熱傷血分也七八日

目四皆黑血已腐敗也能食者病不在胸腹膿成於下也赤小豆清熱去濕兼已解毒當歸和血化膿使毒從下解也先輩喻

嘉言將辨脈篇中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一節為仲景論疫根據可為獨具隻眼者矣其治法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露并

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濕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此論識超千古按林北海亦云喻氏論疫蓋

仲景於吐利霍亂等不過感一時冷熱之氣者猶且論及而謂疫病之為流行大毒者反不及之耶然則傷寒論中之必有疫證

是非臆說坤學識淺陋不敢妄自搜羅擾亂經旨但將傷寒金匱中證治與風寒等法不合寓有毒意者均歸之疫按守真論

又何論疫立言雖似制楊按此篇搜輯其佳俱古人所未及然原論不可解處甚多其用方與病不相登對處亦有之讀者師

問皆在仲景範圍中也楊按此評大妙如此方不為昔人

其意而於其不可解者勿強事穿鑿則善矣所惡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章虛谷曰仲景論六經外感止有風寒暑濕之邪論溫病由伏氣所發而不及外感或因書有殘闕皆未可知後人因而穿鑿附會以大青龍越婢等湯證治為溫病而不知其實治風寒化熱之證也其所云太陽病發熱而渴為溫病是少陰伏邪出於太陽以其熱從內發故渴而不惡寒若外感溫病初起却有微惡寒者以風邪在表也亦不渴以內無熱也似傷寒而實非傷寒如辨別不清多致誤治因不悟仲景理法故也蓋風為百病之長而無定體如天時寒冷則風從寒化而成傷寒溫熱則風從熱化而成溫病以其同為外感故證狀相似而邪之寒熱不同治法迥異豈可混哉二千年來紛紛議論不能剖折明白我朝葉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變化不獨為後學指南而實補仲景之殘闕厥功大矣爰釋其義以便覽焉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華岫雲曰邪從口鼻而入故曰上受但春溫冬時伏寒藏於少陰遇春時溫氣而發非必上受之邪也則此所論溫邪乃是風溫濕溫之由於外感者也吳鞠通曰溫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也經云皮膚天為萬物之大表天屬金人之肺亦屬金溫者火之氣風者火之母火未有不充金者故病始於此諸邪傷人風為領袖故稱百病之長即隨寒熱溫涼之氣變化為病故經言其善行而數變也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為陽身半以下地氣主之為陰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所以言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者由衛分而入肺經也以衛氣通肺營氣通心而邪自衛入營故逆傳心包也內經言心為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則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之包絡受之蓋包絡為心之衣也心屬火肺屬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傳於心故曰逆傳也風寒先受於足經當用辛溫發汗風溫先受於手經宜用辛涼解表上下部異寒溫不同故治法大異此傷寒與溫病其初感與傳變皆不同也不標性氏者皆原釋雄按難經從所勝來者為微邪章氏引為逆傳心包解誤矣蓋溫邪始從上受病在衛分得從外解則不傳矣第四章云不從外解必致裏結是由上焦氣分以及中下二焦者為順傳惟包絡上居膈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於襲入是以內陷營分者為逆傳也然則溫病之順傳天士雖未點出楊云二語最精確肺熱最易入心天士有見於此故未言順傳而先言逆傳也而細釋其詳論則以邪從氣分下行為順邪入營分內陷為逆也楊云二語最精確肺熱最易入心天士有見於此故未言順傳而先言逆傳也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錢塘許蘭身芷卿參
定州楊照葵素園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評

其內陷要用升提不知此內陷
乃邪入營分非真氣下陷可比
苟無其順何以為逆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為解既乖本旨又悖經文豈越人之書竟未讀耶

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熱變作化熱最速未傳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唐本作肺合皮毛而主氣故云在表

在表唐本無此二字初用辛涼何以首節章澤改辛平今訂正之輕劑挾風則加入唐本無則薄荷牛蒡之屬按濕如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

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傷寒邪在太陽必惡寒其其身熱者陽鬱不伸之故而邪未化熱也傳至陽明其邪化熱則不惡寒始可用涼解之法若有一分惡寒仍當溫散蓋以寒邪陰凝故須麻桂猛烈若溫邪為陽則宜輕散倘重劑大汗而傷津液反化燥火則難治矣始初解表用辛涼須避寒凝之品恐遏其邪反不易解也或遇陰雨連綿濕氣感於皮毛須解其表濕使熱外透易解否則濕閉其熱而內侵病必重矣其挾內濕者清熱必兼滲化之法不使濕熱相搏則易解也略參

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蔽於上清竅為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其此字無驗之法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以此為辨唐本作總在一經為辨章胃中水穀由陽氣

化生津液故陽虛而寒者無津液上升停飲於胃遏其陽氣亦無津液上升而皆燥渴仲景已備論之此言風熱兩陽邪劫其津液而成燥渴其因各不同則治法迥異也至風雨霧露之邪受於上焦與溫邪蒸鬱上蒙清竅如仲景所云頭中寒濕頭痛鼻壅納藥鼻中一條雖與溫邪蒙蔽相同又有寒熱不同也傷寒先受於足經足經脈長而多傳變溫邪先受於手經手經脈短故少傳變是溫病傷寒之不同皆有所辨也○推按右第一章統言風濕溫濕與傷寒證治之不同而章氏分三節以釋之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章本剋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成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唐本皆下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如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急轉透斑為要熱入於營舌色必絳風熱無濕者舌無苔或有苔亦薄也熱兼

濕者必有濁苔而多痰也然濕在表分者亦無苔轉透其脈浮部必細澀也此論先生口授及門以吳人氣質薄弱故用藥多輕淡是因地制宜之法與仲景之理法同而方藥不同或不明其理法而但仿用輕淡之藥是效鑿也或以吳又可為宗者又

論葉法輕淡如兜戲不可用是皆坐井論天者也雄按吳又可雄按仲景論傷寒又可論疫證麻桂達原不嫌峻猛此論溫病僅宜輕解況本條所列乃上焦之治藥重則過病所吳山云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吳鞠通亦云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為護護母乃視河海為不足而欲以涇澗之邪華岫雲

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為護護母乃視河海為不足而欲以涇澗之邪華岫雲

也觀後章論中下焦之治何嘗不用白虎承氣等法乎章氏未深探討曲為護護母乃視河海為不足而欲以涇澗之邪華岫雲

嘗云或疑此法僅可治南方柔弱之區不能治北方剛勁之質余謂不然其用藥有極輕清極平淡者取效更捷苟能悟其理則藥味分量或可權衡輕重至於治法則不可移易蓋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則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強弱雖殊感病之由則一也其補瀉溫涼豈可廢繩墨而出範圍之外乎况姑蘇商旅雲集所治豈皆吳地之人哉不必因其輕淡而疑之也又葉氏景岳發揮云西北人亦有弱者東南人亦有強者不可執一而論故醫者必先議病而後議藥上焦溫證治必輕清此一定不易之理法大士獨得之心傳不必章氏曲為遮飾也○汪按急急透斑不過涼血清熱解毒俗醫必以胡荽浮櫻桃核西河柳為透法大謬

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如玉女煎糖本無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雖未及下焦糖本雖上先

自傍徨矣唐本作每多必驗之於舌糖本必上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糖本無耳尤拙吾

曰蘆根梨汁蔗漿之屬味甘涼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息即內經風淫于內治以甘寒之旨也斑出則邪已透發理當退

熱其熱仍不解故知其胃津亡水不濟火當以甘寒生津若腎水虧者熱尤難退故必加鹹寒如元參知母何膠龜版之類所謂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邪本在經必用附子溫臟即是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也熱邪用鹹寒滋水

寒邪用鹹熱助火藥不同而理法一也驗舌之法詳後○雄按此雖先生口授及門之論然言簡義賅不可輕移一字本條主以

甘寒重則如玉女煎者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黃同用以清未盡之熱而救已亡之液以上文曾言邪已入營故變白虎如人參

法而為白虎如地黃法賜云慧心明不曰白虎如地黃而曰如玉女煎者以簡捷為言耳唐本刪一如字徑作重則玉女煎是印

定為玉女煎之原方矣鞠通虛谷因而襲謬豈知胃液雖亡身熱未退熱地牛膝安可投乎余治此證立案必先正名曰白虎如

地黃湯斯為清氣血兩燔之正法至必驗之於舌乃治溫熱之要旨故先發之於此而後支乃詳言之唐氏於必上加一此字則

驗舌之法似僅指此條言者可見一言半語之話未可輕為增損也汪按此條辨折甚當心細

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通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併熱達腰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

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泄故漸寒冷未必即成脫證此時宜令病者唐本無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

切勿驚擾頻呼喚擾其元神糖本無使其煩躁唐本無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卧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證若脈急疾躁擾不

卧膚冷汗出便為氣脫之證矣湯云辨更有邪感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不可不知○魏柳州曰脈象忽然

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或小甲青紫欲戰汗也宜熟記之○邪在氣分可冀汗戰法宜益胃者以汗由胃中水穀之氣所化水

穀氣旺與邪相併而化汗邪與汗俱出矣故仲景用桂枝湯治風傷衛服湯後令啜稀粥以助出汗若胃虛而發戰邪不能出反從內入也故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入內而助胃是助邪反害矣故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用助胃以托邪若暑疫等邪初受即在膜原而當胃口無助胃之法可施雖虛人亦必先用開達若誤補其害匪輕也戰解後膚冷復溫亦不可驟進補藥恐餘邪未淨復熾也至氣脫之證尤當細辨若脈急疾躁擾不安而身熱無汗者此邪正相爭言凶在此際如其正能勝邪却即汗出身涼脈靜安臥矣慳汗出膚冷而脈反急疾躁擾不安即為氣脫之汗或汗已出而身仍熱其脈急疾而煩躁者此正不勝邪即內經所云陰陽交者死也○雄按右第二章以心肺同居膈上溫邪不從外解易於逆傳故首節言內陷之治次明救液之法末言不傳營者可以戰汗而解也第邪既始終流連氣分豈可但以初在表者為釋蓋營氏疑益胃為補益胃氣故未能盡合題旨夫溫熱之邪迥異風寒其感人也自口鼻入先犯於肺不從外解則裏結而順傳於胃胃為陽土宜降宜通所謂腑以通為補也故下章即有分消走泄以開戰汗之門戶云云可見益胃者在疏瀉其樞機灌漑湯水俾邪氣鬆達與汗偕行則一戰可以成功也楊云此與章法均有至理不可偏廢學者兼觀并論而於臨證時擇宜而用之則善矣即暑疫之邪在膜原者治必使其邪熱潰散直待將戰之時始令多飲米湯或白湯以助其作汗之資審如章氏之言則疫證無戰汗之解矣且戰汗在六七朝或旬餘者居多豈竟未之見耶若待補益而始戰解者聞亦有之以其正氣素弱耳然亦必非初在表之候也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糖本作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朴芩等類或如溫膽湯凡十之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可望其糖本作轉轉旋之機括糖本有沈亮封曰邪氣中人所入之道不一風寒由皮毛而入故自外漸及於裏溫熱由口鼻而入伏於脾胃之膜原與胃至近故邪氣向外則由太陽少陽轉出邪氣向裏則徑入陽明○經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而皮毛為肺之合故肺經之邪不入營而傳心包即傳於三焦其與傷寒之由太陽傳陽明者不同傷寒傳陽明寒邪化熱即用白虎等法以陽明陽氣最盛故也凡表裏之氣莫不由三焦升降出入而水道由三焦而行故邪初入三焦或胸脅滿悶或小便不利此當展其氣機雖溫邪不可用寒涼瀉之如杏朴溫膽之類辛平甘苦以利升降而轉氣機開戰汗之門戶為化瘴之丹頭此中妙理非先生不能道出以啟後學之性靈也不明此理一聞溫病之名即亂投寒涼反使表邪內閉其熱更甚於是愈治而病愈重至死而不悟其所以然良可慨已○雄按章氏此釋於理頗通其於病情尚有未協也其所云分消上下之勢者以杏仁開上厚朴宣中茯苓導下似指濕溫或其人素有痰飲者而言故溫膽湯亦可用也楊云此釋精確試以指南溫濕各案參之自見若風濕流連氣分下文已云到氣纔可清氣所謂清氣者

但宜展氣化以輕清如扼念羹等味是也雖不可遽用寒滯之藥而厚朴茯苓亦為禁劑彼一聞濕病即亂投寒涼固屬可慨

汪按今長涼藥并輕清涼解每疑慮至濕補升燥則必用無忌實此等病人階之屬也而不辨其有無濕滯概用枳朴亦豈無遺憾乎至轉瘧之機括一言原指氣機通

達病乃化瘧則為邪殺也從此迎而導之病自漸愈奈近日市醫既不知濕熱為何病柴葛羌防隨手浪用且告病家曰須服幾

劑柴胡提而為瘧庶無變端病家聞之無不樂從雖至危殆猶曰提瘧不成病是犯真故病家死而無怨醫者誤而不悔彼此夢

夢亦可慨也夫汪按此辨執精當又按五種傷寒惟感寒即病者為正傷寒邪由表而受治以溫散尤必佐以甘草薑棗之類俾

助中氣以託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倘邪在半表半裏之界者治宜和解可使轉而為瘧其所瘧之風寒較輕而入於少

陽之經者不為傷寒則為正瘧脈必弦皆以小柴胡湯為主方設冬傷於寒而不即病則為春夏夏熱之證其較輕者則為溫

瘧瘧瘧軒岐仲景皆有明訓何嘗概以小柴胡湯治之耶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邪者重則為時感輕則為時瘧而溫熱暑濕

諸感證之邪氣流連者治之得法亦可使之轉瘧而出統而論之則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證即有一氣之瘧疾不

過重輕之別耳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溫熱暑濕既不可以正傷寒法治之時瘧豈可以正瘧法治之

哉其間二日而作者正瘧有之時瘧亦有之名曰三陰瘧以邪入三陰之經也不可誤解為必屬陰寒之病醫者不知五氣皆能

為瘧顛預施治罕切病情故世人患瘧多有變證或至纏綿歲月以致俗人有瘧無正治疑為鬼祟等說然以徐洄溪魏玉橫之

學識尚不知此况其他乎惟葉氏精於溫熱暑濕諸瘧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治瘧則難愈之證曩陳仰山對翁詢余

曰君何治瘧之神哉殆別有祕授也余謂何祕之有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為風溫為濕溫為暑熱為伏邪仍以時感法

清其源耳近楊素園大令重刻余案評云案中所載多溫瘧暑瘧故治多涼解但溫瘧暑瘧雖宜涼解尤當辨其邪之在氣在營

也繆仲瀾善治暑瘧而用當歸牛膝薏苡首烏等血分藥於陽明證中亦屬非法若濕溫為瘧與暑邪挾濕之瘧其濕邪尚未全

從熱化者極要留意況時瘧之外更有於血頑痰陽維為病等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最宜諦審案中諸治略備閱者還須於涼

解諸法中縷析其同異焉

大凡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繼可唐本作下猶可透熱轉氣唐本作仍轉如犀角

元參羚羊角等物唐本類是入血唐本於啡至就糖本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唐本類是否則作本

前後此二字無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唐本有反致慌張矣此唐本無仲景辨六經證治於一經中皆有表裏淺深之分溫邪

雖與傷寒不同其始皆有營衛故先生於營衛中又分氣血之淺深精細極矣凡溫病初感發熱而微惡寒者邪在衛分不惡寒

而惡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數舌絳邪入營分若舌深絳煩擾不寐或夜有譫語已入血分矣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涼輕劑華岫雲注此條云辛涼開肺便是汗劑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涼何譯妄乃爾今特正之清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入營猶可開達轉出氣分而解倘不如此細辨施治動手便錯矣故先生為傳仲景之道脈迥非諸家之立言所能及也如君言

何辛涼之文乎初雄按外感溫病如此看法風寒諸感無不皆然此古人未達之言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並仰云論伏氣之治精識直過前人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與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藕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揚云開應有得之言故語也秋月伏暑證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苟閱歷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爾也附識以告

留心醫學者論醫案中既治氣分者皆伏氣病也雖未顯現者當自得之

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糖本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唐法上然唐本作用到十分之六又即不可過於寒此二字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唐本無此二字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而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又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云虛寒而投補劑恐鐘煙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糖本作而往唐本也又有酒客裏濕素感外邪入裏裏濕為合唐本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感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津有血而在津與汗糖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糖本無較之雜證則糖本無有不同也○六氣之邪有陰陽不同其傷人也又隨人身之陰陽強弱變化而為病面白陽虛之人其體豐者本多痰濕若受寒濕之邪非薑附參苓不能去若濕熱亦必粘滯難解須通陽氣以化濕若過涼則濕閉而陽更困矣面蒼陰虛之人其形瘦而內火易動濕從熱化反傷津液與陽虛治法正相反也胃濕脾濕雖化熱則一而治法有陰陽不同如仲景云身黃如橘子色而鮮明者此陽黃胃濕用茵陳蒿湯十一其云色如重黃而沈晦者此陰黃脾濕用梔子柏皮湯十六或後世之二妙散三亦可救陰在養津通陽在利小便發古未發之至理也測汗者測之以審津液之存亡氣機之通塞也雄按熱勝於濕則黃如橘子色而鮮明濕勝於寒則色沈晦而如重黃皆屬陽證而非陰證也○雄按所謂六氣風寒暑濕燥火也分其陰陽則素問云寒暑六入暑統風火陽也寒統燥濕陰也言其變化則陽中惟風無定體有寒風有熱風陰中則燥濕二氣有寒有熱至暑乃天之熱氣流金燠石純陽無陰或云陽邪為熱陰邪為暑者其屬不經緯云熱

而惡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數舌絳邪入營分若舌深絳煩擾不寐或夜有譫語已入血分矣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涼輕劑華岫雲注此條云辛涼開肺便是汗劑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涼何譯妄乃爾今特正之清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入營猶可開達轉出氣分而解倘不如此細辨施治動手便錯矣故先生為傳仲景之道脈迥非諸家之立言所能及也如君言

何辛涼之文乎初雄按外感溫病如此看法風寒諸感無不皆然此古人未達之言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並仰云論伏氣之治精識直過前人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與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藕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揚云開應有得之言故語也秋月伏暑證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苟閱歷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爾也附識以告

留心醫學者論醫案中既治氣分者皆伏氣病也雖未顯現者當自得之

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糖本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法應清涼唐法上然唐本作用到十分之六又即不可過於寒此二字涼恐成功反棄何以故耶唐本無此二字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而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又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就唐本云虛寒而投補劑恐鐘煙雖息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少與之慎不可直率糖本作而往唐本也又有酒客裏濕素感外邪入裏裏濕為合唐本在陽旺之軀胃濕恒多在陰感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津有血而在津與汗糖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糖本無較之雜證則糖本無有不同也○六氣之邪有陰陽不同其傷人也又隨人身之陰陽強弱變化而為病面白陽虛之人其體豐者本多痰濕若受寒濕之邪非薑附參苓不能去若濕熱亦必粘滯難解須通陽氣以化濕若過涼則濕閉而陽更困矣面蒼陰虛之人其形瘦而內火易動濕從熱化反傷津液與陽虛治法正相反也胃濕脾濕雖化熱則一而治法有陰陽不同如仲景云身黃如橘子色而鮮明者此陽黃胃濕用茵陳蒿湯十一其云色如重黃而沈晦者此陰黃脾濕用梔子柏皮湯十六或後世之二妙散三亦可救陰在養津通陽在利小便發古未發之至理也測汗者測之以審津液之存亡氣機之通塞也雄按熱勝於濕則黃如橘子色而鮮明濕勝於寒則色沈晦而如重黃皆屬陽證而非陰證也○雄按所謂六氣風寒暑濕燥火也分其陰陽則素問云寒暑六入暑統風火陽也寒統燥濕陰也言其變化則陽中惟風無定體有寒風有熱風陰中則燥濕二氣有寒有熱至暑乃天之熱氣流金燠石純陽無陰或云陽邪為熱陰邪為暑者其屬不經緯云熱

而惡熱小便色黃已入氣分矣若脈數舌絳邪入營分若舌深絳煩擾不寐或夜有譫語已入血分矣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雄按首章本文云初用辛涼輕劑華岫雲注此條云辛涼開肺便是汗劑章氏注此云宜辛平表散不可用涼何譯妄乃爾今特正之清氣熱不可寒滯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則病重矣故雖入營猶可開達轉出氣分而解倘不如此細辨施治動手便錯矣故先生為傳仲景之道脈迥非諸家之立言所能及也如君言

何辛涼之文乎初雄按外感溫病如此看法風寒諸感無不皆然此古人未達之言近惟王清任知之若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並仰云論伏氣之治精識直過前人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與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即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平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抽蕉剝藕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衛及氣自營而血也揚云開應有得之言故語也秋月伏暑證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苟閱歷不多未必知其曲折乃爾也附識以告

氣大來火之勝也。陽之動始於溫。感於暑。蓋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是暑即熱也。並非二氣。或云暑必兼濕者。亦誤也。暑與濕原是一氣。雖易兼感。實非暑中必定有濕也。譬如暑與風。亦多兼感。豈可謂暑中必有風耶。若謂熱與濕合。始名為暑。則寒與風合。又將何稱。更有妄立陰暑陽暑多名者。亦屬可笑。如果暑必兼濕。則不可冠以陽字。若知暑為熱氣。則不可冠以陰字。其實彼所謂陰暑。即夏月之傷於寒濕者耳。設云暑有陰陽。則寒亦有陰陽矣。不知寒者水之氣也。熱者火之氣也。水火定位。寒熱有一定之陰陽。寒邪傳變。雖能化熱。而感於人也。從無陽寒之說。人身雖有陰火。而六氣中不聞有寒火之名。暑字從日。日為天上之火。寒字從人。人為地下之水。暑邪易入心經。寒邪先犯膀胱。霄壤不同。各從其類。故寒暑二氣。不比風燥濕。有可陰可陽之不同也。况夏秋酷熱。始名為暑。冬春之熱。僅名為溫。而風寒燥濕。皆能化火。今日六氣之邪。有陰陽之不同。又隨人身之陰陽變化。毋乃太無分別乎。至面白體豐之人。既病濕熱。應用清涼。本文業已明言。但病去六七。不可過用寒涼。耳。非謂病未去之初。不可用涼也。今云與面蒼形瘦之人。治法正相反。則未去六七之前。亦當如治寒濕之用薑附參朮矣。陽奉陰違。殊乖詮釋之體。若脾濕陰黃。又豈施柏湯苦寒純陰之藥。可治哉。本文云救陰不在血。而在津與汗。言救陰須用充液之藥。以血非易生之物。而汗需津液以化也。唐本於血津上加補養字。已屬蛇足。於汗上加測字。則更與救字不貫。章氏仍之。陋矣。右第三章。○又按寒暑燥濕風。乃五行之氣。合於五臟者也。惟暑獨盛於夏。今火則四時皆有。折而言之。故曰六氣。然三時之燥。燥雖不可以暑稱之。亦何莫非麗日之煦。照乎。須知暑即日之氣也。日為眾陽之宗。陽盛承之火。立生焉。以五行論。言暑則火在其中矣。非五行外。另有。一氣也。若風寒燥濕。悉能化火。此由鬱遏使然。又不可與天之五氣統同而論矣。○又按茅雨人云。本文謂濕勝則陽微。其實乃陽微故致濕勝也。此辨極是。學者宜知之。

再論三焦不得此字。無從外解。必致成此字。無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就聽其本。作不可下也。但惟懣傷寒邪熱在裏。劫燥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為邪未盡。必大便鞭慎。唐本無此字。始不可再攻也。以黃燥為無濕矣。唐本無。胃為臟腑之海。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況三焦。包羅臟腑。其邪之入胃尤易也。傷寒化熱。腸胃乾結。故下宜峻。猛濕熱凝滯。大便本不乾結。以陰邪於閉不通。若用承氣。猛下。其行速而氣徒傷。濕仍膠結不去。故當輕法頻下。如下文所云。小陷胸瀉心等。皆為輕下之法也。○雄按傷寒化熱。固是陽邪濕熱凝滯者。大便雖不乾結。黑如膠漆者。有之。豈可自為陰邪。謂之濁邪可也。惟其誤為陰邪。故復接溫脾湯下寒實之例。而自謂下陽虛之濕熱。為深得仲景心法。真未經臨證之言也。似是而非。刪去不錄。

再人之體腕在腹上其地位處於中唐本作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證治之或糖餅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若泄其中有外邪未解表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腕中痞悶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俗唐本之杏蔻橘枳等是輕苦微平具流動之品可耳○此言苦白為寒不燥則有痰濕其黃白相兼灰白而不渴者皆陽氣不化陰邪壅滯故不可亂投若寒滑泄以

傷陽也其外邪未解而裏先結故苦黃白相兼而腕痞皆宜輕若微辛以宣通其氣滯也○雖按凡視溫證必察胸腕如拒按者必先開泄若苦白不渴多挾痰濕輕者橘蔻薑藶重者枳實連夏皆可用之雖舌絳神昏但胸下拒按即不可率投涼潤必參以辛開之品始有效也右第四章○唐本併以第十一章連為一章今訂正之連上章皆申明邪在氣分之治法而分別營衛氣血

之淺深身形肥瘦之陰陽皆色黃白之寒熱可謂既詳且盡矣而下又申言察苔以辨證真千古開塵謬也

再唐本無前云舌黃或渴唐本此下有當用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中有虛象唐本作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其臍以上為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邪已入裏矣唐本無表證必無或十只存一唐本作或存亦要唐本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三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唐本此有若未見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唐本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為滿或寒濕錯雜為痛或氣壅為脹又當以別法治之唐本有舌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無根者為浮垢刮之即去乃無形濕熱而胃無結實之邪故云有中虛之象若妄用攻瀉傷內則表邪反陷為難治矣即使有此等舌苔亦不宜用攻瀉之藥又如濕為陰邪脾為濕土故脾陽虛則濕聚滿腹按之不堅雖見各色舌苔而必滑色黃為熱白為寒總當扶脾燥濕為主熱者佐涼藥寒者非大溫其濕不能去也若氣壅為脹皆有虛寒熱之不同更當辨別以利氣和氣為主治也○雖按右第五章唐本移作第六章今訂正之章氏所釋白為寒非大溫其濕不去是也然若雖白而不燥遺煩悶其口中和舌如口中自覺黏膩則濕漸化熱僅可用厚朴檳榔等若辛微溫之品口中苦渴者邪已化熱不但大溫不可用必改用淡滲苦降微涼之劑矣或渴喜熱飲者邪雖化熱而痰飲內盛也宜溫膽湯加黃連楊云原論已極鄭重周詳此更辨別疑似細極毫芒可見心粗膽大者非必真學問

以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可也唐本可也熱初入營即舌絳苔黃其不甚厚者邪結未深故可清熱以辛開之藥從表透發舌滑而舌未傷得以化汗而解若津傷舌乾雖苔薄邪輕亦必秘結難出故當先養其津津回舌潤再清餘邪也○雖按右第六章唐本移作第七章今訂正之此二章論黃苔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各證治法之不同

再論其熱入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綠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世衛邊營兩和可也。純絳鮮色者包絡受病糖

開須用牛黃丸四十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為痲也。○何報之曰溫熱病一發便壯熱煩渴舌正赤而有白苔者雖

滑即當清裏切忌表藥。絳者指舌本也黃白者指舌苔也古本通心脾之氣血心主營營熱故舌絳也脾胃為中土邪入胃則

生苔如地上生草也然無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即胃中之生氣也楊云論舌苔源甚佳若光滑如鏡則胃無生發之氣如不毛

之地其土枯矣胃有生氣而邪入之其苔即長厚如草根之得穢濁而長發也故可以驗病之虛實寒熱邪之淺深輕重也脾胃

統一身之陰陽營衛主一身之氣血故脾又為營之源胃又為衛之本也苔兼白屬氣故其邪未離氣分可用世衛透營仍從

表解勿使入內也純絳鮮澤者言無苔色則胃無濁結而邪已離衛入營其熱在心包也若平素有痰必有舌苔雖按絳而澤者實因有痰故不甚乾燥也問若胸悶者尤為痰據不必其心虛血少者舌色多不鮮赤或淡晦無神邪陷多危而難治於此可卜

吉凶也若邪火盛而色赤直牛黃丸痰濕感而有垢濁之苔者宜至寶丹略參雄按右第七章唐本移為第八章今訂正之連

下二章辨論種種舌絳證治是統風溫濕溫而言也

再色絳而舌中心乾者乃心胃火燥劫燥津液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

也乃上焦氣熱燥津急用涼膈散四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慎勿用血藥以滋膩難散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

有津液此津虧濕熱重鬱將成濁痰蒙蔽心包也熱已入營則舌色絳胃火燥液則舌心乾如黃連石膏於犀角生地等藥中以

清營熱而救胃津即白虎加生地之例也雖按此神章八其舌四邊紅而不絳中兼黃白而渴故知其熱不在血分而在上焦氣

分當用涼膈散清之勿用血藥引入血分反難解散也蓋胃以通降為用若營熱蒸其胃中濁氣成痰不能下降反上熏而蒙蔽

心包望之若乾捫之仍濕者是其先兆也雄按右第八章唐本與第九章顛倒亂今訂正之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挾熱而搏此語雖其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濕當加入散血之品如虎珀丹參桃仁丹

皮等不爾瘀血與熱為伍阻遏正氣遂變如發狂之證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若紫而乾晦者腎肝色泛也難治何報之曰

酒毒內蘊舌必深紫而赤或乾潤若淡紫而帶青滑則為寒證矣須辨舌紫而暗暗即晦也捫之潮濕不乾故為瘀血其晦而乾

者精血已枯邪熱乘之故為難治皆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見於舌變化紫晦故曰肝肝色泛也雖按此舌雖無邪熱亦難治酒毒衝心急

酒毒衝心急

酒毒衝心急

潮本可平
投補益也

又不拘何色舌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搽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生芒刺者。若必焦黃或黑。無苔者。舌必深絳。其苔白或淡黃者。胃無大熱。必無芒刺。或舌尖或兩邊有小赤。原是營熱鬱結。當開泄氣分。以通營清熱也。上焦熱極者。宜涼膈散四主。雄按秦皇士云。凡渴不消水。脈滑不數。亦有舌苔生刺者。多是表邪挾食。用保和加竹瀝萊服。汁或梔枝加枳實並効。若以寒涼抑鬱。則謔語發狂。愈甚。其則口燥不語矣。有斑疹內伏。連用升提。而不吐。用消導。而斑出。神清者。若蜜脛油膩。與邪熱斑毒。紐結不解。唇舌焦裂。口臭牙痛。煩軟昏沉。與以尋常消導。病必不解。使用清裏。其熱愈甚。設用下奪。其死更速。惟用升麻葛根湯。以宣發之。重者非升麻清胃湯。不能清理腸胃血分中之膏梁積熱。或再如山查檳榔。多有生者。愚謂病從口入。感證夾食為患者。不少。秦氏者。傷寒大白。於六法外。特補消導一門。未為無見。所用萊菔汁。不但能消痰食。即燥火閉鬱。非此不清。用得其當。大可起死回生。郭雲臺極言其功。余每與海蛇同用。其功益愈。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濕盛也。或有傷痕血逆者。必明曾經極危。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為枯證。從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劑內。則舌脹自消矣。何報之曰。凡中宮有痰飲水血者。舌多不燥。不可誤認為寒也。三焦升降之氣。由脾鼓運。中焦和則上下氣順。脾氣弱則濕自內生。濕盛而脾不健。連濁壅不行。自覺悶極。雖有熱邪。其內濕盛。而舌苔不燥。當先開泄其濕。而後清熱。不可投寒涼。以閉其濕也。神情清爽。而舌脹大。故知其邪在脾胃。若神不清。即屬心脾兩臟之病矣。邪在脾胃者。唇亦必腫也。雄按右第十章。唐氏折首節為五章。次節為第十二章。末節為第十三章。今並訂正。

再唐本作舌上白苔粘膩。吐由濁厚涎沫。口必甜味也。唐本作其為脾癰病。唐本作此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省頭草唐本作藜藜芳草。辛散以逐之。則退。唐本若舌上苔如驗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膜原達出矣。脾癰而濁。泛口甜者。更當視其舌本。如紅赤者。為熱當辛通苦降。以泄濁。如色淡不紅。由脾虛不能攝涎而上泛。當健脾以降濁也。苔如驗者。濁結甚。故當急開泄。恐內閉也。雄按濁氣上泛者。涎沫厚濁。小洩黃赤。脾虛不攝者。涎沫細

粘小洩清白。見證迥異。虛證宜溫中。以攝液。如理中四主。或四君四主。加益智之類可也。何亦以降濁為言乎。疏矣。右第十一章。唐氏併入第四章。今訂正之。此二章。辨別種種白苔證治之殊。似兼疫證之舌苔。而詳論之。試釋之。則白苔不必盡屬於寒也。若唐本無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不渴肢寒。知挾陰病。唐本勝二句。如口渴煩熱。唐本三句。而平時胃燥。舌唐本無。也不可攻。

溫熱經緯 卷二

之若燥者糖本此下有不潤者甘温扶中。此何唐本此下故外露而裏無也。○凡黑苔大有虛實寒熱之不同即

黃白之苔因食酸味其色即黑尤當問之。按此名染苔食椒椒能黑食枳枳能黃之類皆不可不知也。其潤而不燥或無苔如煙煤者正是腎水來乘心火

其陽虛極矣若黑而燥裂者火極變水色如焚木成炭而黑也虛實不辨死生反掌耳燥而虛寒證雖見黑苔其舌色。雄按更

有陰虛而黑者苔不甚燥口不甚渴其舌甚赤或舌心雖黑無甚苔垢舌本枯而不甚赤證雖煩渴便秘腹無滿痛神不甚昏俱

宜壯水滋陰不可以為陽虛也若黑苔望之雖燥而生刺但渴不多飲或不渴其邊或有白苔其舌本淡而潤者亦屬假熱治宜

温補其舌心並無黑苔而舌根有黑苔而燥者宜下之乃熱在下焦也若舌本無苔惟共黑燥為心火自焚不可救藥。○右第十

二章唐本移為第十四章今訂正之。

若糖本無舌黑而滑者水來克火為陰證當温之。若見短縮此腎氣竭也為難治欲救之糖本如人參五味子炮糖本作萬一舌

黑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糖本此下燥而中心厚痞。按此字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何報之曰暑熱證夾血多

有中心黑潤者勿誤作陰證治之。○黑苔而虛寒者非桂附不可治佐以調補氣血隨宜而施若黑燥無苔胃無濁邪雖按非無

購故當瀉南方之火補北方之水。仲景黃連阿膠湯四主之黑燥而中心厚者胃濁邪熱乾結也宜用硝黃鹹苦下之矣。○雄按

右第十三章唐本移為第十五章今訂正之。此二章言黑苔證治之區別也。○又按茅雨人云凡起病發熱胃悶偏舌黑色而潤

外無險惡情狀此胸膈素有伏痰也不必張皇止用薤白栝蒌桂枝半夏一劑黑苔即退或不用桂枝即枳殼栝蒌亦效。

舌淡紅無色者或乾而色不榮者當是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十三不可用寒涼藥。何報之曰紅嫩如新生望之

似潤而燥渴殆甚者為妄行汗下以致津液竭也。○淡紅無色心脾氣血素虛也更加乾而色不榮胃中津氣亦亡也故不可用

苦寒藥炙甘草湯養氣血以通經脈其邪自可漸去矣。○雄按右第十四章唐氏移為第十一章今訂正之。此章言虛多邪少之

人舌色如是當培氣液為先也。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緣者溫度病初入膜原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陷而入為險惡之病且見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

小心凡斑疹初見須用紙糊照見胸背兩脅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為斑或雲頭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為疹又宜見而不宜見多按

方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極熱黑者胃爛然亦必看外證所合方可斷之。○溫度白苔如積粉之厚其穢濁重也舌本紫絳則

邪熱為濁所閉故當急急透解此五度中之濕度又可主以達原飲亦須隨證加減不可執也舌本紫絳熱閉營中故多成斑疹

斑從肌肉而出屬胃疹從血絡而出屬經其或斑疹齊見經胃皆執然邪由膜原入胃者多或兼風熱之入於經絡則有疹矣小

見則邪閉故宜見多見則邪重故不宜多。但斑疹亦有虛實虛實不明舉手殺人。故先生辨之如後。○雄按溫熱病舌絳而白苔滿布者宜清肅肺胃。更有伏痰內感神氣昏者宜開痰為治。黑斑藍斑亦有可治者。余治胡李權姚祿皆二案。載續編徐月巖一案。附曾大父隨筆中。

然而春夏之間濕病俱發疹為甚。且其色要辨。唐本無此句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非虛斑即陰斑。或胸微見數點面赤冷。或下利清穀。此陰感格陽於上而見當溫之。○此專論斑疹。不獨溫疫所有且有虛實之別也。然火不鬱不成斑疹。若虛火力弱而色淡四肢清者微冷也。口不甚渴脈不洪數其非實火可徵矣。故曰虛斑。若面赤足冷下利清穀。此陰寒感格拒其陽於外。內真寒外假熱鬱而成斑。故直名為陰斑也。須附桂引火歸元。誤投涼藥即死。實火誤補亦死。最當詳辨也。

若斑色紫唐本有衄衄小點者心包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黑斑而光亮者熱勝毒感。唐本有雖屬不治若其人氣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尚可救。若黑而晦者必死。若黑而隱隱四旁赤色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或可救者。若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斑屬血者恒多疹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塘淋下預宜神情清爽為外解裏和之意。如斑疹出而昏者正不勝邪內陷為患。或胃津內涸之故。○此論實火之斑疹也。點小即是從血絡而出之疹。故熱在心包。點大從肌肉而出為斑。故熱在胃黑而光亮者元氣猶充。故或可救。黑暗則元氣敗必死矣。四旁赤色其氣血尚活。故可透發也。斑疹夾雜經胃之熱各隨其部而外泄。熱邪入腎本屬氣分。見斑則邪屬於血者多矣。疹從血絡而出本屬血分。然邪由氣而閉其血方成疹也。必當兩清氣血以為治也。既出而反神昏則正不勝邪而死矣。○雄按右第十五章詳論溫疫中斑疹證治之不同。唐氏移為第十六章。今訂正之。

再有一種白痞小粒如水晶色者。楊云平人夏月亦開有之此濕邪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或未至久延傷及氣液。乃濕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或白如枯骨者多凶。為氣液竭也。○雄按濕熱之邪鬱於氣分失於輕清開泄。幸不傳及他經而從衛分發白痞者。治當清其氣分之餘邪。邪若久鬱雖化白痞而氣液隨之以泄。故宜甘濡以補之。苟色白如枯骨者雖補以甘藥亦恐不及也。○右第十六章唐氏移為第十七章。今訂正之。○楊按濕熱素感者多見此證。然在溫病中為輕證。不見有他患。其白如枯骨者未經開泄不敢臆斷。○汪按白痞前人未嘗細論。此條之功不小。白如枯骨者余曾見之。非惟不能救并不及救。故俗醫一見白痞輒以危言恐嚇病家。其實白如水晶色者絕無緊要。吾見甚多。然不知甘濡之法。反投苦燥升提。則不枯者亦枯矣。

再溫瀉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為腎之餘韻為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皆走其地病深動血結辦於上陽血者色必紫紫如乾漆陰血者色必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為主陰血若見救腎為要然豆瓣色者多險若證還不逆者尚可治否則難治矣何以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腎主骨齒為骨之餘故齒浮齦不腫者為腎火水虧也胃脈絡於上齦大腸脈絡於下齦皆屬陽明故牙齦腫痛為陽明之火若濕入胃則必連及大腸血循經絡而行邪熱動血而上結於齦紫者為陽明之血可清可瀉黃者為少陰之血少陰血傷為下竭其陽邪上亢而氣厥逆故為難治也○雄按右第十七章唐氏移作第十八章今訂正之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若無汗惡寒衛偏勝也辛涼泄衛透汗為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為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心火上炎也急急清心救水俟枯處轉潤為安○胃熱盛而反惡寒者陽內鬱而表氣不通故無汗而為衛氣偏勝當泄衛以透發其汗則內熱即從表散矣凡惡寒而汗出者為表陽虛腠理不固雖有內熱亦非實火矣齒燥有光者胃津雖乾腎氣未竭也如枯骨者腎亦敗矣故難治也上半截潤胃津養之下半截燥由腎水不能上滋其根而心火熾灼故急當清心救水仲景黃連阿膠湯主四王之

若齧牙齧齒者濕熱化風痙病但齧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若齧牙而脈證皆衰者虛胃無穀以內榮亦齧牙也何以故耶虛則喜實也舌本不縮而較而牙關齧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即欲作瘵證用酸物擦之即開木來泄土故也○牙齒相齧者以內風鼓動也但齧不齧者熱氣盛而絡滿牙關緊閉也若脈證皆虛胃無穀養內風乘虛襲之入絡而亦齧牙虛而反見實象是謂虛則喜實當詳辨也又如風痰阻絡為邪實其熱感化風欲作瘵者或由傷陰而挾虛者皆當辨也○雄按右第十八章唐氏移作第十九章今訂正之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濕濁用事多死而初病齒縫流血痛者胃火衝激也不痛者龍火內熾也齒焦無垢者死齒佳有垢者腎熱胃刻也當微下之或玉女煎四逆清胃救腎可也○齒垢由腎熱差胃中濁氣所結其色如灰糕則枯散而津氣俱亡腎胃兩竭惟有濕濁用事故死也齒縫流血因胃火者出於齦胃火衝激故痛不痛者出于牙根腎火上炎故也齒焦者腎水枯無垢則胃液竭故死有垢者火盛而氣液未竭故審其邪熱甚者以調胃承氣微下其胃熱腎水虧者玉女煎清胃滋腎可也○雄按右第十九章唐氏移作第二十章今訂正之以上三章言溫熱諸證可驗齒而辨其治也真發從來所未發是於舌苔之外更添一秘訣並可垂為後世法讀者苟能觸反則豈僅能辨識溫病而已哉

再婦人病溫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四物加減用之謂護胎為要恐來害娠如熱極

用井底泥蓋布浸冷覆蓋腹上等皆是保護之意但亦要看其邪之可解處用血脈之藥不靈又當省察不可認板法然須步步保

護胎元恐損正邪胎也○保護胎元者勿使邪熱入內傷胎也如邪猶在表分當從開達外解倘執用四物之說則反引邪入內輕

病變重矣楊明此釋故必審其邪之淺深而治為至要也若邪熱逼胎急清內熱為主如外用泥布等蓋覆恐致邪內走反與胎

礙更當詳審勿輕用也總之清熱解邪勿使傷動其胎即為保護若助氣和氣以達邪猶可酌用其補血脈藥恐反逼其邪也按

此說固見然究是議藥不議病矣如且內經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

而止不可過也故如傷寒陽明實證亦當用承氣下之邪去則胎安也蓋病邪淺則在經深則在腑而胎繫於臟攻其經腑則

邪當其藥與臟無礙雄按此釋極通而竟忘却溫熱傳毒入血之證本若妄用補法以閉邪則反害其胎矣倘邪已入臟雖不用

藥其胎必殞而難保雄按亦須認板法非謂血藥無不可用之證也若妄用補法以閉邪則反害其胎矣倘邪已入臟雖不用

之說以故要在辨證明析用法得當非區區四物所能保胎者也故先生曰須看其邪之可解處不可認板法至哉言乎

至於產後之法按方書謂慎用苦寒恐傷其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證用之亦無妨也不過勿犯下焦且

屬虛體當如虛法人病邪而治總之無犯實實虛虛之禁況產後當氣血淋漓之候最多空實邪勢必乘虛內陷處處受邪為難治

也雄按余醫案中所載產後溫徐洄溪曰產後血脫亦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證亦不禁用而世之庸醫誤信產後宜溫之說不

論病證皆以辛熱之藥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我見其多惟葉案中絕無此弊足徵學有淵源○魏柳州曰近時專科及庸

手遇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為事殺人如麻雄按不挾溫熱之邪者吳鞠通曰產後溫證固云治上不犯中然藥反不可過輕須

用多備少服法中病即已所謂無糧之師利於速戰若畏產後虛法用藥過輕延至三四日後反不能勝藥矣

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糖本打血室少陽傷寒言之詳悉不必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四元提出所陷熱

邪參乘糖本打扶胃氣以衝脈隸屬陽明也此與唐本虛者為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從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

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者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

氣滯者如香附陳皮枳殼等沈月沈用柴胡秦元引香附枳殼原林枳殼當歸芍藥益母草木通黃芩名和然熱陷血室之證多

有讞語如狂之象防是陽明胃實唐本下有側旁氣痲痺連有及字胸背皆拘束不遂唐本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

何以故耶陰主重濁絡脈被阻唐本下有側旁氣痲痺連有及字胸背皆拘束不遂唐本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

溫熱經緯卷三

心包胸中有唐本下痛即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臣十如海蛤桃仁原是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看此字無
此方大有巧手糖酥作故錄出以備學者之用此糖酥無數動未詳或數字是變字之誤更俟明者正之衝脈為血室肝所主其脈
起於氣街氣街陽明胃經之穴故又隸屬陽明也邪入血室仲景分淺深而立兩法其邪深者云如結胃狀讞語者刺期門隨其
實而瀉之是從肝而泄其邪亦即陶氏之所謂血結胸也其邪淺者云往來寒熱如瘧狀而無讞語用小柴胡湯是從膽治也蓋
往來寒熱是少陽之證故以小柴胡散提少陽之邪則血室之熱亦可隨之而外出以肝膽為表裏故深則從肝淺則從膽以導
泄血室之邪也今先生更詳證狀併采陶氏王氏之法方與仲景各條合觀誠為精至周至矣其言小柴胡湯惟虛者為合法何
也蓋傷寒之邪由經而入血室其胃無邪故可用參朮若盛熱之邪先已犯胃後入血室故當去參朮惟胃無邪及中虛之人方可
用之耳雄按世人治瘧不論其是否為濕熱所化而一預知傷寒之用小柴胡湯者正防少陽經邪乘虛入胃故用參朮先助胃
以禦之其與濕熱之邪來路不同故治法有異也王按此謂溫熱之邪與傷寒來路不同故治法有異是也至云傷寒胃中無邪
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有異也云云防少陽之邪乘虛入胃財似未安夫傷寒傳經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故
陽明不受邪者亦豈有防少陽之邪倒傳陽明之理乎○雄按溫邪熱入血室有三證如經水適來因熱邪陷入而搏結不行

者此宜破其血結若經水適斷而邪乃乘血舍之空虛以襲之者宜養營以清熱其邪熱傳營逼血妄行致經未當期而至者宜
清熱以安營○右第二十章唐氏移作第二十一章其小引云溫證論后二十則乃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
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詞多詰屈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口大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為條達前後少為移
極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章氏詮釋亦從唐本雄謂原論次序亦既并非有條而詞句之間並不
難讀何必移前撮後紊其章法兩第三章如王女煎去其如字之類殊失廬山真面目矣茲悉依華本訂正之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春溫一證由冬令收藏未固昔人以冬寒內伏藏於少陰入春發於少陽以春木內應肝膽也寒邪深伏已經化熱昔賢以黃芩湯
為主方若寒直清裏熱熱伏於陰苦味堅陰乃正治也知溫邪忌散不與暴感門同法若因外邪先受引動在裏伏熱必先至涼以
解新邪湯注王上繼進苦寒以清裏熱況熱乃無形之氣時醫多用消滯攻治有形胃汁先涸陰液劫盡者多矣雄按新起引動伏
熱證○徐洄溪曰皆正論也○章虛谷曰或云人身受邪無不即病未有久伏過時而發者其說甚似有理淺陋者莫不遵信為然
不知其悖經義又從而和之夫人身內臟腑外營衛於中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五絡六百五十七穴細微幽奧曲折難明
今以一郡一邑之地匪類伏匿猶且不能覺察況人身經穴之淵遠隱微而邪氣如烟之漸熏水之漸積故如內經論諸痛諸積

皆由初感外邪伏而不覺以致漸浸入內所成者也安可必謂其隨感即病而無伏邪者乎又如人之痘毒其未發時全惡不覺何以又能伏耶由是言之則素問所言冬傷寒春溫病非調語矣○雄按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小兒之多溫病何耶良以冬度而失閉藏耳夫冬豈年年皆燥歟因父母以姑息為心惟恐其凍往往衣被過厚甚則戕之以裘絮富家晚多天雖天令潛藏而真氣已暗為發泄矣溫病之多不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先賢亦從未道及也汪按惟洞洪嘗

風溫者春月受風其氣已溫雄按此語其地冬月天燥所感經謂春病在頭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傷此手太陽氣分先病失治則入手厥陰心包絡血分亦傷蓋足經順傳如太陽傳陽明人皆知之肺病失治逆傳心包絡人多不知者俗醫見身熱效喘不知肺病在上之旨妄投荆防柴葛加入枳朴杏蘇服于查麥橘皮之屬輒云解肌消食有見痰喘使用大黃礞石痰痰丸大便數行上熱愈結幼稚穀少胃薄表裏皆辛化燥胃汁已傷復用大黃大苦沉降丸藥致脾胃陽和傷極變驚癇莫救者多矣○自注

風溫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溫忌汗初病投劑宜用辛涼若雜入消導發散徐云煩對不但與肺病無涉刻盡胃汁肺之津液上供頭目清靈徒為熱氣熏蒸鼻乾如煤目暝或上竅無淚或熱深肢厥狂躁溺澀胸高氣促皆是肺氣不宣化之徵斯時若以肺藥少加一味清降使藥力不致直趨腸中雄按所謂非舉也而上痺可開諸數自爽無如市醫僉云結胸皆用連薑柴枳苦寒直降致閉塞愈甚告斃者多○又此證初因發熱喘嗽首用辛涼清肅上焦徐云如薄荷連翹牛蒡象貝桑葉沙參槐皮薑皮粉若色蒼熱勝煩渴用石膏竹葉辛寒清散痧疹亦當宗此若日數漸多邪不得解徐云論如薄荷連翹牛蒡象貝桑葉沙參槐皮薑皮眼鼻數無涕淚諸數欲閉其勢危急必用至寶丹四二或牛黃清心丸四十徐云急非此不可病減後餘熱只甘寒清養胃陰足矣

春月暴燥忽冷先受溫邪繼為冷束效嗽痰喘最多辛解涼溫口用一劑大忌絕穀若甚者宜晝夜豎抱勿倒三四日徐云夫輕為效重為喘喘急則鼻掀胸挺○自注春溫皆冬季伏邪詳於大方諸書幼科亦有伏邪雄按按有大小治從大方雄按感則一治明於治溫者矣况如科乎然暴感為多如頭痛惡寒發熱喘促鼻塞聲重脈浮無汗原可表散春令溫舒辛溫宜少用陽經表藥最忌混亂

至若身熱效嗽有痰之證只宜肺藥清解瀉白散五如前胡牛蒡薄荷之屬消食藥只宜一二味雄按此為有若二便俱通者消食少用須辨表裏上中下何者為急施治○又春至溫煖風溫極多溫變熱最速若風散風寒消食劫傷津液變證尤速沈

- 初起效嗽喘促通行用 薄荷研碎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表解熱不清用 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表解熱不清用 黃芩 連翹 桑皮 花粉 地骨皮 川貝 知母 山梔

日受初四日連日酷熱異常如此死者道路相但看面垢齒燥二便不通或瀉不爽為是大忌誤認傷寒也陰邪或指暑中有濕
按余以神犀丹元子紫雪六十二方救之極效

右暑厥雄按王節齋云夏至後病為暑相火令行感之自口齒入傷心包絡經其則火熱制金不能平木而為暑風張

幼犯斷乳納食值夏月脾胃主氣易於壯膨泄瀉足心熱形體日瘦或煩渴喜食漸成五疳積聚當審體之強弱病之新久有餘者

疏胃清熱食入黃色白或不化健脾佐消導清熱若濕熱內鬱壅積腹痛此導滯驅蟲微下之緩調用肥兒丸之屬

右熱疳

夏季秋熱小犯泄瀉或初愈未愈滿口皆生疳蝕嘗有阻塞咽喉致危者此皆在裏濕感生熱熱氣蒸灼津液不生濕熱偏傷氣分

治在上焦或佐淡滲徐云頰世俗常到西瓜翠衣治疳餘取其輕揚滲利也

右口疳

夏季濕熱鬱蒸脾胃氣弱水穀之氣不運濕著內蘊為熱漸至浮腫腹脹小水不利治之非法水濕久漬逆行犯肺必生咳嗽喘促

甚則坐不得卧俯不得仰危期速矣大凡喘必生脹脹必生喘方書以先喘後脹治在肺先脹後喘治在脾亦定論也金匱有風水

皮水石水正水黃汗以分表裏之治河間有三焦分消子和有度積逐水皆有與義學者不可不潛心體認難以弊述聞近代世俗

論水濕喘脹之證以內經開鬼門取汗為表治分利小便潔淨府為裏治經旨病能篇謂濕滯滿皆屬於脾以健脾燥濕為穩治

治之不效技窮束手矣不知凡病皆本乎陰陽通表利小便乃宣經氣利腑氣是陽病治法煖水臟溫脾胃補土以驅水是陰病治

法治肺脾以輕開上治脾必佐溫通若陰陽表裏乖違臟真自瀉陰陽不運亦必作脹治以通陽乃可奏績如局方禹餘糧丸六一

甚至三焦受阻必用分消腸胃壅塞必有下奪然不得與傷寒實熱同例擅投硝黃枳朴擾動陰氣若太陰脾臟飲濕阻氣溫之補

之不應欲用下法少少甘遂為丸可也徐云亦其治實證選用方法備采雄按葉氏景岳發揮有因喘而腫者以清肺為要之論宜

包變呢更危陳遠公云用杏仁神各一兩白木卷木各三錢

喘脹備用方徐云太極葶藶大棗湯五五瀉白散五五大順散六十牡礪澤瀉散空三五苓散三二越婢湯空四甘遂半夏

湯六五控涎丹空六空五子五皮湯空八子桂苓湯空九禹功丸空十茯苓防己湯空十一中滿分消湯空十二小青龙

湯七五木防己湯空十五

吐瀉一證幼犯脾胃受傷健變驚搐最多徐云此證若是不正穢氣觸入或口食生冷套用正氣散七六六和湯空五積散

之類正氣受傷肢冷呃忒嘔吐自利用錢氏益黃散（十）有痰用星附六君子湯（十一）理中湯（十二）等倘熱氣深伏煩

渴引飲嘔逆者連香飲（十三）黃連竹茹橘皮半夏湯（十四）熱閉神昏用至寶丹（十五）寒閉用朱復丹（十六）

桂或用麝香今之香餅（十七）治瀉亦祖此意其平胃散（十八）胃苓湯（十九）亦可（二十）亦可用（二十一）

而瀉於水者但可云出之於水不可云出之於陰火也（二十二）惟方書雖有痰食寒熱瘴癘之互異幼穉之瘧多因脾胃受病而發者雖

瘧之為病由暑而發者居多（二十三）雖按可謂一言扼要奈世俗惟方書雖有痰食寒熱瘴癘之互異幼穉之瘧多因脾胃受病而發者雖

大人之瘧無不病於脾胃以暑多蒙濕脾為土然氣怯神昏初病驚痛厥逆為多在夏秋之時斷不可認為驚痛大方瘧證須分十

二經與痰證相等若幼科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參或香薷葛根之屬（二十四）雖按舉世無不爾不知柴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致變虛矣（二十五）

柴葛之弊二語見林北海重刊張司農治暑全幼穉純陽暑為熱氣（二十六）雖按在天為暑在地為熱故暑即熱之氣也昔人謂有陰暑者

合葉氏引用原非杜撰洵深妄評殊欠攷也（二十七）幼穉純陽暑為熱氣（二十八）雖按在天為暑在地為熱故暑即熱之氣也昔人謂有陰暑者

併二氣而也暑證證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十九）二進必愈其冷食不運有足太陰脾病見證初用正氣（三十）

或用辛溫如草果生薑半夏之屬（三十一）雖按切記此是治暑之法方書謂草果治太陰獨勝之寒知母治陽明獨勝之熱瘧久色奪唇白汗多

餘弱必用四獸飲（三十二）正則雄按邪去而用此藥陰虛內熱必用鼈甲首烏知母便漸瘳者忌用久瘧營傷寒勝如薑桂擬初中未瘳閉用藥於

左（三十三）雄按葉氏景岳發揮內所論瘧痢諸候宜參

初病暑風濕熱癘藥

腕痿悶 枳殼 桔梗 杏仁 厚朴（三十四）瓜蒌皮 山梔 香豉

頭痛宜辛涼輕劑 連翹 薄荷 赤芍 羚羊角 蔓荊子 滑石（三十五）

重則用石膏 口渴用花粉 煩渴用竹葉石膏湯（三十六）

熱甚則用黃芩 黃連 山梔

夏季身痛屬濕羌防辛溫宜忌宜用木防已蠶砂（三十七）雖按巨暑熱邪傷初在氣分日多不解漸入血分反渴不多飲唇舌絳赤赤連膏

知不應必用血藥量佐清氣熱一味足矣 輕則用青蒿 丹皮 銀汗 犀角 竹葉心 元參 鮮生地 細生地 木通（三十八）亦能 竹葉（三十九）王按此乃淡竹葉 草按此與竹葉心別 若熱久痞結瀉心 湯選用

夏月熱久入血最多蓄血一證徐云危謔語昏狂看法以小便清長大便必黑為是桃核承氣湯心為要藥瘧多用烏梅以酸

泄木安土之意雄按邪未用常山草果乃刮其太陰之寒以常山極走使二邪不相併之謂徐云兼治瘧疾內用人參生薑白

露薯飲九十一以固元一以散邪取通神明去穢惡之義雄按此邪而正總之久瘧氣餒凡壯膽氣皆可止瘧未必真有瘧鬼

不必凡患瘧疾皆有崇也又瘧疾既久深入血分或結瘧母籠甲煎丸二設用煎方活血通絡可矣徐忠可云幼兒未進

穀食者患瘧久不止用水糖濃湯余試果驗徐云亦一單方汪按水糖用秋露水煎尤良雄

痢疾一證古稱瀉下蓋裏有滯濁而後下也但滯在氣滯在血冷傷熱傷而滯非一今人以滯為食但以消食併令禁忌飲食而已

近按更有拘泥喫不死之疾病一言不論病屬何邪邪之輕重強令納食以致劇者夫瘧痢皆起夏秋都因濕熱鬱蒸以致脾胃

水穀不運濕熱灼氣血為黏膩先痛後利利後不爽若偶食瓜果水寒即病未即變為熱先宜辛溫疏利之劑雄按雖未必即

而施治法未可選以為寒證也余見多矣故謹贊之若腹血幾十行丹痛後重初用宣驅熱如芩連大黃必如甘草以緩之非

如傷寒黃堅須用芒硝鹹以與堅直走破泄至陰此不過若能勝濕寒以逐熱足可却病古云行血涼血如丹皮桃仁延胡黑查

歸尾紅花之屬導氣如木香檳榔青皮枳朴橘皮之屬世俗通套不過如此蓋瘧傷於經猶可延接痢關乎臟誤治必危證之大

法先明體質強弱肌色蒼嫩更詢起居致病因由初病體實實前法可遵久病氣餒神衰雖有腹痛後重亦宜詳審不可藥以

攻積清毒施治噤口不納水穀下痢都因熱升濁攻必用大苦如芩連石蓮清熱人參輔胃益氣熱氣一開即能進食瘧實頻

頓進二三日徐云人參必同清熱小兒熱病最多者以體屬純陽六氣著人氣血皆化為熱也雄按大人雖非純陽而陰虛飲

食不化蘊萎於裏亦從熱化矣然有解表已復熱攻裏熱已復熱利小便愈後復熱卷陰滋清熱亦不除者張李明謂元氣無所

歸著陽浮則條熱矣六神湯元主之

秋深初涼穉年發熱效嗽雄按大人證似春月風溫證但溫乃漸熱之稱涼即漸冷之意春月為病猶是夏令固密之餘秋令感傷

恰值夏月發泄之後其體質之虛實不同徐云通人但溫自上受燥自上傷理亦相等均是肺氣受病世人誤認暴感風寒混投三

陽發散津劫燥甚喘急告危若果寒涼外束身熱痰嗽只宜葱豉湯臣或蘇梗前胡杏仁枳殼之屬僅一二劑亦可更有粗工亦

知熱病與瀉白散臣如芩連之屬不知愈苦助燥必增他變當以辛涼甘潤之方氣燥自平而愈慎勿用苦燥劫燥胃汁雄按夏

所以代暑之證多於代寒也秋燥一證氣分先受治肺為急若延綿數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輕浮肺藥可治須審體質證端古謂治病

當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耳沈堯封曰在天為燥在地為金燥亦五氣之一也雄按以五氣而論則燥為涼邪陰液則燥乃其本

氣但秋燥二字皆從火者以秋承夏從火之餘說

未息也若火既就之陰竭則燥是其標氣治分濕潤涼潤二法。張金曰從革故本氣病少標氣病。悉燥萬物者莫燻乎火故火未
多此聖人制字之所以從火而內經云燥者潤之也。海峯云燥氣勝復片言而析是何等筆力。悉燥萬物者莫燻乎火故火未
有不燥而燥未有不從火來。溫熱二證論火即所以論燥也。若非論燥仲景條內兩渴字從何處得來且熱病條云口渴渴明將
燥字點出喻氏云古人以燥熱為暑故用白虎湯主治此悟微之言也。明乎此則溫熱二證火氣兼燥夫復何疑。雖按今人以暑
中有濕皆
喉語也
○徐洄溪曰此卷論議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傳得古人之真詮而融化之不僅名家可稱大家矣。敬服敬服。
黃退菴曰先生乃吳中之名醫也如習幼科後學力日進擴充其道於內科一門可稱集大成焉。論溫暑雖宗河間而用方工細
可謂青出於藍但欲讀其書者須先將仲景以下諸家之說用過工夫然後探究葉氏方意所從來庶不為無根之萍也。○雄按
葉氏醫案乃後人所輯惟此卷幼科要略為先生手定華氏刻於醫案後以傳世徐氏以為字字金玉奈大方家視為幼科治法
不過附庸於此集皆不其當意而習幼科者謂此書為大方之指南更不過而問焉即關發葉氏如東扶鞠通虛谷者亦皆忽略
而未之及也予謂雖為小兒說法大人豈有他殊故於溫熱論後附載春溫夏暑秋燥諸條舉一反三不僅為活幼之慈航矣

海寧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評
仁和趙慶瀾笛樓參 烏程汪曰植謝城評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雄按此與下篇相傳為陳師所著究難致實姑從俗以標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苦熱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盲蒙昧不明醫門

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今嚴寒陽

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

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

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

不藏精也雄按喻氏春夏之病皆起於冬至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即春必病溫之語亦

是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雄按此論冬不藏精春易病溫

之溫是其蔽也陳氏此篇與鞠通條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馮證是也

有伏氣之溫熱二家竟未細釋毋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矣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臟

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中原本論治法原有區別界甚嚴後人不察問知所獨是西北地高土燥風

寒之為病居多雄按亦不盡然東南地卑水濕濕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

傷寒之法不可用治溫熱也夫溫者燬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

同乘列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按亦有道逐蓋風不兼寒即為風火濕雖化熱終屬陰邪

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自昔仰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雄按此者

風濕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效噴瀉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燄多風雄按

在冬初也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謂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

應風溫內熱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瀉效噴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

溫氣經緯卷四

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具而非專為風溫

敘證也風溫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以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

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厥後變見之證非溫病固有之

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鶩爛狀時瘳瘳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

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非冬春外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然從

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

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為

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溫病神聖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

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

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嗽痰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感壅逼頻效頻出停留

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火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

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

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此溫邪之

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雄按苔黃不甚燥者黃亦具見於胸

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桔葉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渴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

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燥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

竅包絡之虞雄按嘔且悶麥冬未可即投嫌其滋也汪按徐洵溪謂麥冬能滿肺氣非實嗽所宜是也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

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行荔枝把葉則妙矣楊云藥細極微芒

風溫證身熱咳嗽口渴下利苦黃謾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枳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通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利被傷寒論下利謾語者有燥矢
也宜大承氣湯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
謾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汪按升提 雄按傷寒為
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
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必下利與此正同故溫病多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
專於治利矣况有咳嗽胸痞之兼證豈葛根豆卷枳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
豬膚白蜜治溫病下利萬意卓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
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燥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
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燥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
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
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菴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病日
以劇將治未矣父執猶又文志其字矣似 是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
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矣待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前三大椀置
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竿蔗漿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
遂以漸愈時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餬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鑠乃從事於景岳
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尚在因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
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咳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為風疹楊云白疹乃肺胃
無亦與風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濕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濕熱相合流連不解日
數雖多乃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
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汪按前說即白如水晶色之白 雄按白疹即白痞也雖挾濕

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荊防之可再表楊云此濕亦不宜易滑石葦葉通草楊云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

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濕證身熱咳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荊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九曲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

為佳汪按方附見

風濕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唇腫氣麤煩躁舌絳齒板痰效甚至神昏譫語下利黃水者風濕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斑間有生者楊云為根冬俱此風濕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

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

風濕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喘

吼而聲如曳鋸喉

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此風濕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楊云仍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濕證身熱目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清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

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鼻鼾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灼胃熱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滙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雄按宜如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濕證身熱痰效口渴神迷手足瘳癱狀若驚癩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澆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

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癱瘓驚癩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瘧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雄

按可加元參梔子綠瓜絡

風濕證熱渴煩悶昏憤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竅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

寶之屬泄熱通絡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竅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

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竅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

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

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

此濕熱在脾 胃之表證也 其所以下于太陽者 以太陽為寒水之腑 主一身之表 雄按肺為天包 地外而處於上 膀胱為水水環地柱而處

之揚云此注奇情至理 所謂語必驚人 總近情也 風寒必自表入 故屬太陽 雄按陳亮師云 風為陽邪 首及肺經 寒為陰邪 先

十一之二 如仲景條內之麻黃湯 小豆湯 明主證是也 由口鼻入者 十之八九 必由口鼻而入 陽明為水穀之海 太陽為濕土之

臟故多陽明 太陽受病 濕熱暑重 則歸太陽 陰明 經絡外通肌肉 內近胃腑 即三焦之門戶 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 雄按此與葉氏

合論邪由上受 直趨中道 故病多歸脾原 章云 脾原者 外通肌肉 內近胃腑 即三焦之門戶 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 雄按此與葉氏

膜原乃人膈內之膜也 然邪之由鼻入者 必先由三焦之門戶而入 胃中為內之邪 必由三焦而入 脾肌肉所屬 云細經此言則

病大異 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 溫病則景所論原由外入 口鼻之邪 必先由胃而入 脾肌肉所屬 云細經此言則

日祖家 宋言又以此篇為別 豈非自呈 倘一妄人 手明其前 臆自疑是也 濕熱乃陽明太陽同病也 雄按此與葉氏

言不及脈者 以濕熱之證 脈無定體 或洪或緩 或伏或細 各隨證見 不拘一格 故難必一定 定之脈 拘定後人 眼目也 陽明熱盛 或見

各證 隨見也 濕熱之證 陽明必兼太陽 陰者 徒知臟腑相連 濕土同氣 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 比例少陰 不藏木火內燔

風邪外襲 表裏相應 故為溫病 此即經言冬不藏精 春發溫病 先由內傷 而後外感 陰中人多有之 皆必兼少陰 陰中人多有之 皆必兼少陰

矣 太陽內傷 濕飲停聚 客邪再至 內外相引 故病濕熱 濕熱主為胃行 津液者 也 脾傷而不健 運則濕飲停聚 故曰脾虛生內此皆

先有內傷 再感客邪 非由腑及臟之謂 若濕熱之證 不挾內傷 中氣實者 其病必微 雄按此與葉氏

再飢勞而病者 亦屬內傷 挾濕標本同病 然勞傷傷脾 為不足 濕飲停聚 為有餘 則脾氣因滯 而少健 運則濕飲停聚 故曰脾虛生內此皆

之飢傷而脾饑 勞傷而脾乏 者 則彼尤不足 而此尚有餘 也 後所以內傷外感 孰多孰少 孰實孰虛 又在臨證時 權衡矣

人改飢飽 勞逸為飢飽 勞役不但脾證 不明于字 義亦不協 矣 所以內傷外感 孰多孰少 孰實孰虛 又在臨證時 權衡矣

二濕熱證 惡寒無汗 身重頭痛 脾虛按脈 下項濕在表 宜管香香 常老活 蒼木皮 薄荷 牛蒡子 等味 頭不痛者 去羌活 雄按此與葉氏

根痛 牛蒡子 有葛 自注 疔 身重惡寒 濕濕傷陽之表 證頭痛 必挾風邪 故如羌活 不獨勝濕 且以祛風 楊云 濕宜葛 雄按此與葉氏

不必言 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 章云 惡寒而不發熱 故為陰濕 雄按濕濕故可用羌活 羌活以發其表 設暑熱者 三味皆為禁藥

連篇累牘 皆是影響 謂之誤夫 文政運後 人茲概從 剛免滋斷 說 痛濕在肌肉 不為雄按吳汗解 宜滑石 大豆黃卷 茯苓 皮 蒼木皮 蒼

三濕熱證 有汗出 二字 惡寒發熱 身重關節疼 胸痞按脈 三下有 痛濕在肌肉 不為雄按吳汗解 宜滑石 大豆黃卷 茯苓 皮 蒼木皮 蒼

香薷 鮮荷 藿白 通草 桔梗 等味 不惡寒者 去蒼木皮 雄按此與葉氏

更加關節疼痛 乃濕邪初犯 陽明之表 而即清胃脫之熱者 不欲濕邪之鬱 熱上蒸 而欲濕邪之淡 滲下走 耳此乃陽濕傷表之

更加關節疼痛 乃濕邪初犯 陽明之表 而即清胃脫之熱者 不欲濕邪之鬱 熱上蒸 而欲濕邪之淡 滲下走 耳此乃陽濕傷表之

霍亂也猶未如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世邪而胃液不止汗者熱邪愈熾探吐之況他人乎

五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瘧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鉤藤銀花露鮮薑蒲至寶丹四上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汪按宜從吳本蓋花露清靈上條言瘧此條言厥溫暑之邪本傷陽氣雄按此謂邪之初感也及至熱極逼入營陰凡在氣不能清解必至通營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世邪平肝為務雄按皆非也

六濕熱證發瘧神昏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胸膈宜仿涼膈散四三若大便數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仿承氣微下之例雄按云曰宜仿白散下散人細當詳慎不可孟浪攻瀉蓋濕熱蘊結氣

熱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腸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雄按白濁舌苔必老黃或或東燥若邪或脹滿不得下頂二木健牌燥濕否則牌氣臨下利不止即變陰證蓋濕重屬太陰證必當扶脾也雄按苔色白滑不渴蓋陽明是為太陰濕證豈可雖下但宜厚朴枳實等溫中化濕為治若陽明之邪假陽明為出路一言真治濕熱病之金鑑也湯蓋陽明以下行為順邪既犯之謂可宜五瀉攻瀉瀉不宜截其出路故溫熱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濕也

七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瘧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薑蒲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方此條乃瘧厥中之最重者上為胸悶下挾熱利斑疹瘧厥陰陽皆因獨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為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自焚而免也雄按此治宜用竹瀝為妙此證紫雪丹神犀丹元十六皆可代也

八濕熱證寒熱如瘧瘧按吳本下有舌若濕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樸檳榔草果藿香蒼木半夏乾葛蒲六一散玉芩等味雄按吳胡柳柳香瘧由暑熱內伏秋涼外束而成若夏月勝理大開毛竅疏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證發作者以膜原為陽明之半表半裏熱濕阻遏則營衛氣爭證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仿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東一由內濕阻也半表半裏如少陽之在陰陽交界處而營衛之氣內出於胃脾脾胃相阻則營衛不和而發寒熱似瘧之證矣

九濕熱證數日後腕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三維按宜桂枝香薷薄荷鮮荷葉枇杷葉佩蘭葉雄按濕熱初起腕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三維按宜桂枝香薷薄荷鮮荷葉枇杷葉佩蘭葉雄按濕熱初起腕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三維按宜桂枝香薷薄荷鮮荷葉枇杷葉佩蘭葉

中所書之佩蘭乃爛草之類不可入藥也汪按蘭即白芷草神性之瀉即本草之蘭花前人辨之已極明確不必致疑矣古人所謂香薷取非指花香而今之蘭花瀉非香明非古之瀉也醫者疑古藥品之瀉正知備者疑古食品之蠶蠶皆不通古今之蘆共用其取其宜也冬瓜仁等味雄按吳本此濕熱已解餘邪蒙蔽清胃氣不舒宜用極輕清之品以宣上焦陽氣若

投味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涉矣雄按章氏謂輕劑專為其人體弱而設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謂濕熱或謂痰氣流行當服何
去毛淨錫炒香池湯飲之取苦香藥飛為消痰余謂葉訛人醫案存真載其高祖天士先生紫云天氣鬱勃泛潮常以批把葉試
氣故為溫熱暑濕之要藥肺胃消痞邪不為寒若所服可惡夏流時方名病除則建詞葉竹葉冬瓜蘆根皆主清氣解此條須
與第三十一條參看彼初起之實邪故宜涌泄投此輕劑不相合矣文須與後條參看治法有上中之分臨證者實之解後條邪
者為實工其心故有便溺澀語中焦離
心遂故無如其古黃邪盛亦有發澀語者

十濕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蘆薈杏仁杏仁枳殼枳椇金匱木厚朴草果半夏乾薑蒲佩藜藿六一散
五十九楊云俱可用但須擇一雄按吳本胸痞下白杏仁蒼米厚朴草果半夏 濁邪上干則胸悶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中焦
二味對證者用之不必並用雄按吳本胸痞下白杏仁蒼米厚朴草果半夏 宜加瓜蒌香肉菜服子人解此疑亦後

氣分故多開中焦氣分之藥雄按吳本胸痞下白杏仁蒼米厚朴草果半夏 宜加瓜蒌香肉菜服子人解此疑亦後
十一濕熱證數日後雄按吳本胸痞下白杏仁蒼米厚朴草果半夏 宜加瓜蒌香肉菜服子人解此疑亦後
辨有神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弱赤脾不轉津則口渴總由太陰濕勝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為治
然兼證口渴胸痞須佐入桔梗杏仁大豆黃卷開滯中上源清則流自潔不可不知雄按此則本條胸痞二字當從吳本增入

味可疑也汪按此篇多有後人評語傳寫屬 以上三條俱濕重於熱之候 濕熱之邪不自表而入故無表裏可分謂由濕中
無表裏之分亦 而未嘗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閉治消渴亦分三焦者是也夫熱為天之氣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有淺深當別 而未曾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閉治消渴亦分三焦者是也夫熱為天之氣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得濕而愈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易患濕熱發其汗則濕熱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合為一而成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上流下當三焦分治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不能蒙蔽清陽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若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悉化為壯火而三焦相火
有不起而為瘧者哉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名兼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再引肝風痙厥立至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不辨暑證之按溫與否而輕重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溫燥以劉津液者宜鑑斯言至其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為水穀之海稟食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為
必由之路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雄按此明熱由暑之謂濕為地之氣熱

多若不解下傳之胃而內陷於心包絡之末條之後讀此可證其邪由氣分而入營更進一層受之氣必先入腑此云志屬陽明不從經世
夢能解下傳之胃而內陷於心包絡之末條之後讀此可證其邪由氣分而入營更進一層受之氣必先入腑此云志屬陽明不從經世
入胃解之意始聞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先傷其胃液其繼邪感三焦更欲資取於胃液司命者可不為陽明顧慮哉此不

善讀書一月... 丁香服... 十六濕熱證... 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當合參... 水故嘔

十七濕熱證... 肺胃不和最易致嘔... 能通也... 覺實矣... 極其長... 逆衝上... 十八濕熱證... 但知暑傷肺氣則肺虛而不知暑滯肺結則肺實... 用人參... 喘嗽... 以通也... 早以散... 同此蓋... 甚麻吉... 十九濕熱證... 去木煎飲... 佐以元米湯... 葉等味... 按用冬... 二十濕熱證...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一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二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蘇葉三分... 兩味煎湯... 肺胃不和... 能通也... 覺實矣... 極其長... 逆衝上... 十八濕熱證... 但知暑傷肺氣則肺虛而不知暑滯肺結則肺實... 用人參... 喘嗽... 以通也... 早以散... 同此蓋... 甚麻吉... 十九濕熱證... 去木煎飲... 佐以元米湯... 葉等味... 按用冬... 二十濕熱證...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一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二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蘇葉三分... 兩味煎湯... 肺胃不和... 能通也... 覺實矣... 極其長... 逆衝上... 十八濕熱證... 但知暑傷肺氣則肺虛而不知暑滯肺結則肺實... 用人參... 喘嗽... 以通也... 早以散... 同此蓋... 甚麻吉... 十九濕熱證... 去木煎飲... 佐以元米湯... 葉等味... 按用冬... 二十濕熱證...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一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二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蘇葉三分... 兩味煎湯... 肺胃不和... 能通也... 覺實矣... 極其長... 逆衝上... 十八濕熱證... 但知暑傷肺氣則肺虛而不知暑滯肺結則肺實... 用人參... 喘嗽... 以通也... 早以散... 同此蓋... 甚麻吉... 十九濕熱證... 去木煎飲... 佐以元米湯... 葉等味... 按用冬... 二十濕熱證...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一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二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蘇葉三分... 兩味煎湯... 肺胃不和... 能通也... 覺實矣... 極其長... 逆衝上... 十八濕熱證... 但知暑傷肺氣則肺虛而不知暑滯肺結則肺實... 用人參... 喘嗽... 以通也... 早以散... 同此蓋... 甚麻吉... 十九濕熱證... 去木煎飲... 佐以元米湯... 葉等味... 按用冬... 二十濕熱證...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一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二十二濕熱證... 濕熱胸痞... 濕熱傷營... 養陰為本...

味脾被世人但知小茶胡湯一法而不分傷寒濕暑之病何也法按高根若不若以丹皮赤芍易之謂陽明病下血脈弱者此為熱入血室即指男子而言故無經水適來之語熱入血室不獨婦女男子亦有之不第涼血併須解毒然必重劑乃可奏功

三十三熱證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營分走竄欲泄宜大劑犀角生地赤芍丹皮連翹紫草茜根銀花等味無之丹皮雖涼血而氣香走泄能發寒性血熱而用者宜之又善動輕胃弱者勿用熱逼而上下失血汗血勢極危而猶不即壞者以毒從血出生機在是大進涼血解毒之劑以救

陰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後須進參耆薑後乃得宜按善後汗血即張氏所謂肌衄也內經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方中當增入鹹寒之味此說未知何人所註亦甚有理也汪按可加牡蠣并有止汗之功不嫌其溫此證乃後人所附評語未詳原

氣極易傷營故有是證章氏乃云此篇所謂濕熱即是暑也然則此條不曰濕熱而曰熱者又是何病耶夫寒暑二氣易經即以往來對待言之矣後之妄逞臆說者真是冷熱未如辛甫云辨得極是

三十四濕熱證七八日口不渴聲不出與飲食亦不却雖按吳本通明默默不語神識昏迷進辛香涼泄苦香逐微俱不效此邪入汗有厥陰主客渾受宜仿吳又可三甲散百醉地龍蟲醋炒薑甲土炒穿山甲生蠶蠶按吳本茶胡桃仁泥等味暑濕先傷

陽分然病久不解者必反於陰陰陽兩困氣純血滯而暑濕不得外泄雖按按章氏以此為論自註然疊以暑濕二氣並言以一笑余恐後學迷感遂深入厥陰絡脈凝滯使一陽少陽生不能動生氣有降無升心主阻遏靈氣不通所以神不清而昏迷

默默也破滯通瘀斯絡脈通而邪得解矣海昌許益齋云此條即傷寒門百合病之類趙以德張路玉陶厚堂以為心病徐忠可以為肺病本論又出厥陰治法良以百脈一宗悉致其病元氣不佈邪氣淹留乃祖仲景法用真類靈動之物鼈甲入厥陰用

柴胡引之俾陰中之邪盡達於表蠱入血用桃仁引之俾血分之邪盡泄於下山甲入絡用蠶蠶引之俾絡中之邪亦從風化而散緣病久氣鈍血滯非拘拘於恒法所能愈也汪按此有神昏一證可知其非百合病矣故與百合病異治百合病宜治肺為是

三十五濕熱證口渴苔黃起刺脈弦緩蠶繭古鞭謹語皆不知人兩手搯榻津枯邪滯宜鮮生地蘆根生首烏鮮稻根等味若脈有力大便不通大黃亦可加入雖按吳本林無此條汪胃津刻奪熱邪內據非潤下以泄邪則不能達故仿承氣之例以甘涼易苦寒正

恐胃氣受傷胃津不復也

三十六濕熱證發瘧懷空神昏妄言苔乾黃起刺或轉黑色大便不通者熱邪閉結胃腑宜用承氣湯六下之雖按此下十一撮

空一證昔賢謂非大實即大虛虛則神明渙散將有脫絕之虞實則神明被逼故多撥亂之象今古苔黃刺乾澀大便閉而不通

其為熱邪內結陽明腑熱顯然矣使事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不能除胃中蘊結之邪故假承氣以通地道然舌不乾黃起刺者不可投也雖按第二十八條有曾開泄下等之文則濕熱病原有可下之證惟濕未化燥腑實未結者不可下耳下之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則則不止如已燥結至下奪至則始瀉兼發神明散寒病腸燥液乾可挽回較被傷寒之下不嫌遲去死

更速也論 承氣用硝黃所以逐陽明之燥火實熱原非濕熱內滯者所宜用然胃中液津為熱所耗甚至極空燥亂舌苔乾

黃起刺此時胃熱極盛胃津告竭濕火轉成燥火故用承氣以攻下承氣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陰氣於一緩也濕溫病至此亦危矣哉汪按治溫熱與傷寒異而溫熱多與傷寒同 雄按董履翁云外感之邪既不得從元腑透達則必向裏而走空際而十二臟腑之中惟胃為

水穀之海其上有口其下有口最虛而善受故諸邪皆能入之邪入則胃實矣胃實則津液乾矣津液乾則死矣楊乘六云此言

道盡感證致死根由彼肆用風燥之劑刻液夫人生命者正坐不知此義耳余謂凡治感證須先審其胃汁之盛衰如邪漸化熱

即當濡潤胃腑俾得流通則熱有出路液自不傷斯為善治若恃承氣湯為健頭爛額之客詎非曲突徙薪之不早也楊云煉修

楊與論數十年然後悟出存津液三字而其用藥仍偏辛燥不知其所悟者何在得玉英反復申明迷者庶可大悟乎汪按此條語語破的楊評亦妙存津津液固為治溫暑諸證之要務然非專恃承氣湯急下存津一法也

二七 濕熱證壯熱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脈洪大而長者此太陰之濕與陽明之熱相合宜白虎加蒼朮湯一百二熱渴自汗陽明之

熱也胸痞身重太陽之濕兼見矣脈洪大而長知濕熱滯於陽明之經故用蒼朮白虎湯以清熱散濕然乃熱多濕少之候雄按

云暑不秋濕白虎湯仲景用以清陽明無形之燥熱也胃汁枯涸者如人參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參湯雄按

者不加濕雄按身中素有痺氣者如桂枝以通絡名曰桂枝白虎湯九而其實意在清胃熱也是以後人治暑熱傷氣身熱而

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參湯熱渴汗泄肢節煩疼者亦用白虎加桂枝湯胸痞身重兼見則於白虎湯中加入蒼朮以理太陰之濕

寒熱往來兼集則於白虎湯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半裏之邪雄按余治暑邪喘或熱渴汗泄而凡此皆熱感陽明他證兼見故

用白虎清熱而復各隨證以加減楊云此論極關活可苟非熱渴汗泄脈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證察脈最宜詳審也雄按熱

而脈虛者宜甘藥以養脾胃之津汪按若方加減之法雄按身涼不熱口渴不渴則為亡陽脫證非參附回陽不能挽救

二八 濕熱證濕熱傷氣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身熱氣高心煩渴黃口渴自汗脈虛者東垣用清暑益氣湯百一主治 同一熱渴自

汗而脈虛神倦便是中氣受傷而非陽明鬱熱清暑益氣湯乃東垣所製方中藥味頗多學者當於臨證時斟酌去取可也 雄

案此脈此證自宜清暑益氣以為治但東垣之方雖有清暑之名而無清暑之實觀江南仲治孫子華之案程杏軒治汪木工之

案可知故臨證時須斟酌去取也汪按清暑益氣湯雄按其用藥余每治此等證輒用西洋參石斛麥冬黃連竹葉荷桿知母

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以清暑熱而益元氣無不應手取效也汪按此方較東垣之方雄按此即千金生脈散也與第十八條同一肺病而氣粗短氣短有分則肺實與肺虛各異實則瀉而虛則補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脈則熱傷氣之脈

虛欲絕可知矣。注按脈虛為的驗若 雄按徐回溪云此傷暑之後存其津液之方也。觀方下治證無一字治暑邪者。庸醫以之治暑病誤之甚矣。其命名之意即於復脈湯內取用參麥二味。因止汗故加五味子。近人不論何病每用此方。收住邪氣殺人無算。用此方者須詳審其邪之有無不可徇俗而視為治暑之劑也。

四十 暑月乘涼飲冷陽氣為陰寒所遏皮膚蒸熱濕溼長寒頭痛頭暈有汗煩渴或腹痛吐瀉者宜香薷厚朴扁豆等味。注按香薷性汗者宜慎用此由避暑而感受寒濕之邪雖病於暑月而實非暑病昔人不曰暑月傷寒濕而曰陰暑以致後人清感胎謬匪輕

今特正之。其用香薷之辛溫以散陰邪而發越陽氣厚朴之苦濕除濕邪而通行滯氣扁豆甘淡行水和中倘無惡寒頭痛之表證即無取香薷之辛香走竅矣。無腹痛吐利之裏證亦無取厚朴扁豆之疏滯和中矣。故熱渴甚者如黃連以清暑名四味香薷飲減去扁豆名黃連香薷飲。濕感於裏腹膨泄瀉者去黃連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飲。若中虛氣怯汗出多者加入參耆白木橘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飲。然香薷之用總為寒濕外襲而設。注按香薷猶冬月之用麻黃不可用以治不挾寒濕之暑熱也

四十 濕熱內滯大陰鬱之而為滯下其證胸痞腹瀉下墮窘迫腹血稠粘裏結後重脈與數者宜厚朴黃芩神麴廣皮木香檳榔紫胡煨葛根銀花炭荊芥炭等味。注按紫葛終燥不妥凡病身熱脈數是 古之所謂滯下即今所謂痢疾也。由濕熱之邪內伏大陰阻遏氣機以致太陰失健運少陽失疏達熱鬱滯遂失其常度。蒸為敗濁膿血下注肛門故後重氣壅不化乃數至圍而不能便。傷氣則下白傷血則下赤氣血並傷赤白兼下濕熱感極痢成五色。注按昔人有謂紅痢屬熱白痢屬寒者謬說也痢疾大則為 故用厚朴除濕而行滯氣檳榔下逆而破結氣黃芩清庚金之熱木香神麴疏中氣之滯葛根升下陷之胃氣紫胡升土中之木氣。注按蜜升無益而有害 熱侵血分而使血以銀花荊芥入營清熱。注按地榆炭丹 若熱感於裏當用黃連以清熱大實而痛宜增大黃以逐邪昔張潔古製芍藥湯以治血痢方用歸芍苓連大黃木香檳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藥名湯者蓋謂下血必調藏血之臟故用之為君不特欲其主中瀉木抑亦賴以斂肝和陰也。然芍藥味酸性斂終非濕熱內蘊者所宜服。注按芍藥甘草乃治痢疾腹痛之聖劑

者白芍酸斂滯邪斷不可投。注按初起用之亦無礙 此雖昔人已試之成方不敢引為後學之橋式也。雄按嘔惡者忌木香。後重非木香不能除則用無表證者忌柴葛。注按即 願味蓋胃以下行為順滯下者垢濁欲下而氣滯也。雜以升藥濁氣反上衝而為嘔惡矣。注按升清降濁則不至潔古芍藥湯之桂心極宜審用尚熱邪內感者雖有苓連大黃之監制亦恐其有跋扈之患

也若芍藥之酸不過苦中兼有酸味考本經原主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為斂肝氣破血中血結之藥仲聖於腹中滿痛之證多用之效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蓋大黃開腸結芍藥開陰結自便利者宜減則欲下而窒滯不行之痢正宜用矣楊云梔子藥湯治濕熱下利屢有奇效其功全在芍藥但桂心亦須除去為安王按酸收證尚且不足則治痢用之有柯韻忘乎

四十一痢久傷腸脈虛滑脫者真人養臟湯

加甘草當歸白芍 脾陽虛者當補而兼溫寒方中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疏滯

氣用歸芍必其陰分虧後故兼和營陰王按果條虛寒消脫宜溫今既云但痢雖脾疾久必傳腎以腎為胃關司下焦而開

竅於二陰也王按所傷者腎陰非腎陽也况火為土母欲溫土中之陽必補命門之火若虛寒甚而滑脫者當加附子以補陽不得雜

入陰藥矣王按虛寒消脫宜參附助火雄按觀此條似非一瓢手筆而注則斷非本人自注王按當亦後葉香巖夏月炎

熱其氣俱浮於外故為蕃秀之月過食寒冷鬱其暑熱不得外達王按亦有食不食食物厚味為內伏之火煨煉成積傷於血分則

為紅傷於氣分則為白氣滯不行火氣逼迫於肛門則為後重滯於大腸則為腹痛故仲景用下藥通之河間丹溪用調血和氣

而愈此時令不得發越至秋收斂於內而為痢也王按亦有夏月即痢者此理甚明何得誤認為寒而用溫熱之藥余歷證四十餘年治痢

惟以疏理推蕩清火而愈者不計其數觀其服熱藥而死者甚多王按余生平治痢必宗葉氏之論惟曾

之書所誤以殺人也王按可謂若口謀心無如世最久吾云痢疾投補太早錮塞邪熱在內久而正氣已虛邪氣猶盛欲補而濕

之則助邪欲清而攻之則愈清多致不救王按幸而不死亦必成休也徐洄溪云夏秋之間總由濕熱積滯與傷寒三陰之利不同王按

切後人竟用溫補殺人無算矚目傷懷尤拙吾云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由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多成

於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有熱證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有寒證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於陽而腫脹

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於陰而虛煩痿廢之疾起痢病純濕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痺泄瀉疏利過當中虛不復多作脾勞

此余所親見非臆說也或問熱則清而寒則溫是矣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苦溫燥其中濕熱

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清石之類王按利其下蓋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

更行清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合諸論而觀之可見痢久傷陽之證乃絕無而僅有者然則真人養臟湯須慎重而

審用矣猶謂其雜用陰藥豈未聞下多亡陰之語乎須知陽脫者亦由陰先亡而陽無依如蓋中之油乾則火滅也王按得明

四十二痢久傷陰虛坐努責者宜用熟地炭炒當歸炒白芍炙甘草廣皮之屬 裏結使便生久而仍不得使者謂之虛坐努責凡裏

血丸 卷四

結屬火居多。火性傳送至速，鬱於大腸，窘迫欲便，而使仍不舒。故痢疾門中，每用黃芩清火。甚者用大黃逐熱。若痢久，血虛血不足，則生熱亦急，迫欲便，但久生而不得便，耳此熱由血虛所生，故治以補血為主。裏結與後重不同。裏結者急迫欲便，後重者肚門重墜，裏結有虛實之分。實為火邪有餘，虛為營陰不足。後重有虛實之異。實為邪實下壅，虛由氣虛下陷。是以治裏結者有清熱養陰之別，治後重者有行氣升補之殊。虛實之辨不可不明。汪世辨析精細，尤當言金玉。雄按：番屬痢久而氣虛下陷者，始可參用升補。若初痢不挾風邪，久痢不因氣陷者，升藥不可輕用。故喻氏逆流挽舟之說，堯封斤為偽法也。

四十四 暑熱內襲，腹痛吐利，胸脘脈緩者，濕濁內阻，太陰宜縮脾飲。此暑濕濁邪傷太陰之氣，以致土用不宣。太陰告困，故以

芳香滌穢，辛燥化濕為制也。雄按：雖曰暑濕內襲，其實乃暑微濕感之證，故用藥如此。王按：此有麻葛可散，宜用五藥。

四十五 暑月飲冷過多，寒濕內留，水穀不分，上吐下瀉，肢冷脈伏者，宜大順散。暑月過於貪涼，寒濕外襲者，有香薷飲、寒濕內

侵者，有大順散。夫吐瀉肢冷脈伏，是脾胃之陽為寒濕所蒙，不得升越，故宜溫熱之劑，調脾胃，利氣散寒，然廣皮茯苓，似不可少。

此即仲景治陰邪內侵之霍亂，而用理中湯之旨乎。雄按：此條明言暑月飲冷過多，寒濕內留，水穀不分之吐利，宜大順散治之。是治暑月之寒濕病，非治暑也。讀者不可草率致誤。若肢冷脈伏，而有苔黃煩渴，亦便穢之兼證，即為暑熱致病，誤投

此劑，禍不旋踵。汪按：河漢論大順散，語見第五卷本方下。

四十六 腸痛下利，胸痞煩躁，口渴脈數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飲子。此不特濕邪傷脾，而且寒邪傷胃，煩躁數渴，極似陽邪

為病。惟數大之脈，按之豁然空，知其躁渴等證，為虛陽外越，而非熱邪內擾。故以此方冷服，俾下咽之後，冷氣既消，熱性乃發，庶熱氣與病氣無扞格之虞也。雄按：此證亦當詳審。如果虛陽外越，則其渴也必不嗜飲，其舌色必淡白，或紅潤而無乾黃黑

燥之苦。其便溺必澹白，而非穢赤。苟不細察，貽誤必多。醫師秘笈，僅載前三十五條。江白仙本與溫熱證言於三十五條止，採

二十條，而多後之十一條，且編次互異，無從訂正。偶於友人顧聽泉學博處，見鈔本濕熱條辨云：裏得於吳人陳秋垞督府者，雖

別無發明，而四十六條全列殆原稿次序。固如是耶？今從之。俾學者得窺全豹焉。又按喻氏云：濕溫一證，即蔽疫癘在內，一人

受之，則為濕溫，一方受之，則為疫癘。楊云：以下論治疫之法，綱領已具。余謂此即仲聖所云清濁互中之邪也。石頑亦云：時疫之

邪皆從濕土鬱蒸而發，土為受感之區。平時汗穢之物，無所不容，適當邪氣蒸騰，不異瘴毒之毒，或發於山川原陸，或發於河井

溝渠。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膜原，而至陽明之經。脈必右盛於左。蓋濕土之邪，以類相從，而犯於胃，所以右手盛也。陽明居太

陽之裏，少陽之外，為三陽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膜原，但覺背微惡寒，頭暈暈脹，胸膈痞滿，手指痠麻，此為時疫之報

陽之裏，少陽之外，為三陽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膜原，但覺背微惡寒，頭暈暈脹，胸膈痞滿，手指痠麻，此為時疫之報

陽之裏，少陽之外，為三陽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膜原，但覺背微惡寒，頭暈暈脹，胸膈痞滿，手指痠麻，此為時疫之報

陽之裏，少陽之外，為三陽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膜原，但覺背微惡寒，頭暈暈脹，胸膈痞滿，手指痠麻，此為時疫之報

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死者二十少者不下一十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兩三月胃氣虧之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或發表或攻下致變結胸發黃又以臨胸胸悶陳等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誤治而變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因以生平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云俞樾齋曰此即大兵之後繼以大疫之謂也觀此論而始曉然於勞役飢飽之病源誠哉其為內傷矣必如是之疫不宜涼瀉而宜溫養矣若白虎承氣達原飲正犯東垣所訶責也考其時為金天興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耳尋以疫後醫師僧道國戶賣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以助國用民生其時豈不苦極若太平之世民皆逸樂飽暖縱有勞役及飲食失節者不過經營辛苦之輩設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如是之疫絕無而恰合東垣內傷論之病亦甚少惟飽暖思淫慾凡逸樂者真陰每耗則外感病中之陰虛證反不少耳又按羅謙甫云總帥相公年近又旬南征過揚州停廣萬餘口內蓮美色室女近拜者四置於左右余曰新廣之人其驚憂之氣著於內加以飲食失節多致疾病近之則邪氣傳染為害最大况年高氣弱尤宜慎也總帥不聽至臘日班師大雪新廣人凍餒皆病頭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賀宴痛飲數次遂病脈沉細而弦三四動一止見證與新廣人無異三日而卒內經云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失時之和因而感邪其氣至骨可不畏哉俞樾齋曰按喻氏論疫引仲景辨脈篇中廿口脈陰陽俱緊者一節闡發其理為清邪中上從鼻而入於陽濁邪中下從口而入於陰在陽則發熱頭項強頸攣在陰則足膝逆冷使溺妄出大凡傷寒之邪由外廓而入故遽傳六經疫邪由口鼻而入故直達三焦三焦相溷內外不通致有口爛食斷聲啞咽塞癱腹下血臍築秋痛等變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使邪不能入若邪既入則以逐穢為第一義此與吳又可之論暗合較之李羅二家所述勞役憂驚凍餒致病者迥別然各有至理醫者須詳察病因諦參脈證而施治也正按據此則知疫病之因不一斷不能執一方以概治矣

惟云因病致死病氣屍氣混合不正之氣種種惡穢交結互滯人在其中無隙可避斯無人不病是誠諸疫所同然曩案積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醫禱不及後有外省人員到京能識此證者膝雲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色速刺出血可無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漸息是亦醫者所當知也蓋血出則疫毒外泄故得生也按又有羊毛瘋者病人心前背處有黑點如蛇淨盡乃愈又輟耕錄載元伯顏平宋後搜取大黃數十車滿載而去班師過淮停掠之民及降卒與北來大兵成病疫以大黃療之全活甚眾宋元通鑑載作耶律楚材滅夏之事則大黃洵治疫之妙品也又可瘟疫論贊大黃為起死神丹原非杜撰然則李羅二家之說又未可為兵後病疫之定法矣

汪按李羅二說雖非定法然亦不可不知近年所見頗有合於李羅之說者但謂之非正真治法則可醫家大抵各明一義全在善識書者融會貫通也蓋今世謂

治疫必宜溫熱之劑同屬陽論謂疫病無宜用溫熱者則又膏肓之見矣要在隨證施治用得其當耳

雄按續醫說云王宇泰謂聖散子方因東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

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勝計余聞石林避暑錄話云宣和間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算

醫頑廢之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瀕江多卑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之多效以是

通行於世遺禍無窮也宏治癸丑年吳中疫癘大作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徧施街衢併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

一生率皆狂躁昏昏而死噫孫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聖散子方中有附子良薑其苦豆蔻麻黃藿香等藥皆性味溫燥反助

熱邪不死何待苟不辨證而一概施治殺人利於刀劍有能廣此說以告人亦仁者之一端也余謂疫癘多屬熱邪如老君神明

散務成螢火丸倉公辟瘟丹子建殺鬼圓皆為禁劑設好仁不好學輕以傳人其禍可勝道哉王按曰辨證曰好學皆宜著眼此

治燥熱宜其殺人也即此論而反觀之則如遇寒濕之證而以治燥熱之方投之亦必殺人矣故博方者非輕淡之方乎總切切妄傳否則有利亦必有害也夫以東坡之淹博尚有誤信聖散子之事况下此

者乎今之搢紳先生涉獵醫書未經臨證率爾著書立說多見其不知量也王按曰漢有涉獵醫書說人論語皆切中

余師患疫病篇

雄按雖峯普濟方論外感諸疾有云四時之中有寒暑燥濕風五氣相搏善變諸疾今就五氣中分其清濁則暑燥為天氣係清

邪風寒濕為地氣係濁邪然則仲聖所云清邪中上者不惟霍亂之氣已而書傳兵火之餘難免遭亡之憾否則疫乃大證聖人

立論何其略耶後賢論疫各有精義亦皆本於仲聖清濁互中之旨若但中暑燥之清邪是淫熱為病治法又與嘉言又可異王

須知此篇乃專治燥熱之要後人從未道及惟秦皇士云燥熱疫邪肺胃先受故時行熱病見唇焦消渴者宜用白虎湯惜語

學書切記自不致誤用矣

馬未詳夫暑即熱也燥即火也金石不堪其流燂况人非金石之質乎徐后山柳屋外編嘗云乾隆甲子五六月間京都大暑冰

至五百丈一片熱死者無算尤門出觀日至于餘又紀文達公云乾隆癸丑京師大疫以景岳法治者多死以又可法治者亦不

驗桐鄉馮鴻臚星實姬人呼吸將絕桐城醫士投大劑石膏藥應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道光癸未吾鄉郭雲臺醫治針

經特采紀說以補治疫之一法然紀氏不詳姓氏讀之令人悵悵越五載毗陵莊樹亭官於長蘆重鑄疫疹一得書出始知紀氏

所目擊者乃余君師愚也原書初刻於乾隆甲寅而世鈔流行苟非莊氏幾失傳矣王按余氏以親所試驗者筆之於書補前人

之書非所樂聞間有信余氏之論者又不問是否燥熱為病隨手妄施以致誤人論者益復非妄作也無如此世嘗崇溫補余氏

行於時也至豈余氏之過哉昔王白田先生作石膏藥力開石膏以為受害者甚多豈知用之而殺人者善用之即可救人乎

余讀之雖純疵互見而獨識淫熱之疫別開生面洵補昔賢之未逮堪為仲景之功臣不揣疏庸節取而刪潤之纂作聖經之緯

論疫與傷寒似同而異 疫證初起有似傷寒太陽陽明證者然太陽陽明頭痛不至如破而疫則頭痛如劈况不能舉傷寒無汗

而疫則下身無汗。上身有汗。惟頭汗更盛。頭為諸陽之首。火性炎上。毒火盤踞於內。五液受其煎熬。熱氣上騰。如籠上熏蒸之露。故頭汗獨多。此又痛雖同。而汗獨異也。有似少陽而嘔者。有似太陽自利者。少陽之嘔。脇必痛。疫證之嘔。脇不痛。因有伏毒邪火干胃。毒氣上衝。頻頻而作。太陰自利。腹必滿。疫證自利。腹不滿。大腸為傳送之官。熱注大腸。有下惡垢者。有旁流清水者。有日及數十度者。此又證脈而病同也。

論斑疹。余每論熱疫不是傷寒。傷寒不發斑疹。或曰熱疫不是傷寒。固已。至云傷寒不發斑疹。古人何以謂傷寒熱未入胃。下之太早。熱乘虛入胃。故發斑熱已入胃。不即下之。熱不得泄。亦發斑。斯何謂歟。曰。古人以溫熱皆統於傷寒。故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難經分別五種之傷寒。傷寒論辨別五種之治法。既云熱入胃。縱非溫熱。亦是寒邪化熱。故可用白虎三黃化斑解毒等湯以涼解也。令人不悟此理。而因以自誤。誤人至論大者為斑。小者為疹。赤者胃熱。極五死。一生紫黑者胃爛。九死一生。余斷此死則又不在斑大小紫黑。總以其形之鬆浮緊聚為憑耳。如斑一出。鬆活浮於皮面。紅如珠點。紙黑如墨塗膚。此毒之鬆活外見者。雖紫黑成片可生。一出雖小如粟。緊聚有根。如履透針。如矢貫的。此毒之有根。錮結者。縱不紫黑亦死。苟能細心審量。神明於鬆浮緊聚之間。決生死於臨證之頃。始信余言之不謬也。

論治疫。仲景之書原有十六卷。今世祇傳十卷。豈疫疹一門。亦在遺亡之數歟。以致後世立說紛紛。至河間清熱解毒之論。出有高人之見。異人之識。其旨既微。其意甚遠。後人未廣其說。而反以為偏。馮氏錦囊亦云。斑疹不可發表。此所謂大中之至正之論。惜未暢明其旨。後人何所適從。又可辨疫甚。析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為傷寒。表證強發其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傷胃氣。斯語已得其奧妙。奈何以疫氣從口鼻而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飲三消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能忘昭熱疫志。驗首用敗毒散。（頁）去其牙。繼用桔梗湯。（三）同為舟楫之劑。治胸膈手六經邪熱。以手足少陽俱下。膈絡胸中三焦之氣。為火同相火遊行一身之表。膈與六經乃至高之分。此藥浮載亦至高之劑。施於無形之中。隨高下而退。胸膈及六經之熱。確係妙方。（汪按敗毒散似未盡安。宜慎用。）余今採用其法。減去硝黃。以熱疫乃無形之毒。難以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肺胃。先搗其高巢之害。而十二經之患。自易平矣。無不屢試屢驗。明者察之。

論治疹。疹出於胃。古人言熱未入胃而下之。熱乘虛入胃。故發斑熱已入胃。不即下之。熱不得泄。亦發斑。此指寒邪化熱。誤下失

下而言。若疫疹未經表下。有熱不一日而即發者。故余謂熱疫有斑疹傷寒無斑疹也。熱疫之斑疹發之愈遲。其毒愈重。一病即發。以其胃本不虛。偶染疫邪。不能入胃。猶之牆垣高大。門戶緊密。雖有小人。無從而入。此又可所謂達於膜原者。也有遲之四五

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虛受毒已深。即發表攻裏。過當胃為十二經之海。上下十二經都朝宗於胃。胃能布數十二經營養。有微毫髮之間靡所不貫。毒既入胃。勢必敷布於十二經。被害有微。使不有以殺其炎之勢。則百骸受其煎熱。不危何待。疫既曰毒。其為火也明矣。火之為病。其害甚大。土過之而焦。金過之而銹。木過之而焚。水不能勝。則涸。故易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古人所謂元氣之賊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如欲其苗之外透。非滋潤其根。何能暢茂。一經表散。燭灼火熾。如火得風。其熾不愈。熾乎熾。愈熾。苗愈過矣。疹之因表而死者。比比然也。其有表而不死者。乃麻疹風疹之類。有謂疹可治而斑難治者。殆指疫疹為斑耳。夫疫疹亦何難治哉。但人不知用此法也。

論疫疹之脈不能表下

疫疹之脈。未有不數者。有浮大而數者。有沉細而數者。有不浮不沉而數者。有按之若見者。此靈樞所謂

陽毒伏匿之象也。診其脈。即知其病之吉凶。浮大而數者。其毒發揚。一經涼散。病自霍然。沉細而數者。其毒已深。大劑清解。猶可撲滅。至於若隱若見。或全伏者。其毒重矣。其證險矣。此脈得於初起者。聞有傳於七八日者。頗多何也。醫者初認為寒。重用發表。先傷其陽。表而不散。繼之以下。又傷其陰。殊不知傷寒五六日不解法。在當下。猶必審其脈之有力者。宜之。疫熱乃無形之毒。病形雖似大熱。而脈象細數無力。所謂壯火食氣也。若以無形之火熱。而當硝黃之猛烈。熱毒焉有不乘虛而深入耶。怯弱之人。不為陽脫。即為陰脫。氣血稍能駕馭者。亦必脈轉沈伏。變證蜂起。或四肢逆冷。或神昏語。或鬱冒直視。或遺溺旁流。甚至舌卷囊縮。循衣摸床。種種惡候。頗類傷寒。醫者不悟。引邪入內。陽極似陰。而曰變成陰證。妄投參桂。如服毒。偏身青紫。口鼻流血。如未服熱藥者。即用大劑清瘟散毒飲。〔圓〕重加石膏。或可挽回。余因歷救多人。故表而出之。

論疹形治法

鬆浮酒於皮毛。或赤或紫或黑。此毒之外見者。雖有惡證。不足慮也。若紫束有根。如從皮裏鑽出。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見於胸背。此胃熱將爛之候。即宜大劑清胃散。兼涼其血。以清瘟散毒飲。〔圓〕加紫草。紅花。桃仁。歸尾。務使鬆活。色淡。方可挽回。稍存疑慮。即不能救。

論疹色治法

血之體本紅。血得其賜。則紅而活。榮而潤。敷布洋溢。是疹之佳境也。淡紅有美。有疵。色淡而潤。此色之上者也。若淡而不榮。或嬌而豔。乾而滯。血之最熱者。深紅者較淡紅為稍重。亦血熱之象。涼其血。即轉淡紅。色豔如臙脂。此血熱之極。

較深紅為更惡。必大用涼血。始轉深紅。再涼其血。而淡紅矣。紫赤類雞冠花。而更豔。較豔紅為火更盛。不急涼之。必至變黑。須服清瘟散毒飲。〔圓〕加紫草。桃仁。細碎。如粟米。紅者謂之紅砂。白者謂之白砂。疹後多有此證。乃餘毒未盡。最毒最惡。最美之境。愈後。既皮若初病。未認是疫。後十日半月。而出者。煩躁作渴。大熱不退。毒發於頤者。死不可救。

論發瘡 疫毒發斑毒之散者也。疫毒發瘡毒之聚者也。初起之時惡寒發熱紅腫硬痛此毒之發揚者但寒不熱平扁不起此毒之內伏者或發於要地發於無名發於頭面發於四肢種種形狀總是瘡證何以知其是疫毒所聚尋常瘡脈洪大而數疫毒之脈沈細而數尋常瘡證頭或不痛疫毒則痛頭如劈沈不能舉是其驗也。稽其證有目紅面赤而青慘者有忍汗忍嘔者有昏憤如迷者有身熱肢冷者有腹痛不已者有大吐乾嘔者有大泄如注者有謬語不止者有妄聞妄見者有大渴思水者有煩躁如狂者有喊叫時作若驚若惕者病能多端大率類是誤認尋常瘡證溫託妄施斷不能救。雄按暑濕發疫諸病皆能外發癰瘡然病人不自知其證發之由外科亦但見其外露之瘡因而誤事者最多。人亦僅知其死於外證也噫。

論妊娠病疫 母之於胎一氣相連蓋胎賴母血以養母病熱疫毒火熾於血中是母之血即毒血矣。若毒清其血中之毒則胎能獨無恙乎。須知胎熱則動胎胎涼則安母病熱疫胎自熱矣。竭力清解以涼血使母病去而胎可無虞。若不知此而舍病以保胎必至母子兩不保也。至於產後以及病中適逢經至當以類推若云產後經期禁用涼劑則誤人性命即在此言。

論悶證 疫疹初起六脈細數沈伏面色青慘昏憤如迷四肢逆冷頭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內攪腸欲吐不吐欲泄不泄男則仰臥女則覆臥搖頭鼓額百般不足此為悶疫斃不終朝如欲挽回於萬一非大劑清瘟散毒飲(二)不可醫即敢用病家決不敢服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含藥而亡雖然難矣哉。雄按所謂悶者熱毒深伏於內而不發露於外也。漸伏漸深入臟而死不倏終日也固已。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營分之毒再灌以此雪(三)清透伏邪使其外越(四)去精良或可挽回清瘟散毒飲何可試耶。汪按本方有暈抑而無宜透故決不可用

疫疹治驗 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時先惡寒而後發熱頭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攪腸嘔泄兼作大小同病萬人一轍有作三陽治者有作兩感治者有作霍亂治者迨至兩日惡候蜂起種種危證難以枚舉如此死者不可勝計良由醫者固執古方之所致也要之執傷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於病而死於藥不死於藥而死於執古方之醫也。疫證乃外來之淫熱非石膏不能取效且醫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勝熱以水勝火投之百發百中五月間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赴診叩其證狀錄方授之互相傳送活人無算癸丑京師多疫即汪副憲馮鴻臚亦以余方傳送服他藥不效者並皆霍然。故筆之於書名曰清瘟散毒散(五)隨證加減詳列於後。雄按吳門顧松園(六)靖遠因父患熱病為庸醫投參附所殺於是發憤習醫寒暑靡聞者閱三十年嘗著醫鏡十六卷徐侍即秉義為之序稱其簡而明約而該切於時用而必效惜無刊本余求其書而不得近見桐鄉陸定園進士冷廬醫話載其治法汪續功陽明熱證主白虎湯(七)每劑石膏用三兩兩服熱頓減而偏身冷汗肢

冷發喉郡中著名老醫謂非參附弗克回陽諸醫和之羣諱白虎再投必斃顧引仲景熱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陽證之變厥萬中無一之說諄諄力辯諸醫固執不從投參附回陽斂汗之劑冷益多而體益冷反詆白虎之害微陽脫在旦暮勢甚危舉家驚惶復求顧診仍主白虎用石膏三兩大劑二服汗止身溫再以前湯加減數服而痊因著辨治論以為溫熱病中宜用白虎湯並不傷人以解世俗之惑陸進士云此說與師愚之論合且醫鏡中佳方不少其治虛勞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麥冬龜板龍眼肉玉竹茯苓山藥人乳吳醫量講乃屬之汪繼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豈顧著醫鏡一書為汪氏所竊取耶附及之以質博雅汪按虛者肺中必有邪寒冬主竹不宜用

疫證條辨

一頭痛目痛頰似傷寒然太陽陽明頭痛不至於傾側難舉而此則頭痛如劈兩目昏昏勢若難支總因火毒連於二經毒參陽位用釜底抽薪法徹火下降其痛立止其疹自透宜清虛散毒飲見增石膏元參加菊花誤用辛涼表散燻灼火熾必轉悶證

二骨節煩疼腰如被杖骨與腰皆經所屬其痛若此是淫熱之氣已流於腎經宜本方增石膏元參加黃柏誤用溫散死不終朝

三熱宜和不宜躁若熱至偏體炎較之昏沈肢冷者而此則發揚以其氣血尚堪勝毒一經清解而疹自透要施發表以至內伏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皮苓連

四有似乎靜而忽躁有似乎躁而忽靜謂之靜躁不常較之顛狂彼乃發揚而此嫌鬱遏總為毒火內擾以致坐卧不安宜本方增石膏犀角黃連

五竅從陽主上寐從陰主下胃為六腑之海熱毒壅遏阻隔上下故火擾不寐宜本方增石膏犀角黃連加琥珀雄按火擾不寐何必琥珀若欲導下可用木通

六初病周身如冰色如蒙垢滿口如霜頭痛如劈飲熱惡冷六脈沈細此陽極似陰毒之隱伏者也重清內熱使毒熱外透身忽大熱脈轉洪數煩躁譫妄大渴思冰證雖甚惡尚可為力宜本方增石膏丹皮犀角黃連若遇庸手妄投歸附藥不終劑死如服毒

七四肢屬脾至於逆冷雜證見之是脾經虛寒元陽將脫之象惟疫則不然通身大熱而四肢獨冷此烈毒鬱遏脾經邪火莫透重清脾熱手足自溫宜本方增石膏雄按四肢逆冷在雜證不僅脾經虛寒在疫經亦非毒壅脾經增石膏原是清胃胃氣行則肢

八筋屬肝賴血以養熱毒流於肝經斑疹不能尋竅而出筋脈受其衝激則抽惕若驚宜本方增石膏丹皮加藤草

九雜證有津液枯涸水不上升咽乾思飲不及半杯而此則思冰飲水百杯不足緣火毒蒸於內非冰水不足以救其燥非石羔不足以制其燥庸工猶戒生冷病家奉為至言即溫水亦不敢與以致唇焦舌黑宜本方增石羔加花粉

十四時百病胃氣為本至於不食似難為也而非所論於疫經此乃邪火犯胃熱毒上衝頻頻乾嘔者有之旋食旋吐者有之胃氣一清不必強食自無不食矣宜本方增石膏加枳殼雄按熱壅於胃者不知飢強進粥糜反助邪氣雖粒米不進而病勢未衰者不可疑為胃敗也若乾嘔吐食則本方之甘桔丹皮皆不可用加竹茹枇杷葉半夏之類

十一胸膈乃上焦心肺之地而邪不易犯惟火上炎易及於心以火濟火移熱於肺金被火灼其燥愈甚胸膈鬱遏而氣必長吁矣宜本方增連桔枳殼薤仁雄按邪火上炎固能鬱遏肺氣而為膈滿第平素有停痰伏飲者或起病之先兼有食滯者本方地芍未可浪投臨證須辨別施治惟蘆根汁既清燥火之閉鬱亦開痰食之停留用得其宜取效甚捷

十二昏悶無聲者心之氣出於肺而為聲竅因氣閉氣因毒滯心迷而神不清竅閉而聲不出宜本方增石膏犀角豨連加羚羊角桑皮雄按桑皮雖走肺而無通氣宣竅之能宜用馬兜鈴射干通草之類清神化毒常紫雪(五)之類

十三胃氣弱者偏寒偏熱水停食積皆與真氣相搏而痛此言尋常受病之源也至於疫證腹痛或左或右或痛引小腸乃毒火衝突發泄無門若按尋常腹痛分經絡而治之必死如初起祇用敗毒散(四)或涼膈散(四)加黃連其痛立止雄按疫證腹痛固與雜證迥殊然夾食夾痰夾疝因病疫而宿疾兼發者亦正多也臨證處方豈可不為顧及

十四筋肉顫動在傷寒則為亡陽而此則不然蓋汗者心之液血之所化也血生於心藏於肝統於脾血液煎熬筋失其養故筋肉為之顫動宜本方增石膏生地元參加黃柏雄按亡陽顫動宜補土制水淫熱顫動宜瀉火息風本方尚少鎮靜息風之品宜去丹桔加菊花膽草

十五病人自言胃出冷氣非真冷也乃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上其熱尤甚此火極似水熱極之徵陽亢逼陰故有冷氣宜本方增石膏犀角丹連加膽草雄按冷氣上升雖在別證中見之亦多屬火不知者妄投溫熱貽害可勝道哉本方枳芍亦屬非宜更有挾痰者須加海蛇竹瀝蘆根汁之類王按此證挾痰者好

十六口中臭氣令人難近使非毒火重蒸於內何以口穢噴人乃爾耶宜本方增石膏犀連雄按宜加蘭草竹茹枇杷葉金銀花

十七舌苔滿口如霜在傷寒為寒證的據故當溫散而疫證見此舌必厚大為火極水化宜本方增石膏犀地連翹加黃柏誤用溫

散旋即變... 宜佐開泄之品為治

雄按凡熱證溫證見此苔者固不可誤指為寒良由兼痰挾濕遺伏熱毒使然清解方中

宜佐開泄之品為治

十八咽喉者水穀之道路呼吸之出入毒火重蒸至於腫痛亟當清解以開閉塞宜本方增石膏元桔加牛蒡射干山豆根 雄按

如瑩白金汁最妙藥汁礙喉者亟以錫類散(豆)吹之

十九腎者脾之華昏微腫火炎干燥也宜本方增石膏連翹加天花粉

二十頭為諸陽之首頭面腫大此毒火上攻宜本方增石膏元參加銀花馬勃姜半夏板藍根紫花地丁歸尾脈實者量加酒洗生天

黃

二十一面上燎泡宛如火燙大小不一有紅有白有紫黑相間痛不可忍破流清水亦有流血水者治同上條

二十二腮者肝腎所屬有左腫者有右腫者有右及左左及右者名曰疔腮不亟清解必成大頭治同上條

二十三頸屬足太陽膀胱經熱毒入於太陽則頸腫宜本方增石膏元參翹桔加銀花夏枯草牛蒡紫花地丁山豆根

二十四耳後腎經所屬此處硬腫其病甚惡宜本方增石膏元地丹翹加銀花花粉板藍根紫花地丁耳中出血者不治 雄按坎為

耳故耳為腎水之外候然肺經之結穴在耳中名曰龍葱專主乎聽金受火燥則耳聾凡溫熱暑疫等證耳聾者職是故也不可

死於傷寒少陽之文而妄用柴胡以煽其煽古云耳聾治肺言乎

二十五舌乃心之苗心屬火毒火衝突二火相併心苗乃動而舌美舌宜本方增石膏犀連元參加黃柏 雄按宜加木通蓮子心

殊砂童溺之類

二十六紅絲繞目清其浮僭之火而紅目退誤以眼科治之為害不淺宜本方加菊花紅花蠟脫歸尾穀精 雄按如味亦是眼科之

藥不若但加羚羊膽草二味為精當也

二十七頭為一身之元首最清輕而邪不易干通身焦燥獨頭汗涌出此烈毒鼎沸於內熱氣上騰故汗出如淋宜本方增石膏元參

雄按本方宜去芍桔丹皮加童溺泥粉

二十八齒者骨之餘雜證齩齒為血虛疫證見之為肝熱宜本方增石膏生地丹柘加胆草 雄按齒齩屬陽明不可全責之肝

二十九疫證身如泉乃陽明鬱熱上衝於腦腦通於鼻故齩如涌泉宜本方增石膏元地苓連加羚羊角生桑皮棕櫚灰 雄按本

方宜去桔梗加白茅根

三十舌上白點如珍珠乃水化之象謂之紫赤黃黑古人謂之芒刺者更重宜本方增石膏犀連元翹加花粉銀花 雄按宜加薔薇根瑩白金汁之類

三十一疫證初起若如麻粉此火極水化設誤認為寒妄投溫燥其病反劇其若愈屢精液愈耗水不上升二火煎熬變白為黑其堅如鐵其厚如甲敲之憂憂有聲言語不清非舌卷也治之得法其甲殼脫宜本方增石膏元參犀連知翹加花粉黃柏 雄按此證專宜甘寒以充津液不當參用苦燥餘如梨汁蔗漿竹瀝西瓜汁藕汁皆可頻灌如得蕉花上露更良楊云蕉花上露為清熱無上妙品但不可必得即其根煎汁若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宜用鮮猪肉數斤切大塊急火煎清湯吹淨浮油忘意涼飲乃急救津液之無上妙品故友乾慶醫嘗謂余云酷熱炎天正銀匠鑄各州縣奏銷銀兩之時而銀爐甚高火光撲面非壯盛之人不能為也口渴不敢啜若惟以淡煎猪肉取湯涼飲故裸身近火而津液不致枯竭余因推廣其義頗多妙用拙案中可證也

三十二舌上發丁或紅或紫大如馬乳小如櫻桃三五不等流膿出血重消心火宜本方增石膏犀角連加銀花舌上成坑愈後自平此二條乃三十六舌未有者 雄按亦宜加薔薇根金汁之類外以錫類散一厚或珍珠牛黃研細搽之則坑易平

三十三舌衄乃血熱上溢心苗宜本方增石膏黃連犀地梔丹加敗椽灰 雄按外宜蒲黃炒黑糝之

三十四齒齲乃陽明少陰三經之熱相併宜本方增石膏元參參連犀地丹梔加黃柏

三十五心主神心靜則神爽心為烈火所熾則神不清而譫語宜本方增石膏犀連丹梔加黃柏胆草 雄按須參葉氏溫熱論逆傳治法且此證挾痰者多最宜論審

三十六呃逆有因胃熱上衝者有因肝膽之火上逆者有因肺氣不能下降者宜本方增石膏加竹茹枇杷葉柿蒂羚羊角銀杏仁如不止用沈香檳榔烏藥枳殼各磨數分名四磨飲仍以本方調服 雄按此三候固皆實證尚有痰阻於中者便秘於下者另有治法銀杏仁溫潤氣分但可治虛呃不宜加入此方

三十七邪入於胃則吐毒猶因吐而得發越至於乾嘔則重矣總由內有伏毒清解不容少緩宜本方增石膏甘連加滑石伏龍肝雄按甘草宜去伏龍肝溫燥之品但可以治虛寒嘔吐不宜加入此方本方桔梗丹芍亦當去之可加旋覆花竹茹半夏枇杷葉如用反佐則生薑汁為安汪按此方中半夏不可少

三十八疫毒移於大腸裏急後重赤白相兼或下惡垢或下紫血雖似痢寔非痢也其人必惡寒發熱小水短赤但當清熱利水宜本方增石膏黃連加滑石楮老澤瀉木通其利自止誤用通利瀝之劑不救 雄按熱移大腸惡垢既下病有出路化毒為宜既知不

方增石膏黃連加滑石楮老澤瀉木通其利自止誤用通利瀝之劑不救 雄按熱移大腸惡垢既下病有出路化毒為宜既知不

方增石膏黃連加滑石楮老澤瀉木通其利自止誤用通利瀝之劑不救 雄按熱移大腸惡垢既下病有出路化毒為宜既知不

可通利何以仍加苓澤等利水母乃疏乎惟滑石用得對證他如金銀花槐蕊黃柏青蒿白頭翁苦參蘆龍之類皆可采也

三九毒火注於大腸有下惡垢者有利清水者有傾腸直注者有完穀不化者此邪熱不殺穀非脾虛也較之似痢者稍輕考其證身必大熱氣必粗壯小溲必短脣必焦紫大渴喜冷腹痛不已四肢時而厥逆宜因其勢而清利之治同上條 雄按脣焦大渴津液耗傷清化為宜毋過濇利惟冬瓜煮湯代茶煎藥悉用其佳汪按此及上條皆宜用綠豆

四十疫證大便不通因毒火煎熱大腸枯燥不能潤下不可徒攻其閉結而速其死也宜本方加生大黃或外用蜜煎導法汪按此麻仁

四十一邪犯五臟則三陰脈絡不和血乘行度滲入大腸而使血宜本方增生地加槐花柏葉棕灰 雄按棕灰溫潤即欲止之宜易地榆炭

四十二膀胱熱極小溲短赤而澀其毒甚者澀色如油宜本方加滑石澤瀉猪苓木通通草扁蓄 雄按苓澤等藥皆滲利之品溺阻膀胱者藉以通導此證既云熱毒內熾則水已耗奪小溲自然渾赤短澀但宜治其所以然源清而流潔豈可強投分利而為釐糠打油之事乎或量證少佐一二味慎毋忽視而泛施也

四十三溺血小便出血而不痛血淋則小腹陰莖必兼脹痛在疫證總由血因熱迫宜本方增生地加滑石桃仁茅根琥珀牛膝棕灰 雄按設兼痛脹忌用棕灰汪按亦宜用地榆炭

四十四發狂罵詈不避親疏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踰垣上屋力倍常時或語生平未有之事未見之人如有邪附者此陽明邪熱上擾神明病人亦不自知僧道巫尼徒亂人意宜本方增生膏犀連丹梔加黃柏 雄按宜加硃砂青黛痰痰加石菖蒲竹瀝之類

四十五疫證之痰皆屬於熱痰中帶血熱極之徵宜本方增生膏芍地加薑仁羚羊角生桑皮棕灰 雄按桑皮棕灰可商宜加滑石桃仁葶苈瓜瓣之類

四十六疫證遺溺非虛不能約乃熱不自持其人必昏沉譫語遺不自知宜本方增生膏犀連加滑石 四十七諸病喘滿皆屬於熱况疫證乎宜本方增生膏黃芩加桑皮羚羊角 雄按杏仁厚樸半夏旋覆花枇杷葉葶苈仁蘆龍海蛇膽根之類皆可隨證採用本方地方宜去之汪按地芍亦宜

四十八淫熱重熱濕濁壅遏則周身發黃宜本方增生石羔梔子加茵陳滑石猪苓澤瀉木通汪按濕或而用石膏以蒼木草朴之類 雄按此證亦有宜下者汪按青亮礬蛋殼小孔納朴硝于孔中紙封微熱日服之義取一補

一消治黃疸甚餘余嘗親試之初時便溏不更脈朴而便反乾腸矣

四九 疫證循衣摸牀撮空。此肝經淫熱也。肝屬木。木動風搖。風自火出。左傳云。風淫末病。四末四肢也。肢動即風淫之疾也。宜本方增石膏犀連梔丹加膽草。雄按桑枝菊花絲瓜絡羚羊角白微之類。皆可採用。實者宜兼通腑。虛者宜兼養陰。

五十 狐域宜本方增石膏犀角。如苦參烏梅槐子。以上五十證熱疫惡候。變態無恒。失治於前。多致莫救。慎之慎之。

五十一 疫證熱毒盤踞於內外。則偏體炎。夫熱極之病。是必投以寒涼。火被水克。其燭必伏。伏於內。必生外寒。陰陽相搏。則戰一戰而經氣輸泄。大汗出。而病邪解矣。

五十二 疫證後。四肢浮腫。勿遽溫補。雄按宜清餘熱。兼佐充津。

五十三 疫後飲食漸增。而大便久不行。亦無所苦。此營液未充。若誤投通利。死不終朝矣。雄按宜食

五十四 熱疫為病。氣血被其煎熬。疫後飲食漸進。氣血滋生。潤皮膚而灌筋骸。或痛或癢。宛如蟲行。最是佳境。不過數日。氣血通暢而自愈矣。

五十五 疫證失治於前。熱流下部。滯於經絡。以致腰膝疼痛。甚者起不能立。卧不能動。誤作痿治。必成廢人。宜本方小劑。如木瓜牛膝續斷萆薢黃柏威靈仙。

五十六 疫後不欲飲食。食亦不化。此脾胃虛弱。宜健脾養胃。雄按不欲食。病在胃。宜養以甘涼。食不化。病在脾。當補以溫運。醫者須分別論治。汪按葶香嚴論脾胃辨折最明。楊余以為

五十七 疫後驚悸。屬血虛。宜養血鎮驚。雄按亦有因疫熱未清者。不可不知也。汪按因疫

五十八 疫後怔忡及水衰火旺。心神不交。宜補水養心。雄按珠砂安神丸。汪按亦前

五十九 疫後有聲不能言。此水虧不能上接於陽也。宜補水。雄按有疫熱滯於肺絡者。宜清肅。有疫熱耗傷肺陰者。宜清養。不僂水虧為然也。

六十 疫後聲顫無力。語不接續。名曰鄭聲。乃氣虛也。宜補中益氣。汪按第五卷方論不詳。此方附論在清暑益氣湯 雄按此證雖屬氣虛。實由氣無根。

補中益氣升陽之劑。切勿誤投。宜集靈膏。百十一

六十一 疫後喜唾。胃虛而有餘熱也。烏梅十個。北棗五枚。俱去核。共杵如泥。加煉蜜丸。彈子大。每用一丸。噙化。雄按此方其佳。

六十二 言者心之聲也。病中謔妄。乃熱擾於心。疫後多言餘熱未淨。譬如滅火。其火已息。猶存餘燭也。雄按宜導赤散。百十四 如麥冬蓮子心珠砂桑椹心。

(十三) 瘵後遺精宜交心腎。雄按精因火動者多宜清餘熱。黃連黃柏最是要藥。

(十四) 瘵後觸事易驚寤寐不安。乃有餘熱挾痰也。痰與氣搏故恐懼。雄按宜竹茹黃連石菖蒲半夏膽星礞石知母茯苓旋覆花橘紅等藥。

(十五) 瘵後終日昏睡不醒或錯語呻吟。此因邪熱未淨伏於心包絡所致。雄按宜用丹參白微梔子麥冬甘草木通鹽水炒黃連竹葉砂珠染燈心細茶等藥挾痰者。花粉天竺黃石菖蒲茵陳草之類。或萬氏牛黃清心丸。四十皆可採用。

(十六) 瘵後自汗盜汗虛象也。宜分陰陽而補益。雄按固屬虛候。多由餘熱未清。心陽內熾。慎勿驟補。清養為宜。如西洋參生地麥冬黃連甘草小麥百合竹葉茯苓蓮子心之類。擇而為劑可也。

(十七) 瘵後心神不安。乃心血虧損宜養心。雄按固是心營不足。亦因餘熱未清。治如上條可也。

(十八) 瘵後虛煩不寐者。血虛神不守舍也。雄按非神不守舍也。亦餘火擾動耳。治如上法。或加阿膠。或如生雞子黃。或如珍珠。實證而用。得其宜者。乎醫者之神悟矣。

(十九) 瘵後餘熱未淨。腸胃虛弱。飲食不節。氣與熱氣兩陽相搏。身復發熱。名曰食復。雄按治法與傷寒食復同。更有瘵後起居不慎。作勞太早。虛陽浮擾而發熱者。名曰勞復。治宜調氣血。

(二十) 瘵後早犯女色。而病者。名曰勞復。女犯者。為男勞復。其證頭重目眩。腰痛肢痠。面熱如烘。心胸煩悶。宜麥冬湯。百三主之。若舌出寸餘。累日不收。名曰陽強。以冰片研細糝之。即縮長至數寸者。多不救。雄按此方甚妙。宜加竹茹枸杞子。

(二十一) 男子新瘵餘熱未淨。而女人與之交。接得病者。名陽易。女人新瘵餘熱未清。而男子與之交。接得病者。名陰易。其證男子則陰腫入腹。絞痛難忍。女人則乳抽裏急。腰膝痛引腹內。熱攻胸膈。頭重難抬。仰臥不安。動搖不得。最危之證。雄按陰陽二易。余謂之熱入清室。證第陰易較重於陽易。以女人疫熱之氣。本從陰戶出也。古人用視襜之義。最精。取其能引熱邪。仍由原路去。故陰易須剪。交接女人。身穿未浣之視襜。千金用月經赤帛。亦從此脫胎。陽易須剪所交接男子。身穿未浣之視襜。並取近陰處之數寸。燒灰服下。奏效甚捷。後人之用。罔矢。亦取其以濁導濁之義。然究不如燒視襜之帖切矣。餘如竹茹花粉。韭白滑石。白微。槐米。棟實。綠豆。甘草。積土。茯苓。等藥。並走精室。皆可隨證採用。以上三條。溫熱病後。亦同。不僅瘵證。證爾也。

溫熱經緯卷四終

定州楊照葵素園評 海寧王士雄孟英纂
錢塘任 源殿華參 烏程汪曰楨謝城評

方論

一甘草湯 甘草一斤 水三升 煮取一升半 去滓 溫服 又合日二服 王晉三曰 一藥治病 是曰奇方 徐洄澐曰 大甘為主之正味

能制腎水越上之火 王樸註曰 自靈素至漢晉宋齊諸古方 凡云一兩者 以今之文分六釐準之 凡云一升者 以今之六勺又

抄準之 汪按唐人之方 則一兩當古之三兩 雄按拘通凡引 古方 輒改定其分量 而輕重甚未當也 學者審之 雄按傷寒類要 治傷寒心忤脈結代 聖濟總錄 治舌腫塞口 外料

精要治一切癰疽諸發 及丹石烟丸藥發 兵部手集 治癰疽直指方 治痘瘡煩渴及蟲毒藥毒金匱玉函治小兒撮口及小兒羸

瘦得效方 治小兒遺溺 皆以一味甘草為方 妙用良多 總不外乎養陰緩急 清熱化毒也 汪按亦兼取 和中劑水

二桔梗湯 桔梗兩 甘草一斤 水三升 煮取一升 去滓 分溫再服 鄒潤安曰 腎家邪熱 循經而上 肺不任受 遂相爭競 二三日邪

熱未盛 故可以甘草瀉火而愈 若不愈 是肺實 不利氣不宣泄也 以桔梗開之 肺竅既通 氣遂宣泄 熱自透達矣 雄按雖以桔

梗名湯 而倍用甘草 以為駕馭 後人改稱甘桔湯 是矣 但須審證而投 不可泥為通治咽痛之方也 黃錦芳醫案 求真堂論及之

醫者不可不知

三豬膚湯 豬膚一斤 雄按以豬皮去其肉 肥刮如紙 誦杭人能造名曰肉餅 可以充饌 水一斗 煮取五升 去滓 加白蜜一升 白粉五合 即煨熬香和令相得 溫分 未熟 熬香和令相得 溫分

六服 王晉三曰 腎應癢而肺主膚 腎液下泄 不能上蒸於肺 致絡燥而為咽痛者 又非甘草所能治矣 嘗以豬膚潤肺 腎之燥

解虛煩之熱 白粉白蜜緩中 俾豬膚比類 而致津液從腎上入肺中 循喉嚨復從肺出 絡心注胸中 而上中下燥邪解矣

四黃連阿膠湯 黃連四兩 黃芩兩 芍藥兩 阿膠兩 雞子黃一枚 水五升 先煮三物 取二升 去滓 內膠 烱盡 小冷 內雞子黃 攪令相得

溫服 又合日三服 鄒潤安曰 凡云陽經之寒 變為熱 則歸於氣 陰經之寒 變為熱 則歸於血 陽經或有歸於血者 惟陰經之

熱 則必不歸於氣 故三陰有熱 結證不用調胃承氣 小承氣 而獨用大承氣 諸下利證 不已 則便膿血 是其驗也 心中煩 不得臥

熱證也 至二三日以上 乃心中煩 不得臥 則非始即屬熱矣 始即屬熱 心中煩 不得臥 者 為陰虛陰虛 則不得瀉 火今至二三日

以上始見 則為陽盛 陽盛則宜瀉 火然致此 陽盛亦必其陰本虛 故阿膠芍藥 雞子黃 無非救陰之品 瀉火則惟恃苓連 而苓止

一兩 連乃四兩 此黃連之任 獨冠一方 而為補劑中瀉藥矣

五猪苓湯 猪苓去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各一 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二。周禹載曰

熱感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無祛熱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滲與澤瀉之鹹寒。與五苓不異。而此易水以膠者。彼

屬氣此屬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為消熱也。然則所蓄之水去則熱消矣。潤液之味殺則渴除矣。鄉潤安曰。松之概

挺拔勁正。楓之概柔弱易搖。松之理處疏。楓之理堅細。松之葉至冬益蒼翠而不凋。楓之葉至冬遂鮮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剛

顯寒殊致。苓茯苓屬陽。治傳蓄之水不從陽化者。猪苓屬陰。治鼓盪之水不從陰化者。是故仲景以猪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證曰少

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若五苓散則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則不渴者居多。

蓋渴者氣被陽逼。欲得陰和而不能也。與之猪苓。使起陰氣以和陽化水。譬之楓葉已丹。遂能即落也。

六 大承氣湯 厚朴去破皮 枳實破 大黄酒洗 芒硝三 水一斗。先煎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硝更上微火

一二沸。溫再服。得下。餘勿服。鄉潤安曰。柯氏云。厚朴倍大黃。為大承。大黃倍厚朴。為小承。氣是承氣者。在枳朴應不在大黃矣。

但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朴。亦名承氣何也。且三承氣湯中有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用大黃而命名反不

有不用大黃者。惟大黃則無不用。是承氣之名。固當屬之大黃。況厚朴三物湯。即小承氣湯。厚朴分數。且倍於大黃。而命名反不

加承氣字。猶不可見承氣不在枳朴乎。自金元人以順釋承。而大黃之功不顯。考本經首推大黃通血。再以六微言大論。充則害

承乃制之義。參之則承氣者非血。而何夫氣者血之帥。故血隨氣行。亦隨氣滯。氣滯血不隨之滯者。是氣之不足。非氣之有餘。惟

氣滯併波及於血。於是氣以血為窟宅。血以氣為嚮導。遂連衝宿食。遂津液悉化為火。此時惟大黃能直透其巢。傾其窟穴。氣

之結於血者。散則枳朴。遂能效其通氣之職。此大黃所以為承氣也。雄按此余夙論如此。鄉氏說得我心。注按大黃本血分之藥。故如此說。確不可易。

七 白虎湯 石膏斤 知母半斤 甘草炙 粳米半升 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方中行曰。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

秋之陰獸。虎嘯谷風。冷涼風酷。暑消神於解熱。莫如白虎。石膏知母。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體寒。得白虎之體

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溫。甘取其緩。溫取其和。緩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飲四物之成湯。來白虎之嘯。嘯陽氣者。以天地之疾風名

也。風行而虎嘯者。同氣相求也。虎嘯而風生者。同聲相應也。風生而熱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嘗以此合大小青龍真武而論之。四

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蓋謂裁此。此時神妙萬世名義兩符。實自然而然者也。方若此。可謂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

卒莫之掩者。君子慎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正按飲四物之成湯以下數行。語多支離。牽強。必宜削去。夫白虎湯清熱。乃甘雨非

研究醫理。乃附會經義。以自其淺。且行先。天論太極。以欺人。實

八白虎加人參湯 原方加人參三兩煮服同前法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注按泗澤云無汗二字最為

所忌 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可見白虎加人參湯之治重在渴也其時時惡風則非常惡風矣背微惡寒則非偏身惡寒矣常常惡風偏身惡寒者謂之表證時時惡風背微惡寒者表邪已經化熱特尚未盡耳謂之無表證可也然熱邪充斥津液消亡用栝蒌根生津止渴可也何以必用人參靈樞決氣高陽理發泄出汗溱溱是謂津津為水陰屬也能外達上通則陽矣夫是之謂陰中之陽人參亦陰中之陽惟其入陰故能補陰惟其為陰中之陽故能入陰使人陰中之氣化為津不化為火是非栝蒌根可為力矣 雄按宋奉議云再三汗下熱不退者以此湯加蒼朮一錢如神

九黃芩湯 黃芩三甘草炙芍藥略二大棗枚二

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日一升再夜一服 鄒潤安曰或問黃芩湯治何

等診其診腹痛與否若腹痛何以用黃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藥注按腹痛因乎熱者甚多謂腹痛必因寒者前人拘滯之見也曰其證身熱不惡風亦不惡熱或下利或嘔腹則不痛蓋芍藥甘草大棗桂枝湯裏藥也以不惡風故不用薑桂黃芩甘草黃芩大棗小柴胡裏藥也以不往來寒熱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熱故不用人參若不嘔則併不用半夏生薑至芍藥則並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湯證原無腹痛也亦不心下痞鞅故不去大棗也又厥陰篇云傷寒脈遲與黃芩湯除其熱腹中則冷不能食可知黃芩湯證之脈必數黃芩所治之熱必自裏達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熱矣然仲景用黃芩有三耦焉氣分熱結者與柴胡為耦血分熱結者與芍藥為耦濕熱阻中者與黃連為耦以柴胡能開氣分之結不能泄氣分之熱芍藥能開血分之結不能清迫血之熱黃連能治濕生之熱不能治熱生之濕摩之解熱但去其熱者未平其致熱之因熱終未已也故黃芩協芍藥能清氣分之熱協芍藥能泄迫血之熱協黃連能解熱生之濕也汪按前上方解不過望文生義必如鄒氏諸條始覺有味可咀矣

十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原方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煮服法同前

鄒潤安曰嘔而脈數口渴者為火氣犯胃不宜加此 雄按

章虛谷云生薑性熱僅能治寒不可泛施於諸感也注按傷寒一百十三方用薑者五十七則此味原非其劑然溫暑證最宜慎炮製之法凡方用半夏無不兼用薑者義取製半夏之毒其所以治病者功在半夏不在薑也今所用半夏必先已薑製可不必兼用薑矣後人不察但見古方用薑者不少遂不論何證隨手妄施其中必有誤而不自覺者戒之

十一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香豉四合

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升半去滓分為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徐

洄溪曰此劑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按此湯加減又方既不定何經亦不專治何證總由汗吐下之後正氣已虛尚有

痰涎滯氣凝結上焦非汗下之所能除雄按溫暑濕熱之證每有痰涎滯氣凝結上焦非汗下可除尤忌妄投補劑經所云在上者因而越之則不動經氣

而正不重傷此為最便乃不易之法也古方梔子皆生用故入口即吐後人作湯以梔子炒黑不復作吐全失用梔子之意然服

溫熱 經 律 卷五

之於虛煩證亦有驗想其清肺除煩之性仍在也。汪按欲取吐者必宜生用

十二一物瓜蒂湯 瓜蒂卅个 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尤在溼曰暑之中人也陰虛而多火者暑即寓於火之中為汗出而煩渴宜白虎加人參以清熱生陰陽虛而多濕者暑即伏於濕之內為身熱而疼重故暑病恒以濕為病而治濕即所以治暑

瓜蒂苦寒能吐能下去身面四肢水氣水去而暑無所依將不治而自解矣此治中暑兼濕者之法也

十三炙甘草湯 脈絡復 甘草四兩 生地黃斤 麥冬麻仁各半 桂枝 生薑各三人參 阿膠各二 大棗三十枚 方中行曰地

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沈亮震曰此湯為千古養陰之祖方也 鄒潤安曰地

黃分數獨甲於炙甘草湯者蓋地黃之用在其脂液能榮養筋骸經脈乾者枯者皆能使之潤澤也功能復脈故又名復脈湯脈

者原於腎而主於心心血枯枯則脈道立澀此傷寒論所以脈結代與心動悸並稱金匱要略又以脈結悸與汗出而悶並述至

肺痿之心中心溫濕液液涎唾多則陰皆將盡之脈注陽僅膏覆之殘喘惟此湯可增其液內絡外之脂液也

十四瓜蒂散 瓜蒂麩亦小豆 各一分 芩各一分 赤各一分 小豆各一分 別搗篩為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

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加得快吐為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盧子繇曰瓜蒂實存積蘊間也蒂瓜之

綴蔓處也性蔓偏延未繫於本故少延輒腐爾雅云其紹岐疏云繼本曰紹形小曰岐故近本之瓜常小近末之瓜轉大也凡實

之吮抽津液惟瓜稱最而吮抽津液之樞惟蒂是以瓜蒂具徹下炎上之用乃蒂味苦而瓜本甘以見中樞之所以別於上下內

外誠通泄之宣劑通劑也

十五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麻黃 連軀 甘草炙 生薑各二 赤小豆 生梓白皮各一 杏仁四十 大棗廿二 棗水一斗先煮麻黃

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鄒潤安曰本經臚列連軀之功以寒熱起以熱結終此條於熱在裏句適

與連軀功用不異郭景純爾雅注一名連苕苕軀聲同字異耳而今本傷寒論注曰連軀即連軀根遂以本經有名未用起根當

之陶隱居云方藥不用人無識者故唐本草去之豈仲景書有此六朝人皆不及見至王海藏忽見之耶噫亦必無之事矣

十六梔子柏皮湯 梔子十五 黃柏二 甘草兩 水四升煮取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鄒潤安曰梔子大黃湯首陳高湯大黃硝石

湯梔子柏皮湯證其標皆見於陽明陽明者有在經在腑之分發熱汗出懊懷皆經證也腹滿小便不利皆腑證也梔子大黃湯證經多而腑少首陳高湯證有腑而無經梔子柏皮湯證有經而無腑大黃硝石湯證經少而腑多 雄按金鑑云此方之甘草當是茵陳蒿必傳寫之謬也

十七茵陳蒿湯 茵陳蒿 兩 梔子 十四 大黃 兩 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溺如單角

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病從小便去也徐河漢曰先煮茵陳則大便出此秘法也 鄒潤安曰新感之邪為素有之熱結成黃疸此證已所謂茵

陳矣故傷寒金匱二書幾若無疸不茵陳者然梔子柏皮湯證有外熱而無裏熱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證有裏熱而無外熱小

建中湯證小便自利小柴胡湯證腹痛而嘔小半夏湯證小便色不變而噦桂子如黃耆湯證脈浮梔子大黃湯證心中懊憹硝

石礬石散證額上黑日晡發熱則內外有熱但頭汗出齊頸而還腹滿小便不利口渴為茵陳湯證矣第腹滿之治在大黃內熱

之治在梔子惟外復有熱但頭汗出小便不利始為茵陳的治其所以能治此者以其新葉因陳幹而生清分可以解鬱熱苦寒

可以世停濕也蓋陳幹本能降熱利水復加以葉之如絲如縷擬其於暑蒸濕逼之時先草本木而生後草木而彫不必能發散

而清芳揚溢氣暢不斂則新感者遂不得不解自是汗出不止於頭故曰發熱汗出此為越熱不能發黃也

十八抵當湯 水蛭 熬 蠱蟲 足 桃仁 去皮 各 大黃 酒 浸 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徐河漢曰

凡人身於血方阻尚有生氣者易治阻之久則無生氣而難治蓋血既離經與正氣全不相屬投以輕藥則拒而不納藥過峻又

能傷未敗之血故治之極難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遲緩善入則堅積易破借其力以攻積久之滯自有有利而無害也王肯堂云人溺 蜂窠皆制蛇毒

章虛谷曰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外溢則吐血內溢則便血蓋陰陽手足十二經交接皆由

絡貫通接連細絡分布周身而血隨氣行必由經絡流注表裏循環是故絡傷則血不能循行隨陰陽之部而溢出其傷處即於

阻阻久而蓄積無陽氣以化之乃成死血矣故仲景用飛走蟲藥引桃仁專攻絡結之血大黃本入血分再用酒浸使其氣浮隨

蟲藥循行表裏以導死血歸腸腑而出豈非為至妙至當之法哉由是類推失血諸證要必以化瘀調經絡為主矣余每見有初

治即用呆補之法使瘀結絡閉不能開通終至於死良可慨也雄按王清任論虛勞亦主瘀阻 蓋本大黃廔蟲丸之義而言也

十九文蛤散 文蛤 研 為散以沸湯和一錢七服湯用五合

二十文蛤湯 文蛤 石膏 各 五 麻黃 甘草 生薑 各 三 杏仁 五十 大棗 十 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 鄒潤

安曰文蛤即海蛤之有文理者其人謂之花蛤雄按王晉三云若鴨也無夏小正季秋之月雀入於海為蛤安氏云雀羽蟲也羽

蟲屬火火炎上故鳥上飛鳥為入海而為蛤蓋九月火伏於戌十月純陰金水之令故羽蟲感之而化也蛤屬水水性下故下潛

秋冬水勝火雀為蛤象火之伏於水也又離為火為雉為蚌雀雉之類蛤蚌之類外剛內柔皆離之變化也因而思傷寒論反以

冷水選灌之證非火厄於水而何金匱要略吐後渴欲得水之條非火之溺於水而何惟其火在水中而病故以火入水中而生

曰血 卷五

者治之然厄於水者惡水惡水則火與水未相決也故直以是使水中之火仍暢茂得生而可已溺於水者喜水喜水則火與水漸相決矣故必合麻杏甘膏加薑棗以清發之乃能已也

(二十一) 五苓散 澤瀉六銖豬苓 茯苓 白朮各十八銖方中行曰朮上不當有白字雄按二十四銖為一兩每桂枝兩為末以

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四服煖水汗出愈 沈果之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

五苓散主之蓋表證為太陽不足故用桂枝以宣陽氣通津液於周身即內經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旨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

裏證為三焦之氣化不宣故用瀉朮二苓以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夫下焦之氣化不宣則腹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是為胞痺此乃水蓄於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胱故用五苓以化之至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亦主以是方而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蓋渴為陽氣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則不降故用桂枝以升之二苓澤瀉以降之而用朮以為中樞乃注者莫不以渴為熱入膀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熱入而復用桂朮以溫液耗津又如苓澤以滲之是熱之又熱耗之又耗連之斃矣且不渴者反不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湯可知不渴則無須桂朮之蒸騰津液而桂朮之非治太陽而治三焦更不待言矣

(二十二) 小陷胸湯 栝蒌實大者黃連半夏半水六升先煮栝蒌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鄒潤安曰觀

仲景之用栝蒌實在此湯曰小結胸正在心下按之則痛在栝蒌薤白白酒湯曰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而其脈一則曰寸口沈澀關上下緊數是皆陰中有陽且踞於陽位者也夫胸背痛較按之方痛則甚痺則較結為輕效唾喘息是其數為上衝而居於心下按之繼痛似反靜而不動此其機總緣氣與飲相阻寒與熱相糾熱甚於寒者其束縛反急而為結寒甚於熱者其蔽塞自

盛而為痺是故結胸之病伏胸痺之病散伏者宜開散者宜行故一則佐以連夏之逐飲泄熱一則佐以薤酒之滑利通陽栝蒌實之裏無形攢聚有形使之滑潤而下則同能使之下似是治實之方僅能使之下不能使其必通又非純乎治實之道矣何以知不能使之必通蓋有停飲痛甚至不得卧即當如半夏若兼胸滿脅下逆搶心則仍加枳朴桂枝倘竟能通又何必如是是知栝蒌實之治大旨在乎火與痰結於陽位不純乎虛亦不純乎實者皆能裏之而下此其擅長矣

(二十三) 白散 桔梗 貝母各三分巴豆一分去皮心膜熬黑研如脂雄按古人以

為末內巴豆更於血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贏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王按半錢者以銅錢取藥未僅沒錢文之半即半錢也而皆七字非若今人以五分為半

也 鄒潤安曰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治以白散散中用桔梗為疏通氣分之主夫開導胸中之氣仲景於大承氣湯梔子厚朴等湯莫不用枳朴此偏不用何哉蓋病有上下治有操縱結在上者宿痰停飲也故凡結胸無論熱實寒實皆用甘遂葶巴豆不

也 鄒潤安曰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治以白散散中用桔梗為疏通氣分之主夫開導胸中之氣仲景於大承氣湯梔子厚朴等湯莫不用枳朴此偏不用何哉蓋病有上下治有操縱結在上者宿痰停飲也故凡結胸無論熱實寒實皆用甘遂葶巴豆不

用枳朴如大陷胸湯丸散是也。結在中下始熱與實決氣隨熱化則於滄滌邪穢中流利其與邪為伍之氣大小承氣諸湯是也。況桔梗之用使氣上越而不使氣下泄。今病在至高固宜標上而縱下不使中下無過之地。橫被侵陵故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也。熱邪與停飲結治以栝萸而佐之者。反用半夏黃連寒邪與停飲結治以巴豆而佐之者。反用桔梗貝母於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中反佐以取之可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矣。

三古調胃承氣湯 大黃四兩去皮 甘草二兩 芒硝半斤 水三升。先煮大黃甘草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徐洄溪曰芒硝善解結熱之邪。大承氣用之以解已結之熱邪。此方用之以解將結之熱邪。其能調胃則全賴甘草也。

五升麻鼈甲湯 升麻 當歸 甘草各二兩 蜀椒炒去汗 鼈甲手拈大雄黃研 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金匱要略陽毒用此方。陰毒去雄黃蜀椒。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鼈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即本方無雄黃。活人書陽毒升麻湯用犀角射干黃芩人參無當歸蜀椒鼈甲雄黃。徐洄溪曰蜀椒辛熱之品。陽毒用而陰毒反去之。疑誤活人書加犀角等

四味頗切當。

二丈百合知母湯 百合一枚 知母二兩 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別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一升五合。分溫再服。王樸莊曰百合入藥以野生極小者為勝。

二丈百合雞子黃湯 百合一枚 雞子黃一枚 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二丈百合滑石代赭湯 百合七枚 滑石三兩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 先煎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二丈百合地黃湯 百合一枚 生地黃汁一升 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傷氣邪搏於氣分。為消渴熱中也。玩百合雞子黃湯。可以見吐則傷上。邪擾於心。為煩懊不寐也。玩百合代赭湯。可以見下則傷血邪搏於血分。為血脈中熱也。玩百合地黃湯。可以見不經吐下。發汗則傷百脈。一宗。恙致其病。無氣血上下之偏矣。所謂百脈一宗。何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為脈宗氣。是最近於心。乃著邪焉。是以見證行卧不安。如有神靈昏心中輾轉不適之狀。口苦小便數。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皆熱鬱氣悅之徵。以此例之本經百合主邪氣腹滿心痛。蓋有若合符節者。而治法始終不外百合。則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為邪擾。則不責將之謀慮不審。即責相之治節不行。今邪阻於上

傷氣邪搏於氣分。為消渴熱中也。玩百合雞子黃湯。可以見吐則傷上。邪擾於心。為煩懊不寐也。玩百合代赭湯。可以見下則傷血邪搏於血分。為血脈中熱也。玩百合地黃湯。可以見不經吐下。發汗則傷百脈。一宗。恙致其病。無氣血上下之偏矣。所謂百脈一宗。何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為脈宗氣。是最近於心。乃著邪焉。是以見證行卧不安。如有神靈昏心中輾轉不適之狀。口苦小便數。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皆熱鬱氣悅之徵。以此例之本經百合主邪氣腹滿心痛。蓋有若合符節者。而治法始終不外百合。則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為邪擾。則不責將之謀慮不審。即責相之治節不行。今邪阻於上

合符節者。而治法始終不外百合。則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為邪擾。則不責將之謀慮不審。即責相之治節不行。今邪阻於上

而不下行。為肺之不主肅降無能道矣。故欲徵其愈期。極宜驗其小便。凡溺時必肺氣下導。小便乃出。今氣柱於頭。即欲下行。上先有故。則肺形之軒舉。不隨氣之支結。不降亦又何疑。乃頭中之不適。復分三等。其最甚者。氣上柱而為痛。其次則不痛而欲新浙然。又其次則因小便痛而快然。即此驗其軒舉支結之淺深。微甚既瞭。如指掌矣。况合之以百合地黃湯。下云大便當如漆。百合滑石散。下云微利者止服。熱則除。則百合之利大小便。又與本經昭合矣。

(三十) 栝蒌牡蠣散 栝蒌根 牡蠣熬等 為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鄒潤安曰。百合病至一月不解。而變成渴。以百合湯洗之。而仍不差。則病為傷中。上之陰無疑。雖然。僅曰渴。不曰欲飲水。且不煩不熱。究竟病無駐足之所。僅渴之一端。為得所依藉耳。於此見昔之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者。今則上焦已化。而在下者尚未化也。上焦已化。百脈之病已蠲。其半百合。遂無所用。而下焦之未化者。不得不選用牡蠣。使之召陽歸陰。而其主腦。尤在治上焦之已化者。故方中配以從陽化陰之栝蒌根。兩物等分。標名。則并栝蒌於牡蠣之上。為一方之統攝也。

(三十一) 甘草瀉心湯 甘草四兩 黃芩 人參 乾薑略 半夏半斤 黃連一斤 大棗十二枚 傷寒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王晉三曰。甘草瀉心。非瀉結熱。因胃虛不能調劑。上下水寒上逆。火熱不得下降。結為痞。故君以甘草。大棗和胃之陰。乾薑半夏。啟胃之陽。坐鎮下焦。客氣使不上逆。仍用芩連。將已逆為痞之氣。輕輕瀉卻。而痞乃成。秦矣。

(三十二) 赤豆當歸散 赤小豆三升 浸令乾 當歸切 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汪波赤小豆乃赤豆之小種。今藥肆以半紅半黑之。相思子為赤小豆。醫者亦多誤用。然相思子不能出芽。即此方。可御其毒。

(三十三) 二妙散 茅山蒼朮生用 川黃柏炒 為末。搗生薑。煎湯調服。王晉三曰。此偶方之小制也。蒼朮生用。入陽明經。能發二陽之汗。黃柏炒黑。入太陽經。能除至陰之濕。一生一熟。相為表裏。治陰分之濕熱。有如鼓應桴之妙。

(三十四) 生薑瀉心湯 生薑兩 甘草炙 人參 黃芩各三 半夏半斤 黃連 乾薑略 大棗十二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徐洄溪曰。汗後而邪未盡。必有留飲在。心下。其證其雜。而方中諸藥。一一對證。內中又有一藥。治兩證者。亦有二藥。合法一證者。錯綜變化。攻補兼施。寒熱互用。皆本內經立方諸法。其藥性又皆與神農本草所載無處不合。學者能於此等方。講求其理。而推廣之。則操縱在我矣。

(三十五) 半夏瀉心湯 半夏半斤 黃芩 乾薑 甘草炙 人參各三 黃連一斤 大棗十二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渣。再煎。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方中行曰。半夏乾薑。辛以散虛滿之痞。黃芩黃連。苦以泄心膈之熱。人參甘草。甘以益下後之虛。大棗甘溫。潤以滋脾胃。

之液曰瀉心者言瀉在心膈而不在胃也

三之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_兩 黃連_兩 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尤在涇曰成氏云此導虛熱之方也按

所謂虛熱者對燥矢而言也蓋邪熱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為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則為虛熱非陰虛陽虛之為本方以大黃黃連為劑而不用枳朴等藥者蓋以泄虛熱非以瀉實熱也虛熱若久瀉味厚難無枳朴亦能下走腸胃也汪按尤氏解釋極精妙夢隱

釋之亦妙

三附子瀉心湯 大黃_兩 黃連_兩 黃芩_兩 附子_{一枚} 以麻沸湯二升漬三味須臾絞去渣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徐

洵溪曰前方乃法之最奇者不取煎而取泡欲其輕揚清淡以滌上焦之邪此法更精附子用煎三味用泡扶陽欲其熱而性重稠痞欲其生而性輕也雄按觀此可知用藥之道 鄉潤安曰心之為體於卦象離今被邪逼則外陽內伐內陰沸騰故半夏甘草生薑三瀉

心治陰邪之未化者也大黃黃連附子二瀉心治陰邪之已化者也陰邪已化不逼心陽則在內之沸亂略定惟在外之邪氣高阻則取二黃之泄熱瀉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惡寒汗出者在上之陰邪總化在下之陰氣復逆故輕取二黃之氣以瀉熱除穢

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陰使之真趨同歸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陽餒胸於陽位而恣肆於陰分邪盤踞於清道而清泄於下焦非乾薑半夏生薑之振散陰靈不足以廓清心之外郭非人參黃連之養陰泄熱不足以安擾心之內訂也 又曰余治

三小承氣湯 大黃_兩 厚朴_兩 枳實_兩 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勿服 應發時先嘔者用半夏瀉心吐瀉交作者用生薑瀉心胸痞下利者用甘草瀉心皆應如神效

雄按於大承氣湯既去芒硝而減枳朴復以大黃同煎而緩其瀉滌之性古人謂之和胃之劑故曰小承湯

四十牛黃清心丸 陝西牛黃_{五分} 麝香_{五分} 生黃連_兩 雄黃_兩 山梔_兩 鬱金_兩 為末蒸餅為糊丸如黍米大每服七八丸 王晉三曰此丸古有數方其義各別若治溫邪內陷包絡神昏者惟萬氏此方為妙蓋溫熱入於包絡邪在裏矣草木之香

僅能達表不能透裏必藉牛黃幽香物性乃能內透包絡與神明相合然尤在佐使之品配合咸宜萬氏用芩連山梔以瀉心火鬱金以通心氣辰砂以鎮心神合之牛黃相使之妙是丸調入犀角羚羊角金汁甘草人中黃連翹薄荷等湯劑中頗建奇功

雄按周公謹云局方牛黃清心丸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中山芋丸當時不知何以誤併為一因循不曾改正貽誤後人匪細凡此之類讀書者不可不知也一方用牛黃雄黃連黃芩梔子犀角鬱金珠砂各一兩真珠五錢水片麝香各二錢五分研煉蜜丸每重一錢金箔為衣蠟置功效較萬方為勝汪按萬方太輕此方較有丸

亦然凡屬時疫雖愈後亦忌食食則必復此時疫之所以異於正瘧也可不察哉

五十桂枝紅花湯 傷寒桂枝湯加紅花原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

五十葱豉湯 葱白握香豉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張路玉曰本方藥味雖輕功效最著凡

虛人風熱伏氣發溫及產後感冒靡不隨手獲效 尤拙吾曰溫邪之發陰必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之品於其中昔

人於葱豉湯內如童便於栝豉湯中如地黃麥冬亦此意也雄按去最詳華岫雲曰在內之溫邪欲發在外之新邪又如葱豉

湯最為捷徑表分可以肅清 鄒潤安曰栝子與葱白一條泄熱一條通陽泄熱者縱通陽者橫縱則能通上下之道此所以宜

於汗吐下後表邪已解之時橫則能達外內之情此所以宜於病初起交難辨識之際而豆豉擅開發上焦鬱抑宣導陰濁逗留

故在先在後咸藉以奏功也 雄按葉氏春溫篇於新邪引動伏邪亦主是方蓋此湯為溫熱初病開手必用之劑鞠通不察舍

近而圖遠遂為喻氏臆說所惑以桂枝湯為初感之治仍不能跳出傷寒圈子矣意欲紹述仲聖乎則祖上之門楯不可誇為自

己之闕闕也拘守其迹豈是心傳尤氏云桂枝湯為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病伏寒變熱少陰之精已被剗奪雖有新舊合邪

不可更用辛溫助熱而絕其本也吳氏殆未之聞耶

五十清心涼膈散一名桔梗 即涼膈散四十 去硝黃加桔梗 余氏又加生石膏為治疫疹初起之良劑

五十葶藶湯 葶藶仁 薏苡仁 瓜瓣各半 桃仁五十 水一斗先煮葶藶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 雄按鄒

氏續疏云葶藶形如肺管甘涼清肺且有節之物生於水中能不為津液闕隔者於津液之闕隔而生患者尤能使之通行薏

苡色白味淡氣涼性降秉秋金之全體養肺氣以肅清凡濕熱之邪客於肺者非此不為功也瓜瓣即東瓜子東瓜子依於殼內

輒易潰爛子不能絕則其能於腐敗之中自全生氣即善於氣血凝敗之中全人生氣故善於腹內結聚諸癰而滌膿血濁疫也

桃仁入血分而通氣合而成劑不僅為肺癰之妙藥竟可療肺痺之危疴

五十四瀉白散 桑白皮 地骨皮各一 甘草錢五 為粗末每服一二錢入粳米百粒水煎 徐洄溪曰此方能治肺中之飲 雄按

此瀉去肺熱而保定肺氣之方也若肺不傷於熱而傷於風寒者誠有如鞠通所謂必將邪氣穩定而漸成勞怯矣故用藥必先

議病也

五十五葶藶大棗瀉肺湯 葶藶熟今黃色構 大棗附二 水三升煮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雄按外臺用葶藶

仁各一升大棗六十枚合杵如膏如蜜作丸桐子大桑白皮湯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利為度本方無杏仁有陳皮桔梗棗肉

仁各一升大棗六十枚合杵如膏如蜜作丸桐子大桑白皮湯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利為度本方無杏仁有陳皮桔梗棗肉

仁各一升大棗六十枚合杵如膏如蜜作丸桐子大桑白皮湯下六七十丸以大便通利為度本方無杏仁有陳皮桔梗棗肉

九梧子大每服五七丸飲下名棗膏丸元戎於本方加麻黃五味子汪按此二味並用似嫌失雜並治痰實飲閉而為喘脹者余治虛弱人

患當痰哮喘者用葶藶炒黃煎湯去滓以湯煮大棗食之亦變峻劑為緩劑之一法也

五文竹葉石膏湯 竹葉生石膏半斤夏時斤人參三甘草二兩麥門冬一斤粳米升并雄按陳修園曰傷寒論用人參者有數方也水一斗先煮六味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此方如生薑治喘最良徐洄溪曰此治傷

寒解後虛羸少氣之善後方也蓋大病之後必有留熱治宜清養後人俱概用峻補以留其邪則元氣不能驟復愈補愈虛矣此理惟喻氏知之葉氏精之

五文清燥救肺湯 經霜桑葉三錢杏仁七分去皮麥門冬一錢生石膏二錢人參四分阿膠八分胡麻仁一錢枇杷葉去毛筋甘草一錢

水一椀煎六分食遠服疲多加貝母栝蒌蜜枯如生地熱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黃 柯韻伯曰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氣鬱

不獲奏效者以火就燥也惟繆仲淳知之故用甘涼滋潤之品以清金保肺立法喻氏宗其旨集諸潤劑而製此湯用意深矣此治秋燥證之神方勝於東垣清燥湯多矣

五文妙香丸 聖心丸 巴豆三百十五粒去皮研細粉 麝香研辰砂飛九金箔九十片研勻煉黃蠟六兩入白蜜

三分同煉令勻為丸每兩作三十九丸湯下二九日二宜明有水此丸治驚癇百病亦治傷寒潮熱積熱結胸發黃狂走躁熱

大小便不通徐氏云三分一丸每服三丸為要

五文六一散 水散 膩白滑石飛甘草一兩為細末每服三錢溫水或新汲水調下日三暑濕內侵風寒外襲者豆豉五十粒

葱白五寸水一盞煮汁調下即解其暑三服必愈催生下乳溫水橘胡麻漿調下併可下死胎解斑痧毒加辰砂少許名益元散

加黃丹少許名紅玉散如青黛少許名碧玉散如薄荷葉末少許名難蘇散 李瀕湖曰熱散則三焦寧而表裏和濕去則關門

通而陰陽利完素以之治七十餘證讀為凡間仙藥不可缺之神效如神

六十大順散 甘草三斤乾薑 杏仁去皮肉桂去粗皮先將甘草同白砂炒及八分黃熟王晉三曰白砂即河次入乾薑同

炒令薑裂次入杏仁又同炒候不作聲為度節去砂後入肉桂一處搗為散每服二錢水煎溫服如煩躁并華水調下不拘時沸

湯調亦可 王安道曰此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為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

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之治靜而得之之證吾恐不能解而反增內

煩也世俗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此等方為必用之藥吁誤矣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

可視陰氣為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寒為寒。何以夏則飲水耶。王叔和云夏月必宜溫藥。則冬月必宜涼藥。且大熱煩躁而更水之力不能制也。徐洄溪曰。此治暑月內傷陰冷證。非治暑也。又甘草多於諸藥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偶用之耳。而尤為逆。退無極矣。

六十一 紫雪 黃金一百兩徐云以飛金 寒水石 慈石 石膏 滑石各三 以上並搗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滓入下藥。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 沈香各五 丁香一兩 徐云二兩。徐云一兩。升麻各一 甘草各一兩 以上入前藥汁中。再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下藥。朴硝斤 硝石四斤 徐云二兩。太一二兩 二味入前藥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篋攪不住。候有七分。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藥。硃砂三 麝香當 附子錢五分 二味入前藥中。攪調令勻。瓷器收藏。藥成霜雪而色紫。新汲水調下。雄按。雖藥方無慈石。滑石。兩丁。沈木香各五兩。升麻六兩。朴硝二斤。麝香却用三兩。餘六味同。又薛公堂云。方中黃金不用。亦可注。按宜用飛金。治不可去。 徐洄溪曰。邪火毒火穿經入臟。無藥可治。此能消解其效如神。

六十二 禹餘糧丸 即鐵砂丸。又蛇含石。即蛇黃大者。三兩。以新鐵鍋。或入炭火中。燒石與鐵子。禹餘糧三兩。真鐵砂五兩。以水淘淨。炒入炭火中。燒紅。甜出。傾藥淨。乾上候冷。研細。以三物為主。其次量入虛實。入下項藥。羌活 川芎 木香 茯苓 牛膝 桂心 白豆蔻 大茴 蓬蘽 附子 乾薑 青皮 三棱 白蒺藜 當歸酒浸一宿 為末。入前藥拌勻。以湯浸蒸餅。候去水。和藥再杵為丸。梧子大。食前溫酒白湯。任下三十九。至五十九。最忌鹽。一毫不可入口。否則發疾愈甚。但試服藥。即於小便內旋去。不動臟腑。而能去病。日三服。兼以溫酒調補氣血。藥助之。真神方也。雄按。此乃治水腫。積之方。今人無用。以治腹脹。藥太多。宜有加減。不可徒執其方。現玉橫云。陰虛內熱。而為腫脹。誤服燥熱。石藥必死。 徐洄溪曰。此方兼治有形之積塊。

六十三 狂蠅澤瀉散 壯蠅 澤瀉 蜀漆洗去 枳實根 葶藶子 石陸根 煮海藻洗去鹹 異橋下篩為散。更入血中。杵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雄按。古云。商陸。本能殺人。華岫雲曰。葉氏雖善用古方。然但取其法。而並不膠柱鼓瑟。其加減之妙。如復脈建中瀉心等類。可知至用壯蠅澤瀉散。祇取此二味。故案中。有但書用某方。而不開明藥味者。決非盡用原方。必有加減之處。觀者以意會之可也。 雄按。此論通極諸。 鄉潤安曰。壯蠅澤瀉散。證水蓄於下。上焦之氣不能為之化。故類辛商陸葶藶。以從上下。降澤瀉。海藻。以啟水中清氣。上行。枳實。壯蠅。則一以上濟其清。一以下召其濁。而使之化耳。又曰。壯蠅澤瀉散。治腰以下水氣不行。必先使商陸葶藶。從肺及腎。開其來源之壅。而後壯蠅水藥之輕。堅。蜀漆澤瀉之開泄。方能得力。用枳實根者。恐行水之氣。過駛。有傷上焦之陰。仍使之從脾吸陰。還歸於上。與蒂山之蛇繫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者。不殊也。

水之力量不能制也。徐洄溪曰。此治暑月內傷陰冷證。非治暑也。又甘草多於諸藥八倍。亦非法。此等病百不得一偶用之耳。而尤為逆。退無極矣。製藥四十二斤。又止服二錢。其意何居。其方本不足取。而世之庸醫。竟以此治燥火之暑病。殺人無算。可勝悼哉。

六十四越脾湯 麻黃六石膏八生薑三甘草二大棗十二 水六升煮麻黃去沫內諸藥者取三升分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喻

嘉言曰越脾湯者示微發表於不殺之方也大率取其通調營衛麻黃石膏二物一甘熱一甘寒合而用之脾偏於陰則和以甘

熱胃偏於陽則和以甘寒乃至風熱之陽水寒之陰凡不和於中土者悉得用之何者中土不和則水穀不化其精悍之氣以實

營衛營衛虛則或寒或熱之氣皆得壅塞其隧道而不通於表裏所以在表之風水用之而在裏之水兼瀉而小便自利者咸必

用之無非欲其不害中土耳不害中土自足消患於方朔矣

六十五甘遂半夏湯 甘遂大者半夏十芍藥五甘草如指大一枚一本無甘草王按王氏雖 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

和藥汁煎取八分頓服之 王晉三曰甘遂反甘草反者此欲下而彼欲上也乃以芍藥約之白蜜潤之則雖反而甘遂仍得下

滲靈樞有言約方如約囊甘遂半夏逐留飲瀰漫於腸胃之間雖利而續堅滿苟非以甘草白蜜與甘遂大相反者激而行之焉

能去其留著之根相反為方全賴芍藥之酸可勝甘約以監反庶不瀉亂中焦而為害然學識未優者不可輕試於人也

六十六控涎丹一名妙 甘遂心法大戟皮白芥子各等 為末蒸餅糊丸每服五丸至十九丸臨卧薑湯服雄按余治虛人飲證每以

安達可謂之子龍丸云云治流注毒甚效 王晉三曰控涎也涎讀作羨酒涎也水流貌引三焦之水酒涎流出於水道也芥子色白入肺而達上焦

甘遂色黃入脾而行之中焦大戟色黑入腎而走下焦故曰芥子走皮裏膜外之水飲甘遂決經隧之水飲大戟逐臟腑之水飲三

者引經各異酒涎於水道則同故複之為方而名控涎也汪按涎即次之俗字亦作涎本指口唾引伸為痰涎王說未當

六十七又控涎丹治諸痛 生川烏半夏洗礞鹽炒各半而生宿鐵粉研全蝎甘遂二錢半 為細末生薑自然汁為丸如綠

荳大硃砂為衣每服十五丸生薑湯下一方俱忌食甘草

六十八五子五皮湯 即五皮飲五加皮地骨皮茯苓皮大腹皮生薑皮如杏仁蘇子葶藶子白芥子萊菔子一方無杏仁芥子

六十九桂苓丸 桂雨茯苓雨 為末蜜丸沸湯下二錢作湯名桂苓飲

七十禹功丸 柳蠹 黑牽牛頭入鹿一次不大茴香炒一 為細末以生薑自然汁調服一二錢或加木香二兩

七十一防己茯苓湯 防己 黃耆 桂枝各三 茯苓各三 甘草二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王晉三曰余治太陽脾腫痛實證

借用此方如鼓之應桴

七十二中滿消湯 半夏錢厚朴 黃連 黃柏俱薑製川烏 乾薑俱開口吳炒草豆蔻研木香 人參各五 茯苓 澤瀉各半

生薑片五 水煎稍熱服大忌房勞生冷炙博酒麵糟醋醬醬等物身熱脈浮喘滿有表證加麻黃五分血虛至夜煩熱加歸身黃

白 九 五 章

者各五分陽氣下隘便溺赤澀加升麻柴胡各三分脾氣虛弱飲食不磨去黃柏加益智仁畢澄如青皮各二分

【七十三】中滿分消丸 厚朴 半夏 黃連 瀉蘆 黃芩 枳實 白朮 枳實 乾生薑 茯苓 豬苓 澤瀉 人參 各五甘草

錢 湯浸蒸餅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沸湯下 脾胃氣滯食積脹滿如陳皮砂仁各五錢經脈濕滯腹皮脹腎痛不可耐者加

片子薑黃一錢肺熱氣化不行溺閉喘渴者加知母三錢 張路玉曰東垣分消湯丸一主溫中散滯一主清熱利水原其立

方之旨總不出內經平治權衡去宛陳坐開鬼門潔淨府等法其湯方主中滿寒脹乃下焦陰氣逆滿抑遏中焦陽氣有似乎陰

之象故藥中雖用烏頭之辛熱宣布五陽為辟除陰邪之嚮導即用連柏之苦寒以降泄之苟非風水膚脹脈浮證起於表者孰

敢輕用開鬼門之法以鼓動其陰靈四塞乎丸方主中滿熱脹用黃芩之輕揚以降肺熱則用豬苓澤瀉以利導之故專以潔淨

府為務無事開鬼門宣布五陽等法也

【七十四】小青龍湯 麻黃 芍藥 細辛 乾薑 甘草 桂枝 略三 五味子 半夏 格半 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徐洄溪曰此方專治水氣蓋汗為水類肺為水源邪汗未盡必停於肺胃之間病屬有形非一味

發散所能除此方無微不至真神劑也

【七十五】木防已湯 木防已 兩 桂枝 兩 人參 兩 石膏 如雞子 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虛者即愈實者復發去石膏加茯苓芒硝

尤拙吾曰防已桂枝一苦一辛並能行水氣而散結氣而痞堅之處必有伏陽吐下之餘定無完氣書不盡言而意可會也故又

以石膏治熱人參益虛於法可謂密矣其虛者外雖痞堅而中無結聚即水去氣行而愈其實者中實有物氣暫行而復聚故三

日復發也去石膏如芒硝者魏伯鄉云以其既散復聚則有堅定之物留作已囊故以堅投堅而不破者即以輕投堅而即破也

加茯苓者亦引飲下行之用耳 鄒潤安曰防已之莖如木故名木防已後世以其出漢中因又名漢防已非二物也如仲聖但

以防已名湯則曰木防已湯連他物以名湯則陰去木字以便稱謂耳後人以莖為木以根為漢及治風治水之分均屬臆斷

【七十六】藿香正氣散 厚朴 陳皮 桔梗 白朮 半夏 各二 大腹皮 蘇葉 藿香 各三 甘草 兩 為粗末每服三錢薑三片棗一枚煎熱服

【七十七】不換金正氣散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藿香 半夏 各三 為粗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或加香豉雄按二方皆治風寒外感食滯內停或兼濕邪或吸穢氣或傷生冷或不服水土等證的是良方若溫暑熱證不兼寒濕者在所切禁今人謂其統治四時感證不審病情一概亂用殊可笑也

【七六】六和湯 香薷兩人參 茯苓 甘草炙扁豆 厚朴薑木瓜 杏仁去皮 半夏銹一 藿香 砂仁炒研各 生薑片三 大棗枚

水煎服一方無香薷有白木汪按用香薷為暑月 雄按此亦治暑月外感風寒內傷生冷之劑香薷飲之方不一主治略

同皆非治暑之藥也用者辨之

【七九】五積散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麻黃 桂枝 炮薑 半夏 茯苓 枳殼 桔梗 芍藥 當歸 川芎 白芷

生薑 葱白 為粗末每服三錢水煎服汪按麻黃亦 雄按此治外受寒濕內挾冷食之劑

【八十】益善散 陳皮 青皮陰之食入 丁香去脾胃中 訶子肉消食止痢 甘草銹三 為末每服錢水煎錢仲陽用治脾土虛寒

嘔吐泄瀉汪按徐泗溪謂訶子肉水煎瀉難 入口此方似宜未服不必水煎

【八十一】又益黃散 人參 陳皮去銹 各黃耆 生甘草 炙甘草各五 芍藥 炒黃連炒 為末每服二錢水一杯煎五分服李東垣

用治慢脾風

【八十二】星附六君湯 即六君子湯四君子如陳 加製南星白附子

附連香飲俟考 雄按本論主治熱氣深伏煩渴嘔逆必以黃連之苦降泄熱為君或謂即香連丸則木香與火升作嘔者非

所宜也若寒嘔則石蓮丁香飲其妙

【八十三】黃連竹茹橘皮半夏湯 藥即湯見 雄按此方於橘皮竹茹湯去生薑之溫甘草之甘加黃連之苦寒以降諸逆衝上之火

半夏之辛開以通格拒搏結之氣用治嘔噦其效如神

【八十四】來復丹 太陰元精石 舶上硫黃 硝石各一兩用硫黃為末橘紅 青皮銹 五靈脂澄去砂炒令 為末醋糊丸豌豆大

每服三十九丸白湯下

【八十五】丁香餅 香附 丁香皮各一兩 甘松銹 益智銹 砂仁 蓬朮 廣皮銹二 為末神麴糊調勻捏成餅子每重一二錢乾之

用時杵碎水煎服

【八十六】平胃散 茅山蒼朮泔洗 厚朴法炮 陳皮去白 各三 甘草銹二 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一片同煎七分溫服

柯韻伯曰內經以土運太過曰敦阜其病腹滿不及曰卑監其病留滿痞塞三承氣湯調胃土之敦阜此方平胃土之卑監也培

其卑者而使之平非削平之謂猶溫膽湯用涼劑而使之溫非用溫之謂也 雄按柯氏此論雖已超越前賢而義猶未暢也三

承氣湯調胃土之敦阜雖矣若卑監者乃是脾德有慚土不勝濕健運失職陽氣不升非胃病也夫脾字從卑原為陰土其性惡

濕

斛五斗。浸灰俟酒盡一半。著龜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丸日三服。每服丸用介殼當仿此聖法。王晉三曰。龜甲煎丸都用異類靈動之物。若水陸飛潛升者降者。走者伏者。咸備焉。但恐諸蟲擾亂神明。取龜甲庶無流弊。

為君母之其泄厥陰。破癥瘕之功。有非草木所能比者。阿膠達表息風。龜甲入裏守神。蛻蜈動而性升。蜂房毒可引下。麝香破血。阻婦走氣。葶藶泄氣。明大黃泄血。閉赤硝。輕堅。桃仁。破結。烏扇。降厥陽。相火。紫葳。破厥陰。血結。乾薑和陽。退寒。黃芩和陰。退熱。和表裏。則有柴胡桂枝。調營衛。則有人參白芍。厚朴。達原。切去其邪。丹皮入陰。提出其熱。石膏開上焦之水。瞿麥。蔞下焦之水。半夏和胃。而通陰陽。虛反往。溫走氣。清酒性。腰走血。統而論之。不越厥陰。陽明二經之藥。故久瘡母亦可借以截之。金匱惟此方與。善預丸藥品最多。宜治虛邪者。久而不去之病。非實集氣血之藥。攻補兼施。未易奏功也。非即瘡母亦可借以截之。不務者。

九十三 六神湯 即四君子湯加山藥扁豆。雄按二陳湯去甘草。加旋覆花。石菖蒲。遠志。南

九十四 三黃湯 黃連。黃芩。酒炒。酒浸。各等分。名大黃。倍大黃。名大黃。心。瀉。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為末。煉白蜜。九梧子。大各三

黃丸。去大黃。加黃柏等分。前名金花湯。更加梔子。名梔子金花湯。解熱。為末。蜜丸。名金花湯。金花湯為末。蜜丸。名三補丸。加黃

柏等分。酒水丸。名大金花丸。張石頑曰。金花湯止岑連柏三味。作丸。名三補金花丸。較湯多梔子。作湯。名解毒。更加大黃。則名

大金花湯。湯丸。雖異。功用不殊。但取急功。則用湯。緩法。則用丸。微有區別耳。

九十五 甘露消毒丹 一名普濟 飛滑石。兩。綠茵陳。兩。淡黃芩。兩。石菖蒲。兩。川貝母。木通。各五。藿香。射干。連翹。薄荷。

白荳蔻。各四。各藥曬燥。生研細末。性熱。藥。每服三錢。開水調服。日二次。或以神麴糊丸。如彈子大。開水化服亦可。雄按此

治濕溫時疫之主方也。六元正紀五運分步。每年春分後十三日。交二運。徵火旺天。乃漸溫。芒種後十日。交三運。宮土旺地。乃漸

濕。溫濕蒸騰。更加烈日之暑。燧石流金。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氣。留而不去。乃成濕溫疫癘之病。而為發熱。倦怠。胸悶。腹脹

肢痠。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溺赤。便閉。吐瀉。瘧痢。淋濁。瘡瘍等證。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是暑濕熱疫之邪尚

在氣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並主水土不服。諸病。汪按。普濟。清毒。飲用。參。連。起。甘。桔。升。柴。

九十六 神犀丹 烏犀角。共。糖。石。菖。蒲。黃。芩。各。六。真。懷。生。地。透。骨。梅。枝。汁。銀。花。各。一。折。用。尤。良。薑。清。連。翹。各。十。板。藍。根。九。兩。無。則

之。香。豉。元。參。散。花。粉。紫。草。各。四。各。生。曬。研。細。用。以。犀。角。地。黃。汁。薑。清。和。搗。為。丸。每。重。三。錢。涼。開。水。化

服。日。二。次。小。兒。減。半。如。無。薑。清。可。如。人。中。黃。四。兩。研。入。雄。按。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透。腐。內。陷。極。厥。昏。狂。譫。語。發

斑。等。證。但。看。病。人。舌。色。乾。光。或。紫。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

熱。之。證。宜。早。服。此。丹。以。清。熱。透。邪。保。神。救。急。之。功。也。

九十七 神犀丹 烏犀角。共。糖。石。菖。蒲。黃。芩。各。六。真。懷。生。地。透。骨。梅。枝。汁。銀。花。各。一。折。用。尤。良。薑。清。連。翹。各。十。板。藍。根。九。兩。無。則

之。香。豉。元。參。散。花。粉。紫。草。各。四。各。生。曬。研。細。用。以。犀。角。地。黃。汁。薑。清。和。搗。為。丸。每。重。三。錢。涼。開。水。化

服。日。二。次。小。兒。減。半。如。無。薑。清。可。如。人。中。黃。四。兩。研。入。雄。按。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透。腐。內。陷。極。厥。昏。狂。譫。語。發

斑。等。證。但。看。病。人。舌。色。乾。光。或。紫。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

熱。之。證。宜。早。服。此。丹。以。清。熱。透。邪。保。神。救。急。之。功。也。

暑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人患此最多急須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數誤投別劑以情事也兼治痘毒重夾帶紫斑危證醫痘疹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目赤神煩諸證方中犀角為君鑄而煎之味極難出磨則需時鏡不及持抑且價昂非貧人所信亦方便之一端也

九七 溫膽湯 竹茹 枳實 半夏 各一橘紅一兩 茯苓 甘草 每服四五錢 生薑一片 紅棗一枚 水一鍾五分 煎七分服

羅東逸曰：膽為中正之官，清靜之府。喜澀惡煩，喜柔和，不喜壅鬱。蓋東方木德，少陽溫和之氣也。是以虛煩驚悸者，中正之官以煖熱而不算也。熱嘔吐苦者，清靜之府以鬱久而不澀也。痰氣上逆者，土家濕熱反乘而木不得遂，其條達也。如是者，首當清熱及解利三焦。方中以竹茹清胃腕之陽，而臣以甘草橋半通胃以調其氣，佐以枳實降三焦之痰壅，使以茯苓平滲致中焦之清氣，且以養正三焦平而少陽平，三陽正而少陽正，膽家有不清寧而和者乎？和即溫也。溫之者，實涼之也。晉三亦云：膽氣退熱為溫，非謂膽寒而溫之也。雄按此方去薑棗加黃連治濕熱痰

九六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藥即湯見 張石頑曰：此大青龍湯去桂枝，越婢湯加杏仁也。雄按彼二專法上焦濕熱痰氣與苓

桂木甘湯互發，被藉冬木專法，心下之支飲。此石膏專法，隔上之濕熱也。汪按此語可商，方特薑棗 尤在涇曰：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其邪不在經脈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發。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氣，肺被邪鬱而生熱，石膏辛寒入肺除熱氣，甘草甘溫安中氣，且以助其散邪清熱之用，乃肺臟邪氣發喘之的劑也。又曰：大青龍主散表寒而兼清裏熱，故麻黃多於石膏，此清肺熱而兼散肺邪，故石膏多於麻黃。

九九 白頭翁湯 白頭翁 秦皮 黃連 黃柏 各三 水七升 煮取二升 去滓 溫服一升 柯韻伯曰：三陰俱有下利證，自利不

渴者屬太陰，是臟有寒也。自利渴者屬少陰，以下焦虛寒津液不升，故引水自救也。惟厥陰下利屬於熱，以厥陰主肝，而司相火，肝旺則氣上撞心，火鬱則熱利下重。濕熱穢氣，奔迫廣腸魄門重滯而難出，內經云：暴注下迫者是矣。脈沈為在裏，故為肝脈是木鬱之徵也。渴欲飲水厥陰病則消渴也。白頭翁臨風偏靜，長於驅風，用為君者，以厥陰風木風動則木搖而火旺，欲平走竅之火，必當搖動之。風秦皮大小而高，得清陽上升之象，為臣是本鬱達之所以達其經陳之性也。黃連瀉君火可除上焦之渴，是苦以發之。黃柏瀉相火可止下焦之利，是苦以堅之也。治厥陰熱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以升陽散火，是謂下者舉之，寒因熱用法。久利則用烏梅丸之酸以收火，佐以苦寒雜以溫補，是謂逆之從之，隨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之平也。雄按徐氏亦云烏梅丸治之劑之聖方也

一〇〇 縮脾飲 縮砂仁 烏梅肉 草果仁 甘草 砂仁 白扁豆 各二 每服四錢 水一碗 煎八分 水澄冷服以解煩或欲

溫飲熱任意服。雄按脾為陰土喜燥而惡濕。貪涼飲冷則脾陽為濕所帶而緩縱解快不能宣運如常矣。故以砂仁草果快脾而去其所惡之濕。臣以甘草扁豆甘淡以培其正氣。即佐葛根烏梅一以振其敷布之權。一以縮其緩縱之勢。况梅能生液濕去津生最為可法。

【百】三甲散 龜甲並用酥炙黃為末各一錢 穿山甲土炒黃 蟬蛻洗淨 白殭蠶切生 牡蠣煅為末 當歸各五分 芍藥酒炒 甘草各五分

【百】白虎加蒼木湯 即白虎湯加蒼木一味 葉香巖曰母氣味甘平入手足太陰石膏氣味辛寒入

【百】清暑益氣湯 人參 黃耆 白朮 廣皮 神麴 澤瀉各五分 蒼朮 升麻各一錢 炙草 葛根 當歸 黃柏各二分 五味子九 水二盞煎一盞去滓溫服此方酒淡已識其用藥雜亂此去蒼朮升麻葛根是矣然猶不免近雜用此方者如減尚 王晉三曰此治膏梁之體因避暑而襲涼飲冷內傷脾胃抑遏真陽之劑故方中以清解與補益兼施 尤拙吾曰

元氣本虛而又傷於暑濕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氣短促不思飲食脈浮緩而遲者雄按其脈如是乃氣 方若體實脈盛或雖虛而不其乃津涸煩渴多火者則不可混投也雄按濕熱病篇第三十八條後余有清暑益氣湯可用也汪

梗知母甘草梗米西瓜翠衣十味較東垣之方為安照臨證尚宜加減辨解又按傷暑 雄按東垣專事升陽徐洄溪言古雲昏

深非之此方亦從補中益氣加味魏柳洲云補中益氣湯為東垣治內傷外感第一方後人讀其書者鮮不奉為金科玉律然不

知近代病人類多真陰不足上感下虛者十居八九即遇內傷外感之證投之輒增劇非此方之謬要知時代稟賦各殊耳陸麗

京嘗言陰虛人誤服補中益氣往往暴脫司命者審諸人吸煙者多陰液既耗傷虛氣極易升逆按丹溪云素無痰者服升

提之病而冬之開藏實為春令發為生之本天人一理若不致滿問條文坦云經謂升降淨流必順之又曰天時不可攪難宜升

之法是代天和而泄元氣根本既虧來春何以發生此等至理皆不可不知也 余謂東垣方立命名本錯設當時立此培中舉

如黃耆得防風而功愈大既能補脾胃之不足又可益元氣之健行凡屬虛人皆堪服餌而忘其為治中虛兼外感之方再經立

難返也惟葉天氏謂立齋用藥每執死法未免有不中肯綮者汪按洄溪亦以立

齋之表章每與腎氣丸相輔而行幸張會卿一靈未泯雖好溫補獨謂此方未可浪用奈以虛不遠之賢亦但新甫其矣積重之

難返也惟葉天氏謂立齋用藥每執死法未免有不中肯綮者汪按洄溪亦以立

齋之表章每與腎氣丸相輔而行幸張會卿一靈未泯雖好溫補獨謂此方未可浪用奈以虛不遠之賢亦但新甫其矣積重之

難返也惟葉天氏謂立齋用藥每執死法未免有不中肯綮者汪按洄溪亦以立

(百) 生脈散 方見濕熱病篇第三十九條

(百) 香薷飲 四味香薷飲 黃連香薷飲 五物香薷飲 十味香薷飲 並見濕熱病篇第四十條

(百) 真人養臟湯 人參 白朮炒焦各半 肉桂 訶子肉 木香 肉豆蔻 罌粟殼各五 水煎溫服一方有白芍甘草其善如

附子五分 雄按此治久瀉而脾胃虛寒 臟氣不攝之方也 五按此方訶子肉罌粟殼並用較益黃散更溫亦宜未服不宜煎服 又按此方必純屬虛寒者方可用若用以治暑熱之病則必噤口吉

如聖人

(百) 冷香飲子 附子 炮陳皮 草果 炙甘草一錢五分 生薑五 水一鍾煎滾即瀉并水頓冷服 雄按此方與大順散皆治陰

寒冷濕之氣衰於太少二陰而為霍亂吐下之方也多由畏熱而浴冷卧風過咳冰瓜所致乃暑月之中寒證非病暑也若痢疾

門中可用此方之證甚屬罕見尚諦審未確切須慎之萬一誤投噬臍莫及洵溪云如有暑邪者薑斷不可用雖佐冷連不可救

也況薑附同用而無監制之品者予愈東扶云昔羅謙甫治商參政與完顏小將軍二案俱用熱藥俱不名曰暑病又吳球治遠

行人一案雖在暑月直日中寒蓋恐後世誤以熱藥治暑特舉病因以稱之可謂名正言順矣蓋寒暑者天地一定之陰陽不容

混淆隆冬既有熱病盛夏豈無寒病故辨證為醫家第一要務辨證既明自然不惑於悠悠之謬論而無倒行逆施遺人天殃之

慮矣

(百) 敗毒散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川芎 枳殼 桔梗 茯苓 甘草 薄荷 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溫

服或沸湯煎服亦得 雄按此即活人本方 去人參薑加薄荷 余師愚曰此足三陽藥也羌活入太陰而理伏邪兼能除痛柴胡散熱升清協芍和

血平肝以治頭痛目昏前胡枳殼降氣行痰協桔梗茯苓以泄肺熱而除濕消腫甘草和裏更以薄荷為君取其清涼氣味皆薄

疏導經絡表散能除高嶺邪熱方名敗毒良有以也疫證初起服此先去其爪牙 雄按爪牙者表邪之謂也 雄按爪牙者表邪之謂也 雄按爪牙者表邪之謂也

即透較升葛荆防發表多多矣如口乾舌燥加黃芩喉痛如山豆根倍甘桔 雄按甘桔散必惡寒無汗者始可用也 雄按甘桔散必惡寒無汗者始可用也 雄按甘桔散必惡寒無汗者始可用也

與疫證不宜以葱白易之可也 雄按喻氏論疫推服此方為第一極言其功效之神後人從而和之然羌獨柴為類屬溫升考

活人書治傷寒瘧疫風濕風眩拘攣風痰頭痛目眩四肢痛憎寒壯熱項強脛疼則所治者原是風寒濕障感雜之傷寒瘧疫並

非兼治暑燥之病者余氏因能氏先翦爪一之說遂謂溫熱之疫初起亦當先服此方雖每服二錢尚是小劑但必外挾風寒濕

之表邪者始為合拍否則熱得風而愈熾能無亢逆之憂乎惟桔梗湯 五 最為中窳用者審之

(一) 見清瘟敗毒飲 生石膏 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小生地 大劑六錢至一兩中劑三錢 烏犀角 大劑六錢至八錢中劑三錢至五錢小劑二錢至四錢

數真川連大藥四錢至六錢中藥二錢梔子 桔梗 黃芩 知母 赤芍 元參 連翹 甘草 丹皮 鮮竹葉 先煮石

膏數十沸後下諸藥犀角磨汁和服 此十二經泄火之藥也 凡一切火熱表裏俱盛狂躁煩心口乾咽痛大熱乾嘔錯語不眠

吐血衄血熱其發斑不論始終以此為主方 蓋斑疹雖出於胃亦諸經之火有以助之重用石膏直入胃經使其敷布於十二經

退其淫熱佐以黃連犀角黃芩泄心肺火於上焦丹皮梔子赤芍泄肝經之火連翹元參解散浮遊之火生地知母抑陽扶陰泄

其亢甚之火而救欲絕之水桔梗竹葉載藥上行使以甘草和胃此大寒解毒之劑重用石膏則甚者先平而諸經之火自無不

安矣若疫證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如磨煩躁謔妄身熱肢冷舌刺脣焦上嘔下泄六脈沉細而數即用大劑沈而數者即用中劑

浮大而數者用小劑如斑一出即加大青葉併少佐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

視升提發表而加劇者何不俯取芻蕘之一得乎雄按觀此說則初起不必用芻瓜牙之法也又秦皇士治斑用升麻黃連生地

加山查 乾隆甲申余客中州先君偶染時疫為羣醫所誤抱恨終天曷其有極思於此證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亦以稍釋余

懷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熱味淡氣薄能解肌熱體沈性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熱疫遇其證輒投之

無不得心應手三十年來頗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筆難殫述然一人之治人有有限因人以及人無窮困者為疫疹一得公之於

世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成登壽域余心庶稍安焉桐城余霖漫識 吳種芝曰甲寅夏久無雨暑氣盛行人多疾病

病則必死醫家齊束手不治師愚輒予以石膏黃連等劑無不立效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不可更僕數而余門下奎氏

兄弟一存一天尤屬明徵然存活日多而謗者日益眾謂師愚非石膏不立劑是誣人甚至以謗師愚之故并謂石膏為斷不

可用豈不更誣藥哉詎人既已不可誣藥而愚者信焉妄者傳焉雖遇熱證凶危仍以紫葛當之不效則投以丹芩又不效則投

以人參桂附雄按粗工技至此至於一誤再誤死而後已醫者猶謂謂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謗師愚之故而累及無辜置人之生

死於弗顧也豈不大可歎哉 莊制亭曰此方分兩太重臨證時不妨量裁一二味或減輕分兩如石膏由三五錢以至二三兩

皆可取效莊按石膏體重若止 雄按余君治祁某案後云此方醫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甚至藥肆不敢膏有此三不敢疫證

之死於誤者不知凡幾紀文達公於癸丑年曾目擊師愚之法活人無算而謂其石膏有一劑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因而疑

為司天運氣所值未可執為通例余氏書中亦羅列運氣之說然則甲子甲申戊子丙午癸丑甲寅等年歲運並不同何以案中

治法皆同乎此司天在泉之不可泥但察其時之早澄見證之宜否為可憑也道光中歸安江筆花治一時疫發斑用石膏至十

四斤而斑始透蓋深得師愚之法者而王子中太史白田集有石膏辨云目擊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深以緬仲淳長禮辱為不可

法賢者尚爾無怪乎庸耳俗目之謗師惡也夫停食不消因而致死者多矣豈可歸罪於五穀以為神農后稷作備而令天下人辟穀耶况物性之中莫如穀矣而霍亂痧脹一口米湯下喉即難救治蓋一病有一病之宜忌用得其宜稍黃可稱補劑苟犯其忌參朮不異砒礪故不可舍病之虛實寒熱而不論徒執藥性之純駁以分良毒也補偏見弊隨時而中貴於醫者之識病耳先議病後議藥中病即是良藥汪按凡藥能治病者謂用即能殺人參朮與附黃異也貴於中病而已乃世人無病者偏好服論別出心裁如師愚者且羣目為怪物矣故未醫病而議藥醫者欲其道之行藉以飾生相率阿世取容偶有特立之士力排眾非此數語乃醫者之良箴處方之軌範吾願世之醫人取而三復之然讀書以明理以致用苟食而不化則粗庸偏謬駭言無窮非獨石膏為然矣搢紳先生博覽之餘往往涉獵岐黃家言或筆之於書或參贊親友之病世人因信其知儒遂併信其知醫孰知紙上談兵誤人不淺呂晚村是其尤者也安得如徐涸溪者一一而取之哉汪按涸溪有涉獵醫書誤人論言皆切中可以垂耳俗目推尊能行者可終不肯信也可效

〔百〕錫類散 象牙屑 珍珠粉 三飛青黛 梅花冰片 麝香 壁錢 俗名喜犯 第二十個用 汎 西牛黃 人指甲 男病用 女病用 男研極細粉密裝瓷瓶內勿使泄氣專治爛喉時證及乳蛾牙疳口舌腐爛凡屬外淫為患諸藥不效者吹入患處瀕死可活 雄按此方尤鶴年附載於金匱翼云張瑞符傳此救人而得子故余名之曰錫類散功效甚著不能殫述

〔百一〕硃砂安神丸 透明硃砂 研另黃連 各五生地 錢當歸 甘草 各二 為細末酒泡蒸餅丸如麻子大即以硃砂為衣每服三十丸 叶仲堅曰經云神氣舍心精神畢具又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且心為君主之官主不明則精氣亂神太勞則魂魄散所以寤寐不安淫邪發夢輒則驚悸怔忡重則癡妄顛狂硃砂具光明之體赤色通心重能鎮怯寒能勝熱甘以生津抑陰火之浮遊以養上焦之元氣為安神之第一品心若熱配黃連之苦寒瀉心熱也更佐甘草之甘以瀉之心主血用當歸之甘濕歸心血也更佐地黃之寒以補之心血足則肝得所藏而魂自安心熱解則肺得其職而形自正也

〔百十二〕集靈膏 人參 枸杞子 各一天冬 麥冬 生地 熟地 各二十 懷牛膝 酒蒸 甜水炒鍋熬膏將成加煉白蜜六兩滾數沸收之白湯或酒調服 雄按先大父云此方始見於廣筆記云出內府又載於治法實而無牛膝方後注血虛加當歸四兩脾弱加白朮四兩或半斤且云治一切氣血兩虛身弱欬嗽者罔不獲效凡少年但覺氣弱倦怠津液少虛火上炎急宜服之後惟魏玉橫善用此方續名醫類案內極著其功效實即人參固本加味也或又加仙靈脾余謂峻滋肝腎之陰無出此方之右者若兼帶下遺精者宜去牛膝加黃柏大便秘滑者亦去牛膝重加生薏仁理虛元鑑治勞嗽用本方去人參牛膝加元參甘桔

〔百十三〕麥冬湯 麥冬 一 炙甘草 二 鮮竹葉 十五 北棗肉 兩 為細末每服五錢杭米湯煮生煎至一盞溫服不能服者繅漬煎口

中如加人參更妙。雄按此海藏方也。即金匱麥門冬湯去半夏加竹葉。治房勞復之氣欲絕者。服之大效。然外臺於此證主一味竹皮湯。以竹皮堅韌能固氣液之脫而清虛火。方中似不可缺。又枸杞子純甘多液。能補精神氣血之耗傷。凡氣喘吸促根蒂欲瀉者可加八兩許。殊勝人參熟地也。即不因房勞而氣液兩虧不能受重劑峻補者。亦用此法。接續其一緩之生機。每多獲效。推而廣之可以養心營可以潤肺燥。江按微證肺雖虛而尚有邪者。冬宜慎。用可以緩肝急。可以補脾陰。其用多矣。宜易其名。曰小復脈湯。

新秤藥量表

本書所載用藥量均為老秤。現在藥店均用新秤，但以市新秤合老秤一兩，應升為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因老秤八錢五分二厘半即市秤一兩。恐閱者誤會，故將新老比較表附列如下：

老 秤	新 秤
五 分	合五分八厘強可用六分
一 錢	合一錢一分七厘強可用一錢二分
一錢五分	合一錢七分五厘強可用一錢八分
二 錢	合二錢三分四厘強可用二錢四分
二錢五分	合二錢九分三厘強可用三錢
三 錢	合三錢五分一厘強可用三錢五分
四 錢	合四錢六分九厘強可用四錢七分
五 錢	合五錢八分六厘強可用六錢
六 錢	合七錢零三厘強可用七錢
七 錢	合八錢二分強可用八錢二分
八 錢	合九錢三分八厘強可用九錢五分
九 錢	合一兩零五分五厘強可用一兩零五分
一 兩	合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可用一兩二錢
一兩以上	照前類推